

# 美国研究

季刊

1993年第2期

AMERICAN STUDIES

第7卷

6月5日出版

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资中筠(4)

——《美国战后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绪论  
一幅志在振兴美国经济的蓝图

陈宝森(13)

——评克林顿的第一个国情咨文

一九九二年大选与美国政治潮流的新变化

贾浩(20)

中美文化冲击一回应片论

朱世达(34)

逐渐升级战略及其失败

时殷弘(42)

——论1965至1968年美国对北越的轰炸

乔治·凯南的外交思想

周桂银(50)

从“革命之子”到“云游仙人”

姜新浩(60)

——美国早期自由主义政治观的兴衰

美国的民族良心

沈宗美(68)

——评介1989年新发现的马克·吐温一篇书评

本期责任编辑：赵梅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仰山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国内版 3.00 元

国际版 3.00 美元 (邮费在外)

## AMERICAN STUDIES

Summer 1993

Vol. 7, No. 2

### CONTENTS

#### AMERICA ON THE WORLD STAGE OF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Zi Zhongyun (4)

The essay is an introduction to *A History of Postwar American Diplomacy*, which covers the Cold War period featured by the rivalry between the two superpowers. Herein lie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U. S. diplomacy. Now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two questions are usually asked. First, facing serious challenges, is the United States declining Second, as the only world superpower, will it be more assertive in pursuing hegemony The author's answer to both questions is negative.

#### A BLUE-PRINT FOR REVITALIZING U. S. ECONOMY

Chen Baosen (13)

In his first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Pres. Clinton resolved on reversing Reaganomics from tax cut to tax hike, from benefitting the rich to fairness, from an anti-industrial policy to a de facto industrial policy, and from anti-tuning to fine-tuning in order to cure the U.S. syndrome of high consumption-low investment and high deficit-low saving. His success hinges on whether he can overcome partisanship in Congress and resistance from vested interests, and whether he can narrow the gap between expectations and reality.

#### THE 1992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NEW CHANGES IN U. S. POLITICAL TREND

Jia Hao (20)

The failure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economic policy disrupted the conservative coalition on which the Republican Party had relied heavily for winning previous elections. In 1992, a new political coalition of the Democrats emerged. It not only retained the Democratic Party's traditional voters but also drew to its side some conservatives who used to support the Republicans or had even been part of them. This helped to form a new Democratic majority in the campaign and resulted in the election of a Democratic president, Bill Clinton.

#### THOUGHTS ON SINO-AMERICAN CULTURAL IMPACT-RESPONSE MODEL

Zhu Shida (34)

Based on Paul A. Cohen's "China-Centered Approach", the author proposes a "mutually reactive model" in the Sino-American impact-response exchange. The paper studies cultural phenomena in Chinese society at large and in the Chinese mind, and finds in Chinese culture an enormous active ability to assimilate as well as alienate American culture. The author foresees great "mutually reactive"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cultures in the global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 THE GRADUAL ESCALATION STRATEGY DURING THE VIETNAM WAR AND ITS FAILURE

Shi Yinhong (42)

The gradual escalation of bombing North Vietnam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ssive ground war in South Vietnam and was used as an instrument for the U.S. to win the war. Its failure c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resistance of the Vietnamese peopl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but it was the American public that forced the U.S. Government to abandon the strategy and finally to withdraw from Vietnam. The limit to American media's tolerance of a quick and all-out strike on North Vietnam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war were two major factors restricting President Johnson's actions.

#### GEORGE KENNAN'S DIPLOMATIC THINKING

Zhou Guiyin (50)

Containment and detente were not only part of Kennan's thinking, but were also consistent and mutually complementary. As an expression of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 was in general objective, though there were quite a few flaws. And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U.S. diplomacy, it also had significant guiding functions.

####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EARLY AMERICAN LIBERALISM

Jiang Xinhao (60)

Early liberalism was a dominant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prevailed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till after the Civil War. Thomas Paine and H.D. Thoreau were outstanding thinkers among the numerous liberalists, and represented the thought in time of prosperity and transition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decline of early liberalism did not mean the end of the thought, but rather a periodic change adapted to the evolution of times. The shift from early liberalism to modern liberalism was a vulgarizing process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 MARK TWAIN ON U.S. IMPERIALISM

Shen Zongmei (68)

Mark Twain firmly opposed the U.S. conquest of the Philippin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ccusing President McKinley and his supporters of flagrantly betraying the American ideal by embarking on an imperialist

endeavor. *Thirty Thousand Killed A Million*, a previously unpublished essay of Mark Twain, reminds the American people of this notorious historical episod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

## 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美国战后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

【注释】本书系作者主编，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注尾】

### 资中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1945年2月，雅尔塔，尤索波夫宫，斯大林为两位贵宾祝酒。

为丘吉尔：

“……世界上最勇敢的首相，集政治领导与军事领导于一身。当整个欧洲都匍匐于希特勒脚下时，他说英国即使没有盟国，也要独力挺身而出与德国战斗……为这位百年难遇的人物，为这位英勇地高举大不列颠旗帜的人物干杯。”（1）

为罗斯福：

“他的国家并未受到入侵的严重威胁，但也许由于抱有更广泛的民族利益感，即使他的国家并未遭到直接的危害，他还是首先倡议采取一种手段，使全世界都能动员起来去抗击希特勒。”（2）

丘吉尔为斯大林祝酒：

“当我说我们把斯大林元帅的健康视为我们大家的希望和心中最珍贵之物时，这丝毫没有夸大，也决非词藻华丽的恭维。历史上有过许多征服者，但其中极少政治家，大多数都在战后的纷扰中丢掉了胜利果实。……发现自己与这样一位不仅在苏联闻名而且誉满全世界的伟人保有友好和亲密的关系，使我走在这个世界上勇气和希望倍增。”（3）

罗斯福言简意赅，他说，宴会的气氛如家人团聚，他愿意以此来形容三个盟国的关系。（4）

事隔一年，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城市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讲，说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表明，“苏维埃制度比非苏维埃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更优越”。

同一篇演说中还提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之说。西方有人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宣言”。〔5〕

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发表著名的富尔顿讲话，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他号召英语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共产党或第五纵队”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和祸害”。

3月13日，斯大林对苏联《真理报》记者谈话说，“丘吉尔先生是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的”，“非常像希特勒及其同伴”，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

再过一年，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杜鲁门在国会两院发表演说称，“由于事态的迅速发展，重大责任已落到我们肩上”，他宣布美国以支持“自由人民”反对“极权主义”为己任。

年光流转，1992年5月，已经不存在的前苏联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又到富尔顿，就在46年前丘吉尔讲话的威斯特敏斯特大学发表讲话，宣称“冷战”的结束是“常识、理智、民主和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的胜利”，过去40多年的“冷战”是美苏双方都犯了错误，斯大林的错误在于把反法西斯的胜利与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等同起来；美国的错误则在于没有认识到苏联根本无力也无意发动一场新的战争，而把战争建立在苏联公开侵略西方的可能性上。《纽约时报》称这篇讲话为“埋葬冷战”的讲话，并说历史在富尔顿刚好满一圈。〔6〕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当代人就可看到自己制造的历史给自己开了这样一个大玩笑。按照戈氏的说法，40多年来无数人力、财富、智慧、心血以及无辜人命的牺牲都建立在双方决策者的错误估计上。然而，在此以前，几十年来，恰恰是雅尔塔会议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战后大国合作的企望，特别是罗斯福对与苏联合作的乐观情绪，曾被不少美国人指为错误估计。孰是孰非，大约没有简单的答案，而近半个世纪的世事风云却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由后人评说。当然，《纽约时报》所谓“圆圈”之说，只能指地理上戏剧性的巧合，用以形容历史则欠科学，因为历史不可能走回头路。

—

本书所涵盖的时期：从杜鲁门到里根，即1945—1988年，刚好是“冷战”从开始到接近尾声。由于美国战后的特殊地位，所谓“美国战后外交史”实际也就是一部“冷战史”，因为美国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主线就是对抗苏联，其间时起时伏，有张有弛，攻守之势也常有变化，但是互为主要对手这一点是不变的。

从美国方面来说，形成战后向全球扩张的动力有以下一些主客观因素：首先是美国本身的力量。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无可否认地远远超过其他一切国家。它垄断原子弹达四年之久，又拥有任何国家都有求于它的金元和物资。这样，它对外“恩”与“威”两手可以运用裕如；第二是经济需要。美国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加依赖国际的资源和市场。例如从1944年开始，由石油出口国变为进口国，进口比例与年俱增；在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转化中，如何避免发生严重经济衰退是当时美国执政者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开拓国际市场成为至关重要之事；第三，意识形态因素。这里又有两层内涵：一层是美国自立国以来就有的天生优越感，它一向以集西方文明之大成自居，自认为是约翰·洛克思想的真正继承者，从而产生以自己的面貌改造全世界的“使命”感；一层是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反共意识。自布尔什维克执政到1933年罗斯福政府与苏联建交的十几年中，美国的“恐赤症”曾对美国政治生活和一般人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二次大战中同苏联暂时结盟，加以罗斯福对待国内左派较为开明的态度，“反共主义”有所减退，但远未消除。战争结束后，随着苏联的崛起，美国国内的“反共主义”又逐步抬头，此时其他西方国家都处于弱势，美国更加认为存亡继绝，保卫西方文明非己莫属了。

另一方面是外在因素：二战后，国际舞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直到一次大战前，美国得以置身于欧洲列强纵横捭阖之外，在“门罗主义”保护下，安然发展自己，不受干扰地在美洲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于后期一度卷入，但战后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思想被否决，孤立主义又占上风。二战结束时，欧洲列强无论战胜国或战败国都已千疮百孔。在反法西斯战争过程中，苏联红军所到之处，这个地区就立即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毫不留情地把东欧各国逐一控制起来，推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英美虽然反对，但是他们知道要苏军退出已占领地区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无可奈何。这样，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成为东半球占压倒优势的超级大国，整个西欧加起来不足以与之抗衡。此外，还有在西方旧帝国主义体系中独立出来或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苏联的势力在支持革命的名义下很容易伸进。特别是中东一带在历史上就是英俄争夺之地，此消彼长是自然趋势。美国与沙俄的争夺，19世纪已见端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已有所预言。20世纪初美国对亚洲的“门户开放”政策，就其最直接的对象而言，是针对沙俄的。如果不是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败于日本，美俄争夺可能还要开始得早。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的形势下，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便是地缘政治和两大思想体系的对抗相结合。一方面，美国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企图运用自己的影响，使全世界朝着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苏联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口号下，根据“苏联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逻辑，尽可能在全世界扩张苏联的势力，至少先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运动服从苏联当时利益的需要。

但是，这并不是说，双方都肆无忌惮地向外扩张。争夺虽然激烈，却是遵循一定的界线的，那就是雅尔塔会议所划定的势力范围。雅尔塔协议实际上是纪录了对战争结束时欧洲力量对比的既成事实的承认。它奠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同时也留下很多争端。欧洲由于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在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美苏争夺的战略重心。所谓雅尔塔格局的划线主要就是东西欧的分界线。美苏实际上都遵守这条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集团》成对峙之势，究其实质，双方都还是防守多于进攻。

战后国际关系中还有一个重大的、为任何历史时期所没有的新因素，就是核武器的出现，而且为美苏双方所掌握。核武器的杀伤力在广岛、长崎小试已使举世震惊，发展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现有贮备已足以毁灭全人类而有余，美苏领导人都认识到在一场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这就使核武器实际上成为一种威慑力量而不是实战的力量。因此，双方在激烈争夺的同时都小心翼翼，避免迎头相撞，每次危机都及边缘而返。古巴导弹危机是离美苏战争边缘最近的一次，以后再没有过。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冷战”之所以为“冷”战。越是武装到牙齿的危机地区越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双方重兵对峙的欧洲，局势却是基本固定不变。争夺是在二战结束时划界不明确、动荡不定而又不致引起美苏直接冲突的广大中间地带进行。

在这样一种主客观背景之下，美国战后的外交具有不同于过去大国角逐的特点：

1. 军事与外交紧密结合：克劳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已不足以概括美苏之间的直接关系。因为既然要力图避免直接交战，军事本身就揉进了外交之中。美国白宫安全委员会的设置就是为的协调各方面的得失利弊，对战略、安全、外交作统一考虑。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相交替成为美苏外交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历届政府都有与外交相配合的军事战略，特别是核战略。研究美国外交就必须了解美国同时期的军事战略。

2. 由于美苏争夺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美国给自己的“安全”赋予了新的定义，即把本国的“安全”边界划到远离本土之外。世界任何地区都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有关，任何地方发生美国认为对它不利的革命、政变或某国政府的重大政策措施，美国均可能认为其威胁了自己的“安全”，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干涉。这就是“杜鲁门主义”发明的“间接侵略”一词的含义。因此，在美国心目中也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他国“内政”。不过，这种“安

全”概念的边界基本上还是基于势力范围观念，主要是阻止防线的突破。从支援希腊、土耳其政府到干涉中国革命，直至亲自出兵朝鲜、越南以及古巴，都是为此。而另一方面，苏联先后出兵匈牙利和捷克时，美国并未行动，柏林问题尽管几度紧张，美国的行动主要是以保住西柏林为度。直到里根时期，美国对苏尽管强硬，其政策的出发点还是承认苏联是全球性超级大国，尊重苏联的“合法安全利益”。

3. 战后美国在全球的扩张不同于历史上的列强争夺或征服世界的模式。一则以武力征服领土、奴役人民，强占资源的形式已经过时；二则美国本身的条件不需要如此。它更多采取的是“借力”。遍布各大洲的各种军事集团、条约组织都是美国延伸其力量的支撑点，同时形成包围其对手的网络。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曾以罗马帝国的统治方式比附美国，他写道：

“过去帝国的建立并不仅仅通过征服和吞并，事实上这并非常用的和最有效的手段。例如，当我们考虑当前美利坚帝国的结构和前景时，罗马帝国成长的历史是很有启发的。罗马在它的世界中建立其政治统治权的方法是通过把弱小邻国置于其卵翼之下，保护它们不受罗马的强邻或是这些国家的强邻的侵犯。罗马与这些保护国是条约关系。法律上，这些国家还保留其原有主权独立地位。在领土方面，罗马所要求于他们的至多是在某处让出一小块地方以建立罗马的城堡，保护罗马及其盟国的共同安全。”〔7〕

这一比附只能说明部分形式上相似之处，第一，美国在全球的影响显然远非古罗马有限的范围可比；第二，它只是一个势力范围，并无确定的边界；第三，在此势力范围内的成员关系松散，独立性也比罗马帝国的成员大得多。另外，战后美国有一独特的做法，就是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援助友好国家来推行外交政策。“马歇尔计划”是经济方面成功的典型，1949年通过的“共同防御计划”则确定了军事援助的国策。在和平时期把加强别国的防务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美国人自认为是历史上的创举。这种做法有时损人利己，有时客观上对受援国都有好处，有时又对美国自己带来无穷麻烦，视不同情况而定。

4. 由于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占重要地位，对外文化宣传成为美国外交手段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作用并不亚于军事、经济。当然，每一个国家的对外工作中都有文化宣传，其目的不外乎树立本国的形象，宣传本国的成就和政策，促进与各国人民的了解等等。美国之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项工作之规模宏大、历史悠久以及在朝野受到的重视都远超过其他国家。战后美国新闻总署的成立及其在统一对外政策指导下的遍布全球的规模巨大的工作，以1948年的“富布赖特法案”为先河的各种推动对外交流由政府捐款，以及各大基金会、各种民间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或在政府鼓励下，或自觉不自觉地配合外交的对外交流活动，都是美国政府外交极为得力的助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第一是美国一向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不仅在本国，而且遍及其所到之处。许多基金会及学术机构的宗旨都是“在全人类中增进和传播知识”；第二，如前所述，美国自立国起就以“上帝的选民”自居，认为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民主制度都是最优越的，有向全世界推行的责任。这是与宗教信仰相联系的一种传教士狂热精神，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充分理解美国人的对外行为模式；第三，战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文化宣传工作为“冷战”服务。195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作为“冷战”纲领的著名的NSC 68号文件把宣传工作与军事、经济、资源并列作为“安全政策”的组成部分，对这一目标阐述得最为直接、露骨而详尽；第四，美国实力雄厚，这方面可以投入的人力物力他国不能望其项背。

## 二

从杜鲁门到里根这40多年中世界形势已有很大变化，美苏争夺也并非始终贯穿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前，世界力量重心的分散迹象（即今所谓“多极化”，不过笔者认为这一提法不大科学，故尽量不用）已日益明显，冲击着两极格局。二战期间已

经开始的民族解放浪潮到60年代达于高潮,亚洲、非洲出现一批新兴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迫切需要发达国家的援助,一方面又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在美苏之间宁愿保持中立。“不结盟运动”、联合国77国集团都是这一潮流的产物。还有作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也在这一潮流中出现要求摆脱美国控制的革命运动,古巴革命为其高潮。这个统称为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仍是美苏(在一个时期内还有中国)角逐的场所。而事态的发展又日益脱离美苏的影响。例如从1980年到1988年打了八年的两伊战争,却是两个超级大国都无能为力的。在这里,美国的实力无论是用于“拉”或“压”都不起作用,美国的外交显得极为软弱,至今两伊都与美国为敌。

纵观这几十年中美国对外关系攻守之势的消长,很难作简单的概括。从一条线来说,“杜鲁门主义”给美国奠定了以反共为主导思想的对外干涉主义的基调;“艾森豪威尔主义”——亦即“力量真空说”——为美国进一步进入中东,填补英法退出的势力范围找到依据;肯尼迪就职演说中经常被引用的豪言壮语:为了确保“自由”的胜利,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标志着美国的气焰达于顶峰,导致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约翰逊主义”又来自授权轰炸东京湾的决议和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凡是这些贴有总统标签的“主义”和名言都是进行干涉和扩张的依据。唯独到了“尼克松主义”,其核心是承认美国力不从心,必须收缩战线,从此出现转折。在尼克松与卡特任内的一系列重要举措:诸如同苏联达成SALT I条约,打开同中国关系并同中国建交,停止越战,美军完全撤出印支,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归还日本冲绳,签订巴拿马运河条约,等等,都是朝着收缩方向的。从尼克松到卡特,对苏都主要是缓和趋势。里根上台后,企图重振国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扭转收缩的势头,有反守为攻的迹象,这与当时苏联困难日深有关。但是终里根之任,美国并未恢复越战之前的荣光。此时,整个世界局势急剧变化,美国本身经济实力相对下降,面临日本、欧洲共同体,甚至亚洲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的挑战,昂贵的军备竞赛难以为继。而苏联则困难更大,老路已走不下去,致使戈尔巴乔夫提出大胆的改革计划和在外交上意味着大力收缩的“新思维”。尽管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几年后苏联解体那样的突变,但是戈氏确已作出了历届苏联政府不可能做出的让步。在这种形势下,出于双方的需要,美苏之间又出现了新的缓和。因此,如果沿着这条线来描述美国战后的对外干涉势头,则是前期呈上升趋势,到越战为顶峰,以后逐步下降,到里根就任时为谷底,以后略有回升,然后基本上平稳。

但是,另外还有一条无形的线,其走向却与此相反,那就是美国的思想影响,或者是广义的文化影响。战后初期,资本主义在思想上应该说是处于守势。当时世界许多国家革命形势高涨,马克思主义在被压迫民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激进知识分子中都有相当的影响,被认为是“代表未来的思潮”。欧洲除了出现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外,法、意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党为第一大党,即使交出武装后,还掌握着最大的,组织最完善的工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同时在议会中的席位也数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更加打破了雅尔塔秘密条款在远东划定的势力范围,对美国在东亚的势力是一沉重打击。中国革命更对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毋庸讳言,直到60年代,中国的确是以传播毛泽东思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为自己的国际义务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主要致力于守住资本主义阵地,所谓“遏制”政策、“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等口号都体现了守势。“麦卡锡主义”的出现更是表现了一种恐惧感,是对自己的人民缺乏信心的表现。直到1959年尼克松副总统访苏,在与赫鲁晓夫著名的“厨房辩论”中,是尼克松强调不干涉内政,不应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人,而赫鲁晓夫则表示对通过“和平竞赛”共产主义一定胜利充满信心,并说支持革命不算干涉内政。但是事实上,就从那时起,思想上的攻守之势已发生变化。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显然表明是东方处于守势。越战时期,美国的制度、价值观本身在国内外又受到一次冲击。当时全世界的反美情绪高涨,美国激进青年的“反文化”趋势至少有部分动力来自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理想化和误解。许多人自称为“毛主义者”,



出于对本国社会的不满,把希望寄托在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尝试的中国,其后在现实中的幻灭是可以想见的。

60年代中期之后,在意识形态角逐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明显地日益占上风。原因很复杂:中苏公开对立,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竞赛”中相形见绌,苏联在国际上的霸权行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与现实脱节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如果说在反帝、争取独立的革命浪潮中,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更有吸引力的话,那么进入新阶段之后,许多新兴国家面临的是经济建设的任务,而在以经济援助和经济建设模式为手段的争夺中,美国及西欧国家的优势日益明显。另外,如前所述,美国在对外文化宣传方面一直是进取姿态,不但不随着越战后的收缩方针而有所收敛,相反,其重要性更加突出。1972年开始的“欧安会”到1975年达成协议,西方力争的是人员来往和文化交流自由,即他们所强调的“赫尔辛基精神”,而东方集团则把同意这一点作为让步,以换取西方承认东西欧现有边界。就凭这一点,东西方在思想战线上的攻守之势是十分明显的。80年代之后,特别是到90年代,就全世界而言,反美情绪逐渐下降。仅以当年在思想上闭关自守,在政治上高举反美旗帜的中国为例,在开放、改革以及中美建交之后,政府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同时,明确宣布在外交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与此同时,美国的思想、文化影响在占人类人口1/5以上的中国人中的急剧传播,不论对此作何评价,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所以,如果以战后美国的思想影响来画曲线的话,同前一条曲线大体上呈相反走向:在50年代平稳上升,而越战之后,特别是80年代急剧上升。从全面衡量,很难说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

### 三

在布什总统任期四年内有三件值得在此一提的大事: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二是海湾战争;三是美国经济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日益严重,持续衰退,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化,终于导致布什落选。这几件事都与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作用及其今后的外交有关。当前比较流行的有两个方向相反的问题:一是美国是否在衰落,二是美国是否会独霸世界。提出这两个问题都不无根据。关于美国“衰落”的论据主要是指经济上的:从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外贸赤字、财政赤字连年有增无减,在国际竞争中弱点暴露很多,连某些领域内的科技优势也正在为日本等国所取代,或差距在缩小,等等。在这方面美国人自己比别国人更敏感,“今不如昔”的牢骚比较普遍。克林顿总统以“复兴”美国为其口号,也正说明美国人感到自己的某种“衰”,因而需要“复兴”。关于美国“独霸”的根据是:几十年来美国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意识形态的角度全力以赴对付的劲敌突然不攻自破,全线崩溃,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陷于困境,自顾不暇。这样美国就成为在“冷战”中大获全胜的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独霸全球为必然趋势;过去僵持不下的军备竞赛现在可以结束,美国可以乘俄罗斯之危逼其在裁减军备上作出大幅度的让步(已经这样做了),从而可以减轻自己的军备负担,调整经济,加强民用工业,以改变竞争力下降的趋势;海湾战争之役说明美国的军事优势仍然起作用,美国仍是唯一愿意而且可能在国外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国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模式还是从强权政治出发,经常要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等等。

从简单的数字和逻辑推论,静止地看问题,以上两个方面都有道理。然而现实世界却没有那么简单,而且方今世界还在动荡、变化中,有许多难以预料的变数。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情况来看,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都是否定的:第一,美国本身的综合国力远未步入“衰落”的进程(如当年大英帝国那样);第二,美国左右世事的能力却在下降,并未因苏联解体而加强。如果说,“冷战”时期因为有另一支力量对峙而未能在全世界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话,那么,今后将更难实现。

关于美国本身综合国力的问题非本文要讨论的主题。自从1987年保罗·肯尼迪《大国兴衰》一书问世以来,在美国内外触发了一场关于美国兴衰的辩论。各方论者已经把美国的主客观优势、劣势论证得很充分,结论之不同主要在于对这些因素的消长的估计问题。此处不拟重复展开,只想强调一个常为论者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的人才优势。如果说今后国际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经济实力又取决于高科技和各种管理人才的话,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作用的优势仍将是它国所不能及的一大强项。美国是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有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不仅是在立国初期和“拓边”时期如此,这一进程贯穿于每个历史时期,至今方兴未艾。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又可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制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大批移民当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但美国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进行择优。人才状况不是孤立的,它既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

这并不是无视美国自身固有的种种疑难问题。这里只是说,美国的发展趋势还没有到一蹶不振,从此走向衰落——哪怕是极缓慢地——的地步,其社会还有自我调节能力。目前,它的综合国力还是遥遥领先。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并非必然要为其他国家——例如日本,或国家集团——例如欧共体所取代。由于日本想要以自己为中心成立亚洲经济集团的障碍较大,相对说来,欧共体是对美国更为强有力的挑战。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的新著《21世纪的角斗——行将到来的美、日、欧经济战》一书中预言欧洲将在未来的角逐中战胜美国。这里欧洲是指东西欧为一个整体(包括独联体欧洲部分)。不过他提出要实现这点有两个条件:一是西欧的经济必须真正实现一体化,同时这个一体化还要迅速扩大到中欧和东欧;二是中欧、东欧尽快建立市场经济。这两个条件至少在短期内极难实现。而在这期间,美国如果决策得当,还有调整自己,急起直追的机会。另外,中欧和东欧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是更多依靠美国还是西欧国家的支持和合作,也还是一个问题。

以上是说美国本身综合国力问题。现在再看它与国际关系这一面。战后美国日益捉襟见肘的难处恰好是从它的超级大国地位派生出来的。它的野心太大,在全世界承担义务太多,因而总是力不从心。这一情况并不因为另一超级大国的消失而改变,反而由于世界形势更复杂而更形突出。

以苏联解体为标志,近代史上第一次,由战争建立起来的力量均势不经过另一场战争而打破。这只能是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无法解决,人心思变的结果,无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冷战”中施行过多少“促变”的手段,并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因此,说美国 and 西方“打赢”了“冷战”是不确切的。这一均势打破之后,本来已开始出现的世界力量重心逐渐分散的现象发生了质的飞跃。“两极”格局不复存在,以前被意识形态之争所掩盖了的或被强压下去的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固有矛盾又弹跳而起,变得表面化、尖锐化,甚至发展为热战,如前南斯拉夫打得一发不可收拾。面对这样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纷争此起彼落的世界,美国要以“世界领袖”的身份进行驾驭,推行自己的意志,影响事态的发展,要比以前困难得多。

以当前最令美国头痛的中东和海湾地区为例,本来是美苏角逐的战略要地,如今一方已退出角逐,而美国却似遇到的难题更大。海湾战争之役,美国速战速决,而且师出有名,惩罚侵略者,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颇风光了一阵。然而两年过去了,萨达姆气焰未减。再次动武,出师之名及其效果就不那么明显,国际社会,包括西欧国家,有较多保留。整个中东各种新老矛盾依然如故,连以色列都日益难以控制。美国要按照自己的战略设想安排中东的

秩序难度极大。甚至从长远看，支持谁、压制谁对自己最有利，都很难决定。

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的最重要的权力基础是西欧盟国，外加日本。这些集中美国以外的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的国家，过去尽管也常常“闹独立”，与美国有种种磨擦，但总可以在共同抗苏的战略大框架下协调、缓解矛盾。如今这些国家既不需要美国的保护伞，美国的军事优势作用就大大减退。在国际事务中它们已不必事事唯美国马首是瞻，而经济竞争中的利害冲突却日益激烈。这样，过去最可靠的势力范围开始变得不确定，模糊起来。也就是说，对本来美国后顾之忧较少的地区，现在需要花更多精力去应付。

东亚和南亚地区是美国在越战后主动收缩战线的地方，直至撤出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但是目前面临的是更严重的形势。这一地区经济增长呈蓬勃向上之势。首先当然是日本企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经济圈的野心。即使这一点一时难以实现，日本在这一地区的竞争条件比美国还是有许多优势。另外还有一系列已经成功或正在兴起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成为美国竞争的对手。近年来在中美关系出现波折时，美国不少有识之士呼吁美国应明智地处理好对华关系，其理由之一是美国在亚洲遇到的困难已经很多，经不起被孤立于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西太平洋地区之外。说明他们是看到了这种危险性。

最后，东欧与独联体政权易帜，走向市场经济，当然符合美国的利益和愿望。但是这些国家在转型期面临极大困难，美国与西欧国家加在一起也无力再实施一个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来帮助它们走出困境。这些国家发展很不平衡，国情多不相同，美国日益需要区别对待，这就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俄罗斯现在固然倾向于西方，并以西方为师，大力争取美国援助。这对美国决策者又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如果俄罗斯的经济长期走不出困境，这将成为西方的包袱，也是政治上的失败；如果俄罗斯较快走出困境，其市场经济按照西方理论顺利发展，则以其原来雄厚的基础，如今再如虎添翼，又将成为美国必须认真对待的一支力量。

此外，未来的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将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这既包括激烈的竞争，又包括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损人并不见得利己的情况越来越多。而利用经济杠杆施加压力的效力有一定限度。如果运用过分，就会走向反面，同时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除特殊情况外，国际经济制裁大半收效甚微。

看来，美国主要可以凭借的还是军事优势，这在目前还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与之抗争，也无法取代其作用的。现在比过去少了一个与苏联发生冲突的危险，对外用武似乎也可少一层顾虑。但是过去经验表明，美国直接使用军事力量的成功率不高，往往杀鸡用牛刀，得不偿失，还未必达到预期的目的。美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对外用武派兵容易，撤兵难。就国内而言，失去了一个“冷战”时期“反对苏联威胁”的共识，更加难以找到说服舆论支持的理由。过去有一个单一的“敌人”，无所选择，现在敌友界线都不那么清楚，国内各派意见更难统一。在一些麻烦地区，能速战速决的情况极少，以目前美国国内的一般人的情绪，要为对外较长期的用武付出代价，是任何政治家难以经受得起的。所以，不论美国的军事优势有多强，其能发挥的作用难以与其实力相称。

凡此种种，都是美国在新的形势下在对外关系中遇到的制约因素，因此说要“独霸”更加困难。

#### 四

今后美国的外交走向如何？

首先，美国还是超级大国，仍以世界领袖自居，这是不变的。而且由于它现在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主观上这种领袖意识可能更为强烈，因为其范围已不限于“自由世界”。因此，无论在两党斗争中布什政府“重外轻内”的做法受到怎样的抨击，美国不会退回到孤立主义，埋头致力于国内事务。克林顿总统在竞选时一再强调他将首先关注国内经济问题，但是他上

台伊始也不得不将相当的注意力花在一系列棘手的国际问题上。在世界各种力量动荡变化改组中,美国仍将力争运用自己的影响,使世界秩序尽可能沿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1992年2月18日美国国防部提出一份全球防务计划草案,明确说美国必须保持全球性的军事优势,旨在“防止在欧洲、亚洲或前苏联出现一个对立的超级大国”,并要建立一种世界秩序,使先进工业国打消向美国的领导地位挑战的想法。文件详细分地区叙述,点了一系列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国家的名。此报告于3月份经报刊披露,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大哗,都认为反映了美国想称霸全球的思想。国内反对派认为行不通,外国则疑惧重重。于是4月份又出现了经过国防部长批准的第二稿,改变了第一稿咄咄逼人的语调,最主要的修改是更多强调与盟国和友好国家联合行动。(8)这一文件修改的过程反映了美国政府内部历来存在的不同倾向之争,过去这种争论曾被冠以“鹰派”和“鸽派”。实际上,这两稿的差异只是在程度上和策略上,美国要保持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一目标是不变的。在这一前提下,具体政策和做法可能有所改变和调整。

保持“领导”地位的基础仍是原来的盟国。尽管当初结盟所针对的对象现已起了很大变化,但对美国说来,保持这一同盟至关重要。因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仍然必须维持,其他如“欧安会”、“七国首脑会议”等,都是进行协调的场合。在更广泛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美国仍然力图首先与西欧、日本盟国协调行动,形成无形的、松散的核心。迄今为止,出于互相需要,这一松散的联盟还能维持。不过如前所述,盟国已没有硬性约束非追随美国不可,所以美国在有所行动时必须更多与盟国协商,对它们的意见给予更多的尊重与考虑。布什所谓的“多边主义”以别于里根时期独断专行的“单边主义”,主要就是指与盟国的协调,其次也视不同情况包括一些其他国家。

在军事上不会因为“冷战”结束而有大幅度的裁减。在这充满纷争和动荡的世界上,美国仍须保持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军备,只不过竞争的对手不是那么单一,因此可能在武器品种和发展重点上有所调整。在需要在热点地区有所军事行动时,将继续要求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分担更大的份额。美国一向反对核扩散,不过过去主要注意力还是放在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上,今后将把重点更多转移到防止核武器和其他尖端军事技术的扩散上,还将运用其影响和压力限制其他国家的武器销售,并要求这种销售配合其战略部署。

在经济上,美国朝野强烈意识到自己国际竞争力的削弱,因此今后将全力以赴调整政策,加强自身的经济力量。在原则上,美国仍主张自由经济,但是在自己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时,某些方面的保护主义将有所上升。面对国际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美国的目标仍是保持世界经济一体化,并将不放弃任何这方面的努力。但是与此同时,也需作另一种准备。北美自由贸易区可以说是一种退可以守,进可以攻的措施。从“进”的方面说,是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能力;而假设一旦排斥美国的地区经济集团真的成为主流,美国至少也有可以退守的地盘。不过后一种前景的出现还言之过早,不能认为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已有退守美洲的打算。

当前,美国的强点,或者说它最有自信的一个方面还是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它将继续处于攻势。加之民主党在传统上以重视“人权”自诩,今后一段时期美国在主要推行务实外交的同时,将更多利用思想方面的优势,强调“人权”原则,推行其“自由”、“民主”价值观念。但是在实践中,这一原则的运用有一定限度,所以实际上对不同对象还将采取双重或多重标准。美国以及整个西方文化今后遇到的主要对抗力量可能是伊斯兰宗教文化,美国在中东地区遇到的麻烦除其他原因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是重要因素。在这一地区,美国的政策将表现出高度的实用主义,其“人权”外交将无所用其技。

总之,在世界格局出现巨大变化、多种力量重新组合的形势下,美国当然要不断调整、改变其战略部署和具体政策,但是它植根于历史传统的,以及战后作为超级大国形成的主导思想及其反映在外交上的决策依据、行动规律和行为模式,则延续性将大于可变性。

## 注释：

- (1)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12, *Triumph and Tragedy*, Cassel & Company, London, 1964, p. 29.
- (2) 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27页。
- (3) Churchill, *ibid*, p. 29.
- (4) Herbert Feis,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557.
- (5) Arthur Schlesinger,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Vol. II, p. 191。转引自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 (6) 《纽约时报》1992年5月7日。
- (7) Arnold Toynbee, *America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29-30。转引自Ronald Steel, *Pax Americana*,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1967, p. 17.
- (8)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1, 1992; *ibid*, May 24, 1992.

《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

## 一幅志在振兴美国经济的蓝图

——评克林顿的第一个国情咨文

陈宝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2月1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国会发表了就职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为振兴美国经济规定了“新方向”。所谓新方向是相对于里根、布什执政12年所奉行的新保守主义路线而言的。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干预主义与放任主义，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激烈的政治角逐中互有胜负，此起彼落。在这次经济衰退中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失去民心，布什在竞选中卫冕不成，以主张政府干预的行动主义为标记的克林顿经济学取代了里根经济学，于是政治钟摆掉转了方向。

### 除旧布新的行动计划

克林顿的经济纲领在竞选中早已公布。它的基本取向是要发挥政府的领导作用，实行变

革, 振兴美国经济。但是在咨文发表以前人们对克林顿实行变革的决心有多大, 道路准备走多远, 如何处理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矛盾等仍有多种不同的猜测。咨文详细展示了克林顿对当代美国病的治疗方案。其内容与里根、布什所奉行的路线相比有以下鲜明特点:

第一, 大胆提出增税和减少福利开支的计划, 迈出了削减联邦财政赤字, 克服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一步。

里根和布什都讲要消灭联邦财政赤字。为此推动国会通过了一个又一个法案, 可是1993财政年度的联邦赤字已是里根上台前的四倍多。这是因为增税为里根经济学所诅咒, 而减少支出又不敢触动医疗保健等权利项目, 致使联邦赤字处于失控状态。

克林顿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四年增税1860亿美元的设想。如果实现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个最大的增税计划。同时在削减支出方面准备对医疗保健动手术。初步计划四年减少国内各种开支1410亿美元。此外, 四年中在国防支出方面将在布什政府削减的基础上再多减760亿美元。

这样, 通过增收、减支, 预计到1997年将累计减少预算赤字3250亿美元。到1997财政年度, 联邦赤字将由预计的3465亿美元下降至2065亿美元, 即比原来的赤字减少1400亿美元。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由1993年的5.4%下降至1997年的2.7%。克林顿没有像里根那样提出消灭赤字的日程表。但2.7%的赤字对美国来说是可以承受的。如果把赤字开支用于基础建设, 它对经济将是有益的。

第二, 提出公平负担的原则, 把增税的主要压力放在富人身上。

里根经济学主张保护大企业、大资本家的利益, 给他们多减税, 调动他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然后, “利益逐层渗透”, 使劳工大众也分得一点好处。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 是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

克林顿反其道而行之, 把增税的主要部分让富人承担。具体措施一是把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由31%提高到36%。凡夫妻两人应税收入高于14万美元的, 以及单身汉应税收入高于11.5万美元的都要按36%纳税。二是对应税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富人再加征10%的附加税。三是增加富人的医疗保健税。原规定富人交纳1.45%的保健税但以13.5万美元为上限, 超过此数的不再征。克林顿要求取消这个上限。如果这项提案被通过, 对一个年收入为20万美元的人将意味着一年多交纳942美元。四是要富人对社会保障收入的较大部分付税, 原规定应税部分为这种收入的50%, 现在扩大到85%。

此外, 大公司经理请客吃饭的开支原来可以享受80%的课税扣除, 现在降为50%。原来大公司经理加入俱乐部的会费以及进行院外游说活动的开销可以享受课税扣除, 现在规定年薪在100万美元以上的经理人员不再享受这种优惠。

公司所得税也将由34%提高到36%。

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 除富人多纳税以外, 普通家庭则要普遍承担能源税。对汽油、天然气、煤炭等不同类型的能源规定高低不同的税率。汽油税最高。按照设计, 一个年收入2.5万美元每年消耗能源2242美元的家庭大约要负担105美元的能源税。

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家庭将得到补贴或课税减免以保证不增加他们的负担。

克林顿这次提出的增税计划把富人的面扩大了。原来把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和收入在15万美元以上的个人列为富人。现在则扩展到收入在14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和收入在11.5万美元以上的个人。同时, 他原来许愿给中等阶级减税, 现在则普遍增加了能源税。即使如此, 他仍然不能实现到1997年把联邦赤字减少一半的诺言。这是因为联邦赤字到1997年比原来估计又高出了500多亿美元。所以到1997年能把赤字减少40%已很不容易。

尽管如此, 照白宫的解释, 这一增税方案仍不违背公平负担的原则。大约人口的10%将承担增税的70%, 而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者一般都不增加什么负担。

第三, 实行倾斜政策以保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地位, 加强国际竞争能力。

里根布什政府反对实行产业政策, 认为由政府选择赢家或输家是错误的。他们拒绝接受总统竞争委员会主席, 惠普公司总裁约翰·扬提出的成立工业部实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以加强美国的国际竞争能力的建议。

克林顿认为要振兴美国经济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他向美国商会建议在自由企业与政府之间要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他的政府决心努力帮助并鼓励商业性的研究与开发活动, 并在资金上给以支持。他认为不这样做, 美国的私营企业将无法与德国和日本那种举国上下的努力相竞争, 大部分高工资工作将从美国流往别的地方。为改变这种状态, 克林顿强调“必须有目标地进行具体项目的投资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他还认为, 过去美国的产业战略是由国防预算驱动的, 其结果是使美国加强了国防方面的领先地位, 但却“丧失了许多商业技术方面的优势”。

他宣布政府将在支持科学技术方面采取主动行动。对在长期中能提供高工资工作的产业以更有力的支持。为此增加了170亿美元的联邦支出以帮助民间研究与开发计划, 其中65亿美元用于研究与实验的课税减免, 同时把这种优惠由年年审批变为永久有效。

副总统戈尔将负责技术计划的指导。计划中的主要项目是:

(1) 增加对先进的空间制造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应用研究方面的政府投资。例如, 在空间技术方面, 克林顿打算在今后四年花5.5亿美元资助对包括超音速运输在内的新航空技术的研究。

(2) 加强国家实验室同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 允许私营企业利用国家实验室。如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加州军事研究中心劳伦斯·利物莫尔国家实验室。

(3) 制订计划使美国汽车工业发展用蓄电池为能源的不污染的电子轿车。其他环境保护的研究计划也将得到更多的政府拨款。

(4) 鼓励其他行业按照美国半导体行业已经形成的模式建立联合体, 由政府给以更多的拨款。今后给国家科学基金以及国家实验室的民用研究拨款将增加, 而给国防研究的经费将减少。

(5) 建立帮助中小型企业得到先进技术的信息网络。

副总统戈尔还计划把全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创建放在优先地位, 建立大学、政府和私营研究机构之间的高速数据联网或称“超级信息线路”。这种线路可以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中传递整部《大英百科全书》的资料。

这个发展科学技术的计划与产业政策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为了减少人们接受这一计划的阻力, 克林顿称之为支持能创造高工资工作的政策, 为产业政策发明了另一种表述方法。

第四, 对仍然乏力的经济实行刺激以保证经济不再滑坡。

里根、布什政府认为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如物价稳定、收支平衡是政府的主要职责, 不赞成对经济波动实行短期刺激。在最近两次衰退中, 里根、布什政府基本上采取的是不干预政策, 只靠联储调节利率影响经济, 财政杠杆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克林顿反其道而行之, 提出今明两年由政府拿出300亿美元刺激经济。采取的方式是对企业的税收减免和公共工程开支。预计采取这些措施可以增加50万个就业机会。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回升而财政赤字又如此庞大, 不必要再对经济实行刺激, 克林顿政府强调这次经济复苏曾经出现波折而就业情况的改善又进展缓慢, 实行经济刺激是对复苏的保险, 以防经济再度出现波折。这种看法与联邦储备委员会是一致的。艾伦·格林斯潘也警告说, 现在预言经济复苏将持续下去为时尚早。例如人们普遍关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由1月份的76.7下降到2月份的68.5。更令人烦恼的是就业问题。这次经济复苏过程失业率的下降慢于历次经济复苏。据全国企业经济家协会的估计, 由于许多大公司的裁员, 今年就业情况的改善将是十分有限的, 失业率可能从1992年的7.4%下降到7%。这还是

把政府采取刺激措施考虑在内的结果。克林顿这次刺激方案的剂量要比原来提出的小一些,由一年200亿美元减少到150亿美元左右。他们预计实行刺激以后,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将由2.8%上升到3.1%,明年由3.1%上升到3.4%。

应该如何评价克林顿所绘制的振兴美国经济的蓝图呢?

首先,克林顿的国情咨文表明他将承担起实现变革所需要的领导。美国需要变革,这是因为苏联解体以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变化,由美苏争夺军事霸权转变到美、日、欧三家争夺经济优势。美苏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但也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冷战后美国的历史任务是振兴国内经济,使之保持第一超级经济大国的优势地位。这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日、欧在战后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政府强有力的宏观指导,而这是信奉自由放任主义的里根、布什政府所不能提供的。克林顿信奉行动主义,能够提供这种领导。但是领导一个重大变革必须有逆流而进的勇气,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表示决心增税和改革保健制度,显示了这种勇气。增税和改革保健制度是削减财政赤字的必要条件,是美国需要做的,但又都是要触动既得利益的。做这种事要冒很大风险,克林顿甘冒这种风险说明他是一个有政治敏感性并想有所作为的总统。但他能否坚持到底,尚待进一步观察。

其次,克林顿政府对美国病的诊断要比里根、布什更切合实际。现在的美国病根源于高消费低积累,高赤字低储蓄以及由此造成的宏观经济失衡。造成这种局面由来已久,且与里根、布什政府80年代所奉行的政策有密切关系。里根不认这笔账,布什没有勇气清算里根的账。所以客观地评估12年来政策得失的责任就历史地落在民主党总统的肩上。为此,首先要认识美国的现实。美国的现实,照克林顿的说法是:“20年来的低劳动生产率和停滞的工资;持续的失业和就业不足;连年的巨额政府赤字和对未来投资的下降;保健支出的爆炸和许多人没有健康保险;大批的贫穷儿童;为适应高工资、高增长率需要的教育和再培训不足”。这些问题被克林顿概括为三种赤字,即:财政赤字、投资赤字和社会赤字。克林顿认为长期以来美国人毫无目标地随波逐流。美国的政治制度被利益集团和党派纷争所瘫痪。克林顿揭示了这些现实及其对美国国际竞争地位的威胁,而里根、布什政府掩饰这些现实。承认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端,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林顿胜过了里根和布什。

第三,克林顿医治美国病的措施是比较对症下药的。美国病有急性的和慢性的两种,两者又相互纠缠。急性病与经济周期波动俱来,也能在周期运动中得到康复。慢性病起源于宏观经济失衡,是结构失调和政策失误造成的,解决问题需要实行根本性的政策调整。在小石城会议上克林顿的主攻方向还不明确。在国情咨文中则把削减联邦赤字放到了首位。这一方面与美国经济复苏的态势有关,最根本的还是由于振兴美国经济的需要。振兴美国经济需要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高赤字使美国长期利率居高不下,使投资者对借钱趑趄不前,而投资不足就谈不上使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以把削减财政赤字作为改善宏观环境的突破口是有道理的。在克林顿宣布了他的国内经济战略以后,作为长期利率基准的财政部30年债券利率降到15年以来的最低点7.1%,最近更跌到6.8%左右,这说明金融界的信心确因克林顿的决策而得到提高,这对鼓励企业界增加投资是有好处的。

但是削减赤字有一个从何入手的问题。共和党主张从减少开支入手,反对增税,克林顿则主张增税和减少开支并举。从实际情况看,要使赤字受到控制仅靠削减支出是不够的。1993财政年度美国的联邦支出共15180亿美元(内有650亿美元为某些收入所冲销),其中社会保障、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以及利息开支等强制性支出占2/3。国防支出约占20%,酌情决定的国内外支出约占17%。里根、布什政府削减支出的重点主要放在最后一项,所以在这个领导油水已经不大。这次克林顿决定对强制性支出也要动点手术,从社会保障、医疗照顾等项目中削减约1000亿美元,加上从国防费中再减760亿美元,酌情决定支出削减约400亿美元,总计四年减少开支2170亿美元。即使如此仍不足以控制赤字增长的势头,所以增税不可避免。即使如此到1997年也不过把赤字减少1/3。



显然,如果不增税就谈不上削减赤字了。现在美国老百姓对这个问题也看得比较清楚,认为增税是罪恶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克林顿削减赤字的计划能否实现,关键是看能否控制保健支出。近年来保健支出不断膨胀,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80年的7%上升到1990年的12%和1992年的14%。预计到2000年将再上升到17%。布什政府未能控制赤字,不是由于1990年与国会达成的削减5000亿美元赤字的协议没有执行,而是由于对迅速膨胀的保健支出听之任之。克林顿吸取了这个教训,决心扭转保健支出失控的状态,甚至把总统夫人请来做工作组长,这是为了表明他的决心,说明克林顿对削减赤字是认真的,全力以赴的。

### 不可轻视的重重阻力

克林顿的国情咨文表明,美国现任政府已朝着除旧布新、振兴美国经济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但在前进的道路上,它将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第一,两党的矛盾与斗争。共和党对克林顿全盘否定他们12年的所做所为是不甘心的。对克林顿的行动主义从哲学观点上是完全反对的。他们正在纠集力量,阻挠克林顿计划在国会的通过。眼下他们着重攻击克林顿的计划太偏重于税收而不重视削减支出,增税与减支不成比例。里根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除为自己的政绩辩护以外,着重攻击克林顿言而无信,批评他去年夏天竞选时曾答应给中等阶级减税,而上台不到一个月却变成了加税。还批评他原说只对富人加税,而现在则变成了普遍加税。原来给富人下的定义是年收入20万美元以上者,而现在则把富人的界定划到10万美元,甚至年收入3万美元以上的也变成了富人。里根还断言,克林顿如实行全民保健计划,一定会掀起一轮新的增税浪潮。而且增税的对象肯定将不限于百万富翁。

民主党的策略是先发制人。把能减少的开支最大限度地开列出来。共和党的对策是要求实行支出的全面冻结或封顶。用这个办法限制民主党实行倾斜政策。如果这一计划得逞,克林顿加强美国国际竞争地位的一切措施,如重新培训工人、修理道路桥梁、建立全国高技术数据网络等都将难于实施。

在民主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国会民主党议员中已经出现对克林顿计划的不满情绪。在参议院中,民主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最多,他们不仅在程序问题上而且在实质问题上都有反对意见。少数人已经公开表示对计划有保留。更多的人是在不公开的会议上提出意见。这些议员多数来自南方和中西部保守思想牢固的地方。有些人担心这个计划一旦出台就会对他们所代表的州惩罚过度。

为了研究克林顿获胜的把握,人们把约翰逊时代和克林顿时代两党在国会的力量作了对比。约翰逊向国会提出的议案不比克林顿少,但约翰逊时代民主党在国会拥有更大的优势。1965年民主党在参议院比共和党多36席,在众议院多118席。而今年民主党在参议院只多14席,在众议院只多84席。这说明克林顿要使自己的主张在国会取胜必须作出更艰巨的努力。现在克林顿希望得到佩罗的支持,也希望得到艾伦·格林斯潘的支持。佩罗在竞选中提出比克林顿更激进的增加税收和削减赤字的方案,获得了1900万张选票,并在国会中得到一部分议员的拥戴。克林顿和佩罗所得到的直接选票加在一起占选民的62%,这将是一个可以压倒共和党的力量。克林顿在发表国情咨文之后立即打电话给佩罗寻求他的支持不是偶然的。克林顿还希望他的短期刺激经济扩大赤字的计划不致引起利率的上升,在这个问题上联储的态度举足轻重,克林顿在发表国情咨文时请格林斯潘在讲台上坐在希拉里的旁边以示对格林斯潘的格外尊敬也不是偶然的。

第二,与既得利益集团的矛盾与斗争。在许多场合国会抵制削减支出并不是因为要挫败反对党总统的计划,而是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在背后为受到威胁的既得利益撑腰。这种情

况完全有可能在克林顿任内重演，现在克林顿提出的许多减少开支的计划，过去里根、布什都提出过，但是皮球踢来踢去，毫无结果。

例如，克林顿提出的分阶段取消对各州和城市修建地方污水处理工厂的联邦补贴就未必行得通。这种补贴最早是作为全国整治水质的污染而授权的。1987年国会同意分阶段取消补贴，改由各州建立永久性周转金，为继续修建污水处理工厂发放低息贷款。但是在里根于1988年的预算中停止拨给周转金之后国会又恢复了补贴。在布什要求大量减少其他开支的时候，国会反而为这个项目增加了几亿美元的拨款，现在的数额约为25亿美元。克林顿这次又提出从1994年起急剧削减这个项目的拨款，五年内节省41亿美元，能否实现，人们持怀疑态度。

克林顿建议对退伍军人的贷款收费2%，到1998年可以节约6.2亿美元。但这种建议过去曾经受到退伍军人院外集团的坚决反对。

另一个例子是克林顿要求停止对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制造化肥研究项目的资助。五年计划节约1.88亿美元。布什去年也曾想砍掉这个项目未获成功，因为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得到国会议员的支持。

以上不过是利益集团可能进行阻挠的一些例子。来自保健部门和受益者对控制保健支出的反应肯定会更为强烈。

第三，政策目标与财力不足的矛盾。克林顿振兴美国经济的计划是一个全面出击的计划。他也犯了许多美国总统所犯的毛病，即战线太长，许愿太多，力不从心。最典型的是保健制度的扩大。保健支出本来就是难以驯服的一匹烈马。克林顿在没有取得降伏它的经验时就忙于推行全民保健，这是十分冒险的举措。他也许由此而得到了众多选票，但他也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根据最近的消息，克林顿任命的16人过渡班子在向他提出的报告中指出，要把健康保险推广给3700万没有保险的职工，在四年中将花1750亿美元。如果无力承担这个包袱就要等到1997年保健制度改革取得成功，有了结余以后再推行。另一个办法是把价格管制和政府支出结合起来。这就是说政府在四年中增加开支1050亿美元，同时实行物价管制。为此克林顿必须从国会得到“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实行全面物价控制”的授权，根据这种授权对私营保健部门的订价实行控制。

克林顿的顾问们在竞选中对保健制度改革短期内能实现多少节约看法就很不一致，至今仍然争论不休。据说有几位高级顾问，包括艾拉·马格金纳尔对报告是不满意的，但是马格金纳尔在随后写给总统的备忘录中还是同意把原报告所提出的费用计算作为起草立法的出发点。备忘录中指出：“按计划构成的不同定义，实施全民保健意味着政府将要在每年追加支出300亿至900亿美元。”

政府官员正在考虑用二十几种新税筹款300—900亿美元以兑现克林顿在竞选时许下的诺言，保证每一个美国人都能享受健康保险。这些新税是在为短期刺激经济和长期削减赤字而增加的税收以外的。这样大规模地增税在国会中很可能受到抵制或者引起纳税人的不满，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第四，实际成效与选民期望值的矛盾。克林顿许愿太多，最后兑现多少，能否达到选民的期望值还很难说。现在他已经在给中等阶级减税的诺言方面，在四年中削减一半赤字的诺言方面后退，能否实现全民健康保险也成问题。克林顿把解决就业问题强调到很高的高度，但很可能就在这个问题上走火。“就业难”有经济本身的原因，也有政策原因。经济原因在于美国企业面临全球竞争、工资太高、计算机价格日趋低廉这三个因素的致命结合。首先，美国公司已日益跨国化、全球化，美国的进出口额已从10年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上升到现在的25%。这种局面迫使美国公司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开支以应付外国廉价商品的竞争。其次，美国的劳工成本随保健和其他福利支出的迅速上升而急剧增长。相反，计算机等现代化设备的价格却上升很慢，这样就把两者的差距拉开了。如果以1987年的

价格为100,到1992年劳工成本上升速度比资本费用快17%,如果把利率降低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差距将达到40%。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美国公司中普遍出现了用高技术装备取代工人的热潮。这种趋势并不是政府政策所能左右的。就业难的另一个原因是紧缩政策与刺激政策的冲突。例如3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将于今明两年实施,而削减赤字的措施也将于明年出台,一紧一松两者可能起相互抵销的作用。人们算了一笔大账,在刺激方案出台以后,花在建筑方面、职工培训方面的投资以及实行课税减免所发生的效应加在一起大约能增加100万个新工作。它将被削减国防开支以及对其他开支的节约所造成的失业所抵销。人们担心四年后美国的就业情形可能没有大的起色,从而使支持克林顿的选民们失望。

总之,克林顿为振兴美国经济所绘制的蓝图能在多大程度上化为现实,将取决于他对上述矛盾的驾驭能力。

在克林顿国情咨文发表以后,民意测验的初步结果是积极的。根据盖洛普等机构的调查,支持率在70—80%左右。随后的调查还发现,选民们对增税虽不欢迎但许多人表示理解。中等阶级的反应是如果增税在100美元左右是可以承受的。如果多到500美元,支持率就要大大下降。克林顿及其部长们正在为争取各方面的支持进行全面、深入的宣传攻势。

民主党还认为把提案分阶段提交国会讨论,取胜的把握较大。他们计划将在今年4月复活节后把短期刺激计划提交国会审议,到今年9月劳工节后把长期削减赤字的计划送交国会审议,这将是克林顿今年进行初战的两个战役。

### 尚待观察的对外经济政策

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没有详述他的对外经济政策,但民主党一贯比共和党在贸易政策上更具有保护主义色彩。近一个多月来美欧贸易磨擦加剧。1月17日美国对英法日等19个国家进口的某些钢材征收平均为27%的惩罚性关税,三天以后美国又威胁说,如果欧共体3月22日前不废止歧视性的采购协定,美国将禁止联邦机构购买欧共体的通讯及发电设备。2月中旬,克林顿在底特律的演说中,又用强硬的语言要求欧共体停止补贴它的航空业。这种形势不能不使美国的贸易伙伴感到忿怒,并对今后贸易关系的前景表示担心。2月26日克林顿在美利坚大学的讲演中就新政府对外经济贸易政策提出五项原则。应当说其中有积极因素但也埋藏着激化贸易磨擦的伏笔。积极方面是克林顿表明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欢迎外国企业和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主张推进开放和富有竞争的国际贸易。同时他把提高美国竞争能力的主要措施放在削减财政赤字,降低长期利率,增加私人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这一点是与里根、布什政府的政策有所不同的。埋下的伏笔是他同样强调各国要为美国投资和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提供平等机会。这是“公平贸易”的另一种表述方法。公平贸易本来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美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由美国裁决其贸易伙伴是否公平,并且挥舞301条款这个大棒对别的国家进行制裁。

克林顿在竞选中提出,要加强对外国在美国的公司的税收监督,并打算从堵塞税收漏洞方面筹款110亿美元。在这次演讲中虽然没有再提这个具体目标,但仍强调要制止外国公司的逃税行为。实际上这方面的努力早已开始。美国国内收入局建立了一种提前订价协议的制度(Advanced Pricing System)以对付外国公司利用在美国的子公司实行价格转移的行为。首先挨整的是日本松下电器公司。1992年美国国内收入局控告松下电器通过其在美国的分公司抬高录像机的进货价格,隐藏了在美国实现的1570万美元利润,最后对该公司罚款270万美元。松下电器为了防止以后的磨擦正在与国内收入局就每一种进口商品的合理价格进行谈判,签订预先订价协议。受松下事件的影响,另外十几家日本公司也在同国内收入局谈判签订协议事宜。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国内收入局为了从外国控制的子公司榨取更多的税金,在过去两年已经大大充实了监察队伍。它增加了100名审计员,花了

约1600万美元聘请外国专家进行调研。据说在该局视野内正在进行审查的外国驻美公司已达2500多家。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公司。美国已声称它将对限额以外通过第三国进入美国市场的纺织品进行制裁。

克林顿表示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争端应尽快停止是一个好迹象,但美国是否愿意主动让步,是否将以实际行动加快签署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仍然有待观察。

克林顿表示美国愿意同中国发展贸易伙伴关系也是一个好的姿态。但他在支持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方面,在继续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方面是否不再设置障碍仍有待观察。可以预计的是,克林顿将会继续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两面政策来为美国争取最大的利益。

《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

## 一九九二年大选与美国政治潮流的新变化

贾 浩

作者单位: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系

1992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威廉·杰弗逊·克林顿击败竞选连任的共和党总统乔治·布什,当选为第42任总统,从而结束了自1981年以来共和党主宰白宫达12年之久的历史。由于选举后民主党在国会两院都仍占多数,多年来因两党分掌行政和立法而造成的政治僵局亦为之改观。

按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统计,去年美国选民投票人数达1.045亿,占适龄选民人数的55.9%。这比上一次大选的50.15%高出了近6个百分点,为1960年以来选民投票比例最高的一年。(1)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表明,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和美国结构性经济问题恶化,且各种社会矛盾加深,不满现状和关切国家前途成为大选年美国选民(尤其是中产阶级选民)情绪的主要特点。高投票率即是其反映之一。对现状不满者一度达到了84%,同时超过70%的美国人将“变革”和“能更好地解决经济问题”视为选择总统候选人的主要标准。(2)去年国会选举也反映了类似情况。新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达123人,占了国会议员总人数的近1/4,成为1948年以来新旧议员更替最多的一次。他们在竞选中几乎都迎合选民情绪,以不满现状和主张变革为主要口号,并将自己的竞选纲领集中在选民最关心的经济和健康保险等问题上。

1992年大选中还出现了所谓“佩罗现象”。无党派候选人罗斯·佩罗异军突起,迎合选民的不满情绪,以反华盛顿权势集团和解决巨额财政赤字为主要诉求,吸引了相当一部分选民。竞选中期他在民意测验中一度领先于布什和克林顿,在最后选举中则获得近1/5的选票(19%),使1992年成为美国历史上不多见的由第三方对两大党总统候选人构成实际威胁的一次大选。

尽管布什落选,共和党在国会众议院中却新增十席,在参议院中维持原状,在联邦以下的选举中还新控制了七个州议会。所以该党有人认为大选结果只是布什个人的失败,而非共和党本身为美国选民所拒绝,更非全国性重大政治潮流的转变。此外,美国选民对民主党的某些负面看法亦无多大改变。无怪美国《华盛顿邮报》资深评论家戴维·布罗德等认为,选

举结果主要反映选民求变心切与执政多年后共和党势头已衰，而非民主党本身获得选民的“授权”。获胜的克林顿实际上也被美国选民置于“试用”地位之上。（3）

对竞选之争的进一步分析表明，1992年大选中美国保守派政治联盟的解体，民主党新政联盟的形成和克林顿政府上台执政，是继80年代保守主义崛起之后美国政治潮流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虽然它主要表现为对十多年来共和党主宰白宫的否定，且发展方向仍有待观察，但无疑包含着更深刻的内容。同时，美国政治的这一变化过程还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段时期来整个西方世界政治潮流演变的某些特点。因而，在大选结束和克林顿政府就任之机，对十多年来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衰作一番回顾与考察，并对美国政治潮流的新变化进行分析，会有助于我们认识与把握克林顿政府的内外政策，以及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未来的政治发展趋势。

### 何谓美国政治潮流？

本文中的政治潮流，是指美国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思潮以及各派政治力量的组合。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形成国家重大事务或当务之急问题上的社会“共识”，后者则是大选中形成及其后执政的“政治联盟”。

由于美国社会多元化的特点和地方与联邦政府所受横向与纵向的种种制约，因而各级政府（特别是作为全国政府的联邦）在政策制定和贯彻过程中都必须借助所谓社会“共识”，即社会上和舆论界多数人对与该政策有关问题的某种共同看法。如果一项政策（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在国家议事日程上关系重大或涉及当务之急，则没有社会共识的支持它就难以被通过或推行。而这种社会共识的形成，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该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的影响。此外，今日信息社会的特点，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手段的发展和大众新闻媒介的普及，则使得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或改变某种社会共识亦成为可能。

美国的政治联盟，则是代表社会上不同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派别（偶尔也以小党面目出现），在跨党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竞选和执政联盟。重要的政治联盟在美国历史上至少出现过三次：内战时期反黑奴制的“北方联盟”，本世纪30年代的“新政联盟”，80年代的“保守派政治联盟”。

除渊源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外，政治联盟的产生与演变还与美国的政党制度、总统选举制度及行政与立法权之间的制衡关系密切相关。首先，美国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形成了稳定的两大党制度。它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几乎社会上各阶层在两党内都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往往以跨党的政治派别出现，因而在美国政治中形成了“派别跨党”的现象。政治联盟通常即以某一大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派别为首，联合另一大党中的少数派或社会上其他政治派别而组成。其次，本世纪以来，美国总统选举逐渐演变成两大党先行预选，再按以州为单位、胜者全得的记票原则进行全国大选。在大选中，凡能得到一州简单多数选民票的总统候选人即囊括该州所有总统选举人票。因而，任何谋求总统职位的人都必须超越党派界线在各州和社会各阶层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结成一种选举联盟。最后，由于美国奉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与“制约平衡”的制度，一方面总统所在的党不一定是国会中的多数党，另一方面议员在立法过程中也不受制于本党或总统，而时常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因此，总统为通过各项法案和得到国会对施政的配合，就必须在保持本党议员支持的同时，争取一部分反对党议员的合作，结成一种立法和施政的联盟。（4）

由于上述原因，四年一度的大选（包括总统和国会参众两院的选举），就成为考察美国社会政治思潮和政治联盟，从而整个政治潮流变化的契机。

### 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衰

对80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兴衰的考察可分为三个方面,即1980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形成,12年来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及其影响,以及1992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解体。

### 一、1980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形成

1980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崛起是美国现代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大选结果,该政治联盟的代表里根当选为总统,保守势力重新掌握了参议院,在众议院的影响也大大上升,从而结束了30年代新政后自由派主导美国政治达半世纪之久的局面,标志着保守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了80年代美国政治的主流。

1980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形成与执掌美国政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保守主义政治和社会潮流席卷美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已走向反面的国家干预政策使美国经济深陷“滞胀”困境,经济、军事实力的相对下降与对苏“缓和”政策的破产又使美国霸权地位日益削弱,美国国内各种社会矛盾也更形尖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自由派的地位节节下降,保守势力的影响则不断上升。到70年代末,在经济、社会和对外政策领域里涌现出各种保守思潮和组织。它们互相呼应,汇合成一股席卷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潮流。进而在放松国家干预以刺激经济发展,实行对苏强硬路线以重振美国霸权地位,强调传统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以维持社会稳定的保守主义政治基础之上,由主要代表美国东部财团利益的温和保守派与代表一部分非垄断大资本家及中小企业主利益的传统保守派为核心,加上代表美国一部分中产阶级利益的新保守势力(包括民主党新保守派,新右派和宗教右派),结成了保守派政治联盟,并在大选获胜后组成了里根政府。(5)

### 二、里根和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及其影响

1. 里根就任后,即将其主张付诸实施。其经济政策的核心为反对政府干预、强调市场机制和个人作用的保守主义哲学:“美国的问题不能靠政府来解决,因为政府本身是问题的根源”。(6)里根将上述保守哲学,同70年代后期崭露头角、主张“供给决定论”的现代供应学派经济理论,以及反对用通货膨胀“刺激需求”、主张货币供应根据经济发展速度有节制增长的传统货币学派捏在一起,提出了四位一体的经济政策主张。其主要内容为取消或减少政府管制以放松国家干预,大幅度削减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以刺激经济增长,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对付通货膨胀,同时大力削减社会福利以减少政府开支。在推行上述经济政策的同时,为加强和苏联全面对抗,里根政府又将战后美国规模最大的军备增长计划付诸实施。执政八年的结果,虽然由于控制了货币增长而使通货膨胀基本缓解,并在放松国家干预和大幅度减税的基础上使美国在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后维持了近八年的低速经济增长,但里根政策的长期影响却使结构问题本已严重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总起来看,“里根经济学”留下了三大遗产:

(1) 里根本人1980年当选总统后不久即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其经济政策的成败应看是否促进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此为标准,则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并不成功。整个80年代,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仅为1.3%,远低于60年代近3%的水平,与70年代滞胀时期亦相差无几。(7)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与日本、德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长期处于不利地位的国际竞争能力在里根任内鲜有改善。(8)

(2) 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均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水平。

与里根和“供应学派”经济学家的乐观估计相反,大幅度减税所引起的生产和消费增长并未导致政府收入大增和社会储蓄增长。相反,后者还呈现出下降趋势。里根八年任内,美国国内储蓄率由1959—1980年的8.2%下降为4.2%,此后1989—1990年更降至3.0%。(9)结果,美国80年代的经济繁荣,就主要是基于保守派自己先前所批评的盲目刺激消费需求和向国外大量举债。

在政府开支方面,80年代美国出现了“大炮增加、黄油未减”的局面。首先,空前的军备增长使美国军费开支在扣除通货膨胀之后于1981至1987年间增长了50%,由1640亿美元增加到2498亿美元(均按1982年不变美元计算),占了当年联邦政府支出的28%。与此同时,正如里根政府首任行政管理及预算署长戴维德·斯托克曼所说,里根经济政策意味着“对福利国家大规模的正面攻击”。(10)里根政府大量削减甚至取消了相当一部分社会福利项目,影响所及包括住房、教育、健康保险、职业训练、环境保护和联邦对州与地方政府的资助等。这些项目在美国联邦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由1980年的24%跌到了1988年的仅15%。但由于庞大的福利国家惯性已在,深深触及美国社会各个层面和各种利益集团,加上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反对,所以占政府最大开支的主要社会福利项目在80年代的增长并没有减速(如老人的社会和健康保险及向赤贫者与残疾人提供的救济)。其中仅老年社会保险一项开支的增加,就基本上抵消了所有其他社会福利开支的削减。(11)结果,与其缩小联邦政府规模,削减开支的初衷相反,里根任内联邦预算国内部分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几乎未变,而总开支的增长却创下了新纪录。

军费与国内开支两翼齐飞,使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扶摇直上,被喻为“将美国的经济前途作了抵押”。与美国50至70年代平均每年280亿美元的赤字相比,80年代前七年平均每年的赤字达到了1600亿美元。里根政府期间,不但全部国债翻了一番多,美国还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利又滚利,联邦政府每年的债务利息也由1980年的500亿美元增加到1987年的1400亿美元,占了当年整个联邦开支的13.8%和国民生产总值的3.1%。(12)在沉重的赤字与国债压力下,联邦政府不但大砍其在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80年代这方面估计约削减了30%),且被迫借债还债、与企业投资和民间消费争夺资金。它导致美国银行长期利率居高不下,企业投资率低且近一半投资需向国外借款。

(3)贫困率和贫富两极分化加剧。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尽管80年代末期美国中位数家庭收入和人均所得都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但1988年却有3250万美国人(占总人口的1/8强)生活在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以下,贫困率高达13.5%,远高于十年前(1978年)11.4%的水平。这些人中包括1/5的儿童,2/7的拉美后裔,和1/3的黑人。美国家庭贫富两极的分化更是达到了战后40年的最高点,如1988年占人口1/5的富有者囊括了全国总收入的43.7%(1967年时这一指标为40.4%)。(13)贫困率加深和贫富分化的扩大都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任里根副总统八年之久又接任为总统的布什,在经济政策方面除基本沿袭了前任的衣钵外,还更多地表现出消极应付和自相矛盾的特点,被称为自30年代胡佛以来“在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最无所作为的总统”。(14)布什1988年为竞选总统而许下了“绝不增税”的诺言,布什上任后基本上采取“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但在任期中被迫与国会就限制开支和增税以弥补赤字达成妥协。这不仅失信于民,还使他与其他保守派别之间以及共和党内部矛盾加深。由于结构性问题长期不得解决,也由于布什无所作为的经济政策,使美国1990年开始的最近一次经济危机不但旷日持久且复苏极端乏力。布什任期末,美国国债已由1980年的近1万亿美元上升到4万多亿美元。1992年单国债利息一项即达2000多亿美元,成为联邦政府第三大开支。1993年的预算赤字则估计为3270亿美元,甚至将超过美国全年的军费预算。它使90年代后美国政府的内外政策都被庞大财政赤字和国债的阴影所笼罩。

2. 美国政府的社会政策一般指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在一系列有争议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上的政策,诸如种族、妇女、教育、宗教,以及涉及个人权利和法律秩序者诸如堕胎、禁毒、同性恋、爱滋病、枪支控制和对付犯罪等。二是国家为救济和照顾老人、穷人和孤儿寡妇等所设的社会福利(后一方面与经济政策关系密切,前已述及)。

80年代也是保守主义潮流在社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美国保守势力和宗教

右派利用广大民众对 60、70 年代后伦理道德崩溃及传统家庭解体的忧虑与不满，抓住社会危机这一与所有人切身相关的问题，在保守主义运动中加进了新的社会内容。

里根政府任内，美国政治上的保守势力与宗教右派势力密切结合，对 60、70 年代发展起来的黑人民权、妇女平等、学生反战、环境保护以及维护消费者利益等社会运动发起攻击。保守和宗教右派势力通过各种宣传、集会、国会游说甚至直接诉诸行动，要求政府取消为消除种族歧视而对企业雇员和在校学生规定的“种族比例”，并允许实行种族隔离的教会学校继续享受政府税收优惠。在妇女问题上，他们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妇女平等权利和堕胎自由。为挽救社会危机，保守势力和宗教右派还提出了恢复伦理道德、维护传统家庭等一系列社会主张，诸如严厉禁毒和打击犯罪，反对政府干预教育并要求取消联邦教育部，以及停止在学校中进行性教育、雇用同性恋教师和讲授进化论等。

但 80 年代末期美国的现实表明，保守主义的社会政策也未奏效。例如，尽管里根政府八年期间共投入了 215.4 亿美元并宣称其“禁毒战”取得了“空前成功”，但是就犯罪、事故、爱滋病、外交问题和对美国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毒害而言，吸毒和其社会副产品不但没有缓解，相反已成为美国公认的主要社会问题。（15）同时，在几年略降之后，1985 年后美国犯罪率又再度上升。80 年代末以来历年的民意测验表明，约 85% 的美国人认为全国的犯罪率在持续上升。（16）布什继任之初曾许诺其政府将“更仁慈、更温和”。但为安抚新右派和宗教右派，他在如种族、堕胎、家庭、教育和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上却推行了比里根更为保守的政策，因而使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大选年洛杉矶发生的大规模种族暴乱便是这方面危机的一个缩影。

3. 对外政策一般被认为是里根和布什两任总统比较成功的方面。80 年代前期和中期，里根政府大力加强军事实力，调整对苏战略及与西方盟国关系，并在各个领域同苏联展开全面对抗，使与莫斯科争霸的战略格局出现了有利于美国的转化。布什就任后，淡化里根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回到尼克松、基辛格等视外交为“谋求均势而非善恶之争”的地缘政治主张。（17）在布什任内发生了东欧巨变、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等划时代的事件，从而导致“冷战”与主导战后国际政治达 40 年之久的两极世界的终结。1990 年，布什联合各国，以联合国为载体发起海湾战争并击败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使其在民意测验中一度达到 87% 这一历届总统声望的高峰。但美国因财政拮据而要求各国承担战争经费却暴露了其捉襟见肘的困境。同时，尽管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名词，但布什政府缺乏对付“冷战”后新世界格局的长远战略，其穷于应付型的外交政策亦处处显得被动、过时。选举前夕，布什在民意测验中的声望跌到了 29% 这一 50 年来历届总统的最低点。

综上所述，里根和布什政府执政 12 年之后，给美国留下的是一个充满各种“赤字”、令任何继任人都望而生畏的烂摊子。它不但在财政方面入不敷出、还债难期，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两者的投资都远远滞后、赤字累累，而且在社会问题上民怨鼎沸、矛盾重重。更为严重的是，上述各项“亏空”还使美国人民中产生了对国家的“信心危机”和对领导人的“信任危机”。与传统的乐天自豪感相反，大选中美国人民以近 2 对 1 的比例（63% 对 33%）认为国家正处于衰落之中。其中认为美国处于经济衰落的比例为 79% 对 17%，认为美国处于精神和道德衰落的比例为 65% 对 29%。（18）而政府在美国人民心目中也深陷“信任危机”。如布什虽在国内政策上无所建树，却以美国现代政治中使用总统否决权最多的总统而创下纪录。四年任期内，布什共否决了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所通过的近 40 个法案。它使得总统与国会反对党之间形成全面对峙。从而美国政治的僵局成了布什任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国会的声誉也由于无所作为和各种丑闻而降到了历史的低点。大选年的民意测验表明，只有 14% 的人对政府基本上还持信任态度，而持基本上或完全不信任态度的人却占了绝大多数（85%）。这与战后 50 到 60 年代中期美国人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如 1964 年有 76% 的人对联邦政府采取“基本信任”甚至“绝对信任”的态度）。（19）



美国政府和其领导人在人民心目中的这种“信任赤字”，使对国家的有效治理也成了问题。

### 三、1992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解体

由于保守派政治联盟是美国保守政治派别之间权益的联合，这些派别各自代表着不同阶层、集团的利益，所持政策主张也有很大差别，所以在两届里根政府任内，围绕着经济、外交、社会政策和人事安排等问题，保守派政治联盟内部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斗争。里根后期，特别是布什继任之后，虽然温和保守派取得了保守派政治联盟中的主导地位，而传统保守派与新保守势力的影响则下降，但整个政治联盟的基础却已大大削弱。

1992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各种矛盾表面化。一方面，传统保守派与新右派对布什的多项政策极为不满。党内预选中，布坎南公开对布什挑战并对其各项政策大加抨击，严重削弱了布什竞选连任的势头。传统保守派元老、前参议员戈德华特则批评布什的竞选是他所看到历史上“最糟的一次竞选”。选举日未到，传统保守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居然已聚集华盛顿，以布什落选为前提商讨保守势力的“未来战略”。另一方面，由于布坎南和宗教右派代表帕特·罗宾森等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要发动一场“文化战争”，温和保守派和传统保守派中许多人担心这种保守的社会政策会给共和党造成更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戈德华特就严厉指责宗教右派“贪得无厌”、“将上帝当成摇钱树”。最后，新保守派和许多“里根民主党人”则干脆离保守派政治联盟而去，重新回归民主党。结果，除自己所代表的一部分温和保守势力外，布什在1992年大选中唯一的政治盟友就几乎只剩了极右翼的宗教右派。（20）

1992年大选中保守力量的退潮还可从共和党竞选筹款的颓势中看出。11月3日前竞选最激烈的四个月中，共和党多年来首次在竞选筹款上以4400万对6800万美元大大落后于民主党。其中民主党筹得的“软捐款”（指非直接捐给某一候选人因而捐款数不受限制者），也以2000万美元对1250万美元领先于共和党。（21）

大选结束后，美国保守势力的分化组合仍在继续，并正面临下列严峻选择：究竟是坚持里根、布什和80年代保守主义的立场从而以“不合作”的反对党自居，还是采取低姿态以等待克林顿政策失败会帮助共和党重返白宫，抑或摆脱80年代保守主义束缚从而以某种新面目出现。大选后共和党全国会议的政策辩论与人事调整，以及该党国会议员和各保守派别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争议和难以统一，都表现出美国保守力量矛盾重重，前途叵测。（22）

## 美国政治潮流的新变化与1992年大选

除上述保守派政治联盟解体外，近年来美国政治潮流的新变化还主要反映在下述三个方面：即8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社会新主流思潮的出现，1992年大选中民主党新政治联盟的形成，以及大选中美国政治精英层的“代际更替”。

### 一、新主流思潮的出现

近年来形成的美国新主流社会思潮也表现在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诸领域中。

1. 美国人民对政府经济和社会作用的看法与80年代相比发生了新的变化。民意测验结果显示，虽然美国人民从80年代初至今一直以2对1的比例主张“小政府”、反对“大政府”，（23）但他们所反对的是开支庞大、效率低下的大政府，并不反对开支减少、效率提高、积极为经济和社会服务的小政府，所以去年大选中认为政府在解决美国各种问题时“干得太少”者显然比认为政府“干预太多”者占了多数。（24）

以克林顿和其主要顾问为代表、80年代末以来的美国新主流经济思潮可视为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者的“否定之否定”。它认为，今日美国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不是短期与周期性的现象，而是长期和结构性的危机。其根源为前有多数凯恩斯主义“高税收、高开支”的国家干预政策，后有80年代保守主义一味强调市场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方针。要解决这一结

构性危机,固然不能靠30年代“新政”和60年代“伟大社会”式的国家干预,但保守主义所崇拜的市场机制也远非“完善”。因而,在经济活动中既应鼓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又应由政府积极进行协调。与自由派倾向劳工组织和保守派迎合企业界不同,克林顿等人更强调政府与企业与劳工三者之间的“伙伴关系”及利益协调。这既出于其推行经济政策的需要,也是为在政治上争取更多利益集团的支持与各阶层的选票。

同时,新主流经济思潮认为,在当前全球化信息社会和高度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直接取决于其科学技术、工业产品和各种服务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要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财政与投资两大赤字,不能靠大规模重新分配收入以刺激消费与带动经济,而应将重点置于长期投资和经济增长。美国政府今后的首要任务将是帮助其主要工业部门重新恢复对他国的竞争优势,并应在下述几方面起关键作用:通讯、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投资,发展教育、培训工人等社会人力投资,协调与推动重大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以及保护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利益。但是,政府更积极地涉及经济活动不能单依靠统一的财政、税收或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今日美国经济实际上是由上千个地方和行业经济所组成,各自都对税收鼓励、贸易保护、盈利安排和公共投资有不同的要求。因而,不仅各级政府须相应调整政策和管理,而且只有一个灵活、精干并富于企业家精神的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地适应上述各方面的“微观”需要。(25)

此外,与国内经济问题密切联系,克林顿等人还提出要“将贸易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因素之一”,推行以“对等”为原则、国际竞争与保护本国利益并重的对外经济政策。(26)

美国舆论界的态度和一些民意测验结果表明,由于形势变化和宣传攻势,克林顿的经济主张已产生一定影响。不少人认为克林顿对经济问题的分析言之成理,并对其解决方案抱以希望。但因积重难返,加上社会各阶层和压力集团间的利益冲突,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克林顿的主张是否可行、能否奏效抱有疑虑。

2. 如前所述,美国的社会问题一般包括社会福利和社会文化两个方面。就前一方面而言,特别是在政府反贫穷政策这一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上,近年来某种共识正在美国社会和知识界形成。人们认识到,无论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极端都会走向反面。正如克林顿过渡班子和现政府国内政策顾问布鲁斯·里德所说,“实际能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比两者的主张都复杂得多。”(27)“新政”以后自由派长期推行“政府包揽一切”的反贫穷政策,结果造成被救济者对国家长期依赖(所谓“吃救济变成了生活方式”)和政府福利开支不断膨胀。但80年代保守派所推行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反对政府起任何作用的保守哲学,其结果则是已受穷者还备受指责,而整个社会的贫困率和两极分化却不断加深。

目前美国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似乎是对前两种极端的新的“合题”,即变所谓“社会福利”为“工作福利”。它仍主张由政府提供帮助,但目的是在一段时间后使被救济者“脱贫”并能就业和自食其力。在具体办法上一方面规定救济时限(最长两年)和由政府在此期间提供教育、职业训练及其他有关福利,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利用已有的税收等手段(如通过退税使所有四口之家年收入都达到14463美元这一官方所规定的贫困线),将主持其事的官僚系统减到最小限度。(28)最后,包括克林顿政府高级官员与民主、共和两党不少人在内,认为“无恒产则无恒心”,去年洛杉矶的种族暴乱证明,真正的“脱贫”和社会稳定还必须使被救济者拥有自己的财产。为此,他们主张为贫困地区的低收入家庭在购买房产、开办企业方面提供减税、特殊贷款和其他服务。(29)当然,上述新共识与克林顿政府在反贫穷政策和健康保险改革方案等问题上的相应政策能否导致不同结果仍有待证明,后者亦被克林顿视为其经济计划成败的关键。

就社会文化问题而言,尽管美国社会在种族、妇女、教育以及禁毒、枪枝控制和对付犯

罪等问题上共识似乎在增长,但与所谓个人权利有关的问题如同性恋和堕胎等则争议仍未减。克林顿上任之初不得不从竞选诺言后退,就美国军队限制同性恋问题与党内外反对意见达成妥协即为一例。

3. 由于美国经济和社会问题在1992年大选中成为焦点,加上冷战结束后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外政策都处于重新调整之中,所以外交问题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既不占主要地位也未引起足够重视。但美国民意和舆论在对外政策方面也发生了相当变化。如大选中美国民意测验结果显示,主张政府将注意力由国际事务更多地转移到国内的人占了绝大多数(82%)。同时,虽然反对孤立主义的人仍略占多数(53%),主张美国不问国际事务的人也上升到44%。(30)

尽管仍在形成过程中,但克林顿竞选时和上任初发表的有关讲话表明其对外政策也将既不同于共和党前任,又不同于传统的民主党自由派(有关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对华关系,笔者将另文论述。)

克林顿认为美国外交政策需要全盘重新考虑以“确定新重点”。这一“新重点”用克林顿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冷战”后的)新时代中,美国外交与内政的当务之急是合一的,即重振美国经济。”他认为,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从长远来说是失败的,因为“虚弱和债务缠身的经济削弱了美国外交,使美国难以达成有利的贸易协定,并在财政上影响到它采取必要的海外军事行动的能力。”(31)但与民主、共和两党的孤立主义者不同,克林顿仍属外交上的“国际主义派”,主张重振经济的目的是让美国继续“承担世界领袖的角色”。(32)克林顿和其主要外交政策顾问还提出了对外政策的“三大原则”:即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军事力量为后盾,推动民主、人权为手段。有人因而将克林顿的外交政策视为集国际主义与保护主义,意识形态与实用主义,和主张美国必要时在海外使用武力与依靠国际机构(尤其是联合国)于一身。除新设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以提高经济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外,克林顿年富力强和“主动介入型”的个性,也将不同于布什被动应付型的外交特点。但克林顿不但仍须时间积累外交经验,国内经济困难和相应的政策与资源调整也将限制其在国际上的政策选择空间。

## 二、民主党新政治联盟的形成

### (1) 新政治联盟的核心

民主党新政治联盟的主要代表、现任总统克林顿与民主党的中间和自由两派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1985年,在民主党全国州长协会的基础上,克林顿等人成立了以南方民主党人为主、以民主党中间派为核心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并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直到1991年10月宣布竞选总统时为止。以此为中心,克林顿等人多年来对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进行研究,对民主、共和两党的成败得失加以总结,为民主党重返白宫作了长期努力。同时,他们还通过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下属的“进步政策研究所”和其他关系密切的思想库,积极进行舆论和政策准备。克林顿一再强调自己是“新型的民主党人”。他一方面努力改变民主党以往自由派的激进形象,在政策主张和选民基础两方面向美国政治光谱的中间移动;另一方面又对里根和布什政府以及美国社会上的保守力量进行抨击,提出走传统的自由主义和里根保守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他在国内政策上主要采纳民主党中间派和中间偏左力量的主张(但与左翼激进派与保守力量均保持距离),在外交政策上则主要汲取党内中间偏保守力量的建议(左翼自由派或右翼新保守派对其影响也都有限)。这样,在1992年选民不满现状的求变声中,克林顿不但保持了本党长期来的基本选民(南部白人除外),同时还争取到民主党新保守派(“里根民主党人”)的回归,以及大选中一部分共和党人的转向,从而瓦解了保守派政治联盟。虽然他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出师不利,但后来却战胜了党内所有竞争对手,并最终击败布什而赢得总统选举。克林顿的当选也就标志了美国民主党新政治联盟的最终形成。

## 2. 主要思想库

1989年,在克林顿等人推动下民主党领导委员会成立了进步政策研究所。由于同克林顿关系密切,竞选期间该所被称为他“个人的思想库”。成立之初,该所就由所长维尔·马歇尔负责主持为未来民主党新政府提供政策蓝图的综合性研究报告《授权变革》。该报告按经济、税收、削减预算、社会福利、健康保险,社会服务、家庭、教育、犯罪,以及外交和国防等方面详细分类,已于去年底克林顿当选后正式发表。

仿效1980年保守的传统基金会向里根政府所提详尽政策建议,由纽约市消费者事务专员马克·格林主持的“公民过渡计划”也在克林顿当选后公布了名为《改变美国》的研究报告。该报告长达1200页,对未来四年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几乎逐部逐项地提出了详尽建议。相当一部分克林顿过渡班子或现政府高级官员(如现任劳工部长赖希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伯格等)直接参与了该研究报告的起草。其中一些重要建议,如在总统之下设立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行的“经济安全委员会”以提高经济在国家决策中的重要性,以及对富人加税和增加政府基建投资等,均已成为克林顿政府的政策。(33)

另一与克林顿政府有关的重要研究计划名为《决策程序与施政目标》,主要涉及白宫的决策机制和程序。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政府重组研究委员会”发起,该研究计划以卡特时期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为首,共有美国两党八届白宫高级官员30人参加。根据以往历届政府决策的经验教训,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建议。如克林顿政府应将决策中心集中于白宫,而非内阁各部;总统应就国家安全、经济和国内事务分设三个地位平等的高级政策助理,以主要负责政策制定;最后,报告还建议克林顿任命一个强有力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作为总统班子的主要协调人。(34)

此外,以纽约州长迈里欧·科莫为首的“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主编的研究报告《美国当务之急》,及一些老牌民主党思想库如布鲁金斯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城市研究所等也都向新政府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

在对外政策方面,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和新世界研究委员会”发起,以前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和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为首,美国两党前政府高级官员共23人组成的委员会提出了名为《变革》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从变化了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环境出发,就美国“冷战”后时代的对外政策和其国内影响向克林顿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35)同时,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支持下,由前世界银行行长巴伯·卡纳布尔和前里根政府副国务卿约翰·怀特海德为首的委员会数易其稿,于1993年1月发表了题为《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的研究报告。(36)

与大量政策研究和理论探讨相应,上述各研究活动的许多参加者还为克林顿政府的组成提供了相当一批熟知思想、学术和舆论界新变化的各层次官员。

## 3. 民主党新保守派的回归

民主党新保守派是70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20多年来在美国思想、舆论和政界颇有影响的一股保守势力。(37)它代表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其成员多为美国学术界知名的大学教授、杂志主编、政论家以及知识分子出身的政客。这些人基本上为民主党人,不少还是犹太人。他们50、60年代时多为自由派、托派甚至“社会主义者”,是自由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积极支持者。1972年下半年,因不满当时乔治·麦戈文领导下的民主党新自由派对外奉行新孤立主义政策、对内支持“对立文化”运动,他们在已故华盛顿州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莫伊尼汉领导下成立了“民主党多数联盟”,主张对苏实行强硬政策并坚决反对“缓和”。70年代中、后期,他们对缓和政策导致美国霸权地位下降,以及社会动荡和传统道德面临崩溃的不满进一步加深,通过理论探讨而放弃了以往自由主义的激进立场,转而趋向保守。

自“民主党多数联盟”之后，新保守派未再建立固定的政治组织，也无筹集经费和组织竞选的机构，主要通过在各种报章杂志上发表文章和著作，以及在公开场合举行演讲以提出政见、宣传主张。他们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等保守思想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以《公共利益》季刊（主编欧文·克里斯托尔被称为新保守派的“教父”）、《评论》月刊（主编诺曼·波德霍雷兹）以及《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等作为自己的主要喉舌。其学术界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塞缪尔·亨廷顿（哈佛大学教授）和加胥瓦·姆拉夫切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等人。

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保守派在学术和舆论领域对自由派发动的攻势，加强了保守力量的声势并加深了自由派阵营的分裂。克里斯托尔等人还站在民主党的对立面，直接参加了1980年里根在竞选中组织的“政策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对当时保守派政治联盟的形成和里根当选总统立下汗马功劳，因而又被称为“里根民主党人”。80年代两届里根政府和较小程度上也在布什政府任内，新保守派不少人都任要职并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起了显著作用。如乔治城大学教授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曾任里根政府驻联合国大使，民主党外交政策元老保罗·尼采曾任里根政府军备谈判首席顾问，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为里根政府苏联问题首席顾问，亨利·杰克逊的前助手理查德·帕尔担任了里根政府负责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而理查德·席夫特则为里根、布什两届政府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但随着80年代末以后国际局势的变化，民主党内在对外政策上的分野再度发生变化。一方面，因“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不少前卡特政府官员改变反对美国在海外使用开武力的立场，不再担心它会引发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民主党新保守派则开始认同美国应在世界上更积极地推动民主和人权，包括第三世界中以往反苏但又实行专制的盟国。这样，民主党内长期意见相左的中间派和保守派在外交政策上找到了弥合分歧的共同点。

〔38〕它对美国政治具有重要含义。1992年7月21日，由民主党众议员麦卡迪出面，将前卡特政府外交官员和民主党新保守派召集到一起以消除成见。此次会议后，竞选中历次克林顿外交政策演讲的准备都征询了民主党新保守派的意见。1992年8月共和党全国大会前夕，由保罗·尼采、塞缪尔·亨廷顿和理查德·席夫特等人领衔，民主党新保守派一批代表人物在《纽约时报》上以《克林顿：冷战后时代的美国领导人》为题登出签名广告，公开支持克林顿竞选，重新归向民主党。〔39〕与上述变化相应，1992年大选中保守民主党选民的政治态度12年来也首度发生变化，由前三次选举中连续支持里根和布什变为以60%对24%的比例倒向克林顿。〔40〕

#### 4. “克林顿共和党人”的出现

1992年大选中保守派政治联盟的瓦解不仅表现为新保守派或“里根民主党人”回归本党，而且还表现在“克林顿共和党人”的出现。9月，400名美国大公司领导人公开表态支持克林顿竞选。这些人中包括30多名美国著名高科技公司的领导人，如加州硅谷最大的高科技公司Hewlett-Packard总裁约翰·扬和Apple计算机公司董事长约翰·斯科雷。他们大多是长期的共和党人并在1988年的选举中投了布什的票。但去年大选中他们却积极支持克林顿并帮助他准备了1992年9月21日发表的题为《美国科技政策》的竞选文件。〔41〕剖析这些人立场转变的原因，有助于说明为何在两党政策之争中克林顿占了上风。

里根和布什政府都带有浓厚的保守派意识形态色彩。除了最基础的科学技术研究之外，两者都反对政府与企业进行合作，反对政府介入科技产品商业化的过程，认为那样将妨碍市场机制发挥功能。约翰·扬曾于1983年应里根之邀担任了“美国竞争力研究委员会”的主席。但对该委员会提出的加强政府作用和政府、企业间合作以增强美国竞争能力的建议，里根和布什都不感兴趣。虽然布什在任内也增加了某些基础科研项目的拨款，并在1990年发表了一项科技政策文件，承诺将支持“还处在萌芽状态和不成熟的”重要科技研究，但其科技政策不仅缺乏长远眼光、有力的领导和统一协调，而且还经常因内部在市场与国家关系等意识形态问题上争论不休而无所作为。〔42〕

克林顿在竞选中则提出,当其他国家纷纷通过工业政策加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时,美国政府在确定工业发展方向和科技商品化的过程中应起更为积极的协调作用。除加强政府与企业间的沟通与配合而使两者成为一种“伙伴关系”外,克林顿还主张增加民用科研与发展经费,将政府赞助的全国科研站从7个增加到170个,重新审查反托拉斯法以帮助美国企业竞争,以及重新考虑科技输出政策以保护美国利益等。同时,克林顿也力图避免重蹈自由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覆辙,强调科技产品商业化应由市场来作取舍,而得到政府赞助的企业和项目也必须提供一半经费以共担风险等。(43)

不难看出,由于全球竞争的加剧和美国国际竞争能力的削弱,也由于里根和布什政府的政策主张收效甚微,克林顿所提出的科技和工业政策更符合美国企业界、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需要。约翰·斯科雷曾这样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尽管仍然是一个共和党人,但我将投克林顿的票。因为美国工业已无法再承受布什政府连任四年。”(44)高科技大公司领导人和其他共和党人转而支持民主党,进一步削弱了已名存实亡的保守派政治联盟。

### 三、“代际更替”

1992年大选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美国政治精英层的所谓“代际更替”。除总统克林顿(46岁)、副总统戈尔(45岁)均为二战后出生目前正值中年外,中、国会议员中也发生了相同变化。(45)但与以往的“代际更替”相比(如1960年约翰·肯尼迪以年仅43岁当选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1992年大选带有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不仅因为当年肯尼迪当选时国会并未出现相应变化,更重要的是本次大选中的代际更替是在极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除新当选国会议员人数众多外,按美国《国会双周刊》的调查,这些新议员还有与克林顿相似的以下一些特点。首先是年轻。为二战后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出生于1946至1957年间,目前年龄约36至47岁),其中半数年龄在45岁以下。其次是受过良好教育但无军事经验。新届议员中2/3拥有大学本科以上的高等学位,但与半数曾有过军事生涯的老议员相比,他们中参加过军者不到1/5。再者,这些人中许多都已是地方(包括州一级)的政治老手,参院13名新议员中不下9人曾当选过地方职务,类似情况在众院新议员中也占了70%强。大部分人的配偶都有工作且积极参与他们的政治活动。当然,最重要的则是这些人的共同经历所带有的时代特点。(46)

当年肯尼迪就任总统时虽与其前任艾森豪威尔也相差一代人,但两者的主要经历都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仍属二战一代的布什相比,对克林顿这一代人“具决定性影响”者却是战后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所经历的变化。它包括了越南战争,60、70年代的民权、女权 and 环境保护等社会运动,以及摇滚乐、嬉(雅)皮士、性解放和同性恋等各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迁。越战对克林顿这一代人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与二战不同,越战是美国历史上一场“分裂的战争”。它旷日持久、损失惨重,不仅标志着美国从战后顶峰地位跌落,且因对战争目的到手段的全面争议而导致美国社会、政党以至无数家庭的分裂。越战以失败告终,在美国历史和人民心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克林顿和其竞选搭档戈尔,就一个反战,一个参战,克林顿在越战期间的行为还几乎结束了他的总统梦,社会裂痕之深可见一斑。但是,越战也从另一方面影响了克林顿这一代人,使他们认识到美国须量力行事。在价值观念上他们属于战后美国“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既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又因本身经历和所受挫折而较宽容,非一味自以为是。60、70年代各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则使他们认为,美国社会中普遍接受的传统伦理道德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化社会中既并存又冲突、更为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二战后所受的现代化教育,尤其是后现代化社会科技与信息媒介手段的革命,也给克林顿这一代人带来深刻影响。副总统戈尔即为典型。他是《科学美国人》杂志的经常撰稿人,并视该杂志为必读物。任职参院时戈尔办公室所有联络工作的90%通过电子通讯进行。他一人即拥有三台家用电子计算机,并在一台手提计算机上完成了关于生态环境的著作《地球

在危急中》。

1992年大选中政治精英层的代际更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今日美国青年选民政治倾向的变化。直到1980年大选之前,青年选民(年龄从18至29岁者,约占全体选民人数的20%)一直是民主党的基本选民。但到80年代,这一情况发生逆转。其主要原因是受美国70年代“水门事件”等政治丑闻和80年代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青年精英对政府作用和本人从政都持消极看法,因而纷纷转向企业界以追求经济利益。如从60年代末到1986年,美国大学生中有志从商者的比例就从10%激增到25%。与以往相比,80年代的美国青年不但从政人数锐减,而且政治立场趋向保守。(47)1980年当选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里根与竞选连任的民主党总统卡特在青年选民中的得票率已不相上下(43%对44%)。借助于保守主义潮流,1984年里根竞选连任时在青年选民中首次以59%对40%的绝对优势压倒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蒙代尔,后者在青年选民中所得选票甚至还低于其在全体选民中的得票率(41%)。1988年布什也仍然以52%对47%在青年选民中领先于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48)

90年代美国青年选民的政治倾向再度发生变化。1992年总统选举中,克林顿以44%对34%在青年选民中对布什占了优势,它甚至超过了克林顿在自己同代人(约占美国选民人数38%)中间42%对38%的得票率。加上在妇女(占选民人数54%)和60岁以上老年选民(占选民人数16%)中的强势得票率(分别为46%对37%和50%对38%),三者成为克林顿当选的主要选票来源。(49)民意测验还表明,除整个形势和与切身利益有关的经济原因外,布什正是在青年选民主要关心的四大社会问题上(分别为堕胎、爱滋病、环境保护和种族关系)失去了这一关键选民团体的支持。而克林顿和戈尔则不但因年富力强和政策主张对青年选民产生吸引力,他们的竞选班子也几乎全由中青年组成。其竞选战略、策略和电子手段的运用远远超过了布什因循守旧的竞选班子,成为克林顿获胜的一个重要因素。青年选民上述政治倾向的变化对美国政治未来发展也将有重要影响。

### 结束语

综上所述,1992年大选中美国保守派政治联盟的解体,和民主党新政治联盟形成以及克林顿政府上台执政,都表明继80年代之后美国政治潮流再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大选中,一方面是美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和道德各方面矛盾的积累和交织,它们互相牵制、互相影响,予人不可收拾之感。另一方面,美国人民强烈的爱国心和危机感、执着的理想追求和政治参与意识又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美国政治机制和宪法程序也仍然表现出活力和秩序。如果要在文章结尾对今后发展趋势做一点预测的话,那么可以说,美国民主党新政治联盟能否持久,甚至美国本身前途和其国际地位,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其经济政策的成败。

### 注释:

(1)《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1993年1月19日,第A18页。

(2)《盖洛普民意测验月报》(*The Gallup Poll Monthly*), 1992年6月号,第16—18, 45—46页。

(3)戴维·布罗德(David S. Broder):《华盛顿邮报》, 1992年11月6日,第C7页。

(4)关于美国政治联盟,参见拙作《试论美国保守派政治联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论文,1985年1月。

(5)关于30年代新政后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分野与历史演变,以及1980年大选中保守

派政治联盟的形成与其后的变化，同（4）。

（6）B. B. 凯姆立克和简·V·马休斯主编（B.B. Kymlicka & Jean V. Matthews）：《里根革命？》（*The Regan Revolution*），第五部分（里根政治革命），道西出版社，芝加哥1988年版，第109页。

（7）保罗·布勒斯廷（Paul Blustein），《华盛顿邮报》，1989年3月22日，第F5页；另该报1993年2月8日，第A18页。

（8）根据美国企业发展公司1989年度的发展报告（*The Corporation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nual Development Report 1989*），与七国集团其他发达国家相比，80年代末期美国在国际贸易收支、出口增长和非军事研究与发展增长方面均居末位，在新机器和设备投资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增长方面倒数第二，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居第四位。见《华盛顿邮报》，1989年3月23日，第E3页。

（9）国内储蓄率，指扣除联邦财政赤字后全国储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见《华盛顿邮报》，1992年9月27日，第A18页，表2。

（10）保罗·彼特森与马克·罗曼（Paul E. Peterson & Mark Rom）：《低税收、高开支与财政赤字》（*Lower Taxes, More Spending, and Budget Deficits*），载查尔斯·O·琼斯主编（Charles O. Jones）《里根的遗产：承诺与政绩》（*The Reagan Legacy: Promise and Performance*），第七章，切什姆出版社，切什姆1988年版，第226页。

（11）同（10），第224—228页。

（12）美国国会预算部（Congressional Budgetary Office），见《华盛顿邮报》社论，1988年2月19日，第A12页。

（13）《华盛顿邮报》，1988年9月1日，第A1，A6，A22页。

（14）《华盛顿邮报》，1993年1月17日，第A28页。

（15）《盖洛普民意测验月报》，1988年10月号，第6页。

（16）《盖洛普民意测验月报》，1992年3月号，第51页。

（17）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见《华盛顿邮报》，1989年2月7日，第A25页。

（18）（19）《盖洛普民意测验月报》，1992年9月号，第6页；1992年9月号，第7页，及1992年6月号，第39-40页。

（20）《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92年10月31日，第A1和A10页。

（21）《华盛顿邮报》，1992年12月9日，第A21页，1988年大选中两党所筹得的“软捐款”均为2000万美元。

（22）《华盛顿邮报》，1992年12月16日，第A13页；1992年12月5日，第A11页；和1993年2月20日，第B1，B5页。

（23）1980年保守主义潮流高涨时这一比例为57%对28%，1993年2月克林顿就任后这一比例仍为67%对30%。前者见哥伦比亚公司与《纽约时报》（*CBS News/ New York Times*）民意测验结果，转引自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文章，《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1988年11/12月号，第53页；后者见《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Washington Post/ ABC News*）民意测验结果，转引自《华盛顿邮报》，1993年3月2日，第A1和A8页。

（24）认为政府“干的太少”和“干预太多”者之比为52%对39%，见《盖洛普民意测验月报》，1992年6月号，第39-40页。

（25）丹·摩根：“新政府的蓝图”，见《华盛顿邮报（书刊世界）》，1993年1月17日，第1，10页；另见《华盛顿邮报》，1992年10月15日，第A1，A12页，1992年11月23日，第A7至A9页，和1992年12月20日，第H1，H5页。



(26) 克林顿1993年2月26日在美利坚大学关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演讲, 见《华盛顿邮报》, 1993年2月27日, 第A8页。

(27) (28) 《华盛顿邮报》, 1992年12月3日, 第A9页; 另参阅贾浩: “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政治潮流的变化”(Changing American Political Trend in 1980s), 见《政治学与国际关系》, 中国留美学者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会1990年8月号。

(29) 克林顿政府农业部长马尔克·艾斯皮1993年2月16日的证词; 另如保守派共和党人、前布什政府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杰克·肯普也持相同看法, 见《华盛顿邮报》, 1993年2月17日, 第A2页。

(30) 《盖洛普民意测验月报》, 1992年1月号, 第12-13页。

(31) 克林顿竞选期间在洛杉矶的外交政策演讲, 见《纽约时报》, 1992年10月4日, 第1和28页。

(32) (33) (34) 《华盛顿邮报》, 1992年9月29日, 第A8页; 1992年11月18日, 第A21页; 1992年11月11日, 第A23页。

(35)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与新世界委员会”(Carnegie Endowment National Commission on American and the New World): 《变革》(Changing Our Ways), 1992年华盛顿版。

(36)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 &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 华盛顿1993年2月。

(37) 详见(4)。

(38) (39) 《纽约时报》, 1992年10月4日, 第1和28页; 1992年8月28日, 第A23页。

(40) (41) 《纽约时报》, 1992年11月5日, 第B9页; 1992年10月29日, 第D1页。

(42) 《华盛顿邮报》, 1992年10月15日, 第D11, D13页; 另《纽约时报》, 1992年10月29日, 第D1页。

(43) 《华盛顿邮报》, 1992年10月15日, 第D11, 13页。

(44) 《纽约时报》, 1992年10月29日, 第D1页。

(45) 戴维·布罗德, 《华盛顿邮报》, 1992年11月22日, 第C7页。

(46) 但1992年的代际更替也有限度。与历届国会的新当选者相比, 1992年新议员中36岁以下更年轻的一代则出奇的少, 能为未来提供潜在领袖的青年“政治明星”更属凤毛麟角。新当选的110名众议员中36岁以下者仅占10%(11人), 不仅远低于1974年“水门事件”之后新当选的84名众议员中同一年龄层的比例(达35%以上), 且比例之低亦为1948年以来所仅见。见克里斯托弗·乔治, 《华盛顿邮报》, 1993年2月7日, 第C5页。

(47) 同(46), 另见拉里·休杰柯: “二十多岁的一代人: 布什在青年选民中失势”, 《盖洛普民意测验月报》, 1992年7月号, 第12-14页。

(48) (49) 《纽约时报》, 1992年11月5日, 第B9页表。

《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

## 中美文化冲击-回应片论

朱世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保罗·柯文（Paul A. Cohen）在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对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以西方为出发点的种族中心主义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研究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提出了“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模式。

他说：“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1〕他批判了三种种族中心主义的模式：（1）“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2）“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3）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冲击—回应”模式最典型的表述莫过于邓嗣禹与费正清合写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Teng Ssu-Yu &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此模式以“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来解释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因素。“传统—近代”模式认为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之前处于超稳定状态，只有等到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按西方近代社会模式前进；“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社会变化的主要动因和罪魁祸首。

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主要探讨的是对中国近代史解释的理论框架。我试图以“中国中心观”的模式来研究和探讨中国自70年代末开放以来的社会文化现象，发现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以及中国文化特有的回应，在社会生活中非常明显地存在；而且这种存在渐渐地从城市漫及乡村，从上层知识阶层漫及下层，从敏感的青年漫及老年。我在这里讨论的“冲击—回应”与邓嗣禹和费正清在《中国对西方之回应》所论述的框架不同，在邓小平开放思想指导下的80年代的中国已不复有费正清所谓的“明显的惰性”〔2〕。我把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都视作积极的媒体，它们都是主动的（active），我称此为互动的模式（mutually reactive model）。

我非常赞同柯文给予“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的三个涵义：1. 在研究中国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部因素上；2. 产生历史变化的根源来自内部因素；3. 从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中的中国问题着手。“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3〕

回顾这十几年来中国历史，人们很明显地发现中国社会目前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的主导因素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在总结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这一方针是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也正因为有“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4〕的英明决策，才可能有这十几年来充满蓬勃生机的中美文化交流，才可能有中美文化互动的冲击与回应。

## 二

十几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变化之激烈，人们观念、心态演变之迅速，社会深层结构嬗变之巨大，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中所罕见的。

开放的中国为现代中国人了解美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为美国文化的进入提供了可能。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出现了麦当劳汉堡包、热狗、肯德基炸鸡、意大利馅饼、麦氏咖啡、蓝带啤酒、亨氏婴儿食品、P&G香波、Fun House牛仔服，Nike和Pepsi的运动鞋，麦当娜和猫王的音乐、摇滚、流行歌曲、Rap、霹雳舞、美国乡村音乐、果珍等等。在社会中流行对3C狂热之说，即：Cartoon, Coco Cola, Cowboy。电视台播映诸如《浮华世家》、《成长的烦恼》、《鹰冠庄园》、《罪恶的芝加哥》等系列片，并设立中美史克国际影院放映好莱坞电影；北京电台专门开辟曼尔·斯特维斯爵士列车，介绍爵士乐。在社会中，相继出现了托福热、GRE热、留美热〔5〕、猎装热、蝙蝠衫热、宽松衫热、萝卜裤热、超短裙热、黑皮夹克裤热、高跟长统靴热，有些时尚与纽约、旧金山、洛杉矶遥相呼应。于是，在生活中出现了所谓“吃美国文化”“唱美国文化”的现象，美国文化成为一时时热的焦点。

1985年，世界巨星威猛乐队访华演出，当时的北京观众对威猛所知甚少，更不知摇滚为何物。威猛经受了难以忍受的沉静的观众反应。然而，就在七年之间，中国六支摇滚乐队应运而生，在首都体育馆组台演出，“92'美国现代音乐演唱会”以中国为世界性巡回演出第一站，而北京乐迷的反应发生了质的变化。北京乐迷在摇滚歌星的演唱会上的表现已形成一套定式：吹哨、欢呼、跺脚、掷物、叫喊、点打火机。有人脱光膀子挥舞衣服，在滚石群星演唱会上，不少人打开雨伞举起来晃动，有人发射射程很远的弹射飞机，吹起响亮无比的发令哨。〔6〕同样，在1992年11月在杭州浙江大学和浙江省体育馆歌迷们狂热地欢迎崔健的摇滚乐。“瞬间，全国唯一的一套有50多只高频音响的喇叭一起轰鸣，重金属的撞击声伴随着那独一无二的歌声毫无阻挡地冲撞着每一个观众的心灵。观众们……争相狂呼，场内即刻出现了几条横幅：‘崔健，我们爱你！’‘崔健，我们要的是你的尖锐！’……一个人拿着铜镲拼命地敲，另几个人使劲地吹着哨子，两位赤膊者和他们的同学则早已不需要座位，按着那重金属的节奏金蛇狂舞。”〔7〕这种激动的美国式的歌迷效应在行为与思想一统天下的70年代是不可想像的。在短短几年之中，在北京出现了崔健、“唐朝”“呼吸”“黑豹”“超载”“女子眼镜蛇”“做梦”“1989”，在广州组建了“卜通100”“Guy”（家伙）“Air Force”（空中暴力）“指南针”“新空气”等摇滚乐队，有的以英文命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摇滚乐队300多个。〔8〕许多摇滚乐队乐手模仿美国反文化传统而蓄长发。“空中暴力”主音手黄勃公开认为，“摇滚是一种自我意识，它表现的宗教启示其实就是个人主义。”〔9〕崔健认为，“我赞成摇滚具有反叛精神。”〔10〕

“92'美国现代音乐演唱会”在中国观众中引起了轰动，连正在国内逗留的朱明瑛也说：“此番美国摇滚音乐在中国各城市引起全方位轰动的现象是我始料未及的。”〔11〕1986年12月9日晚，美国洛杉矶“爱的旋律”轻音乐团在上海演出时，邀请观众上台同舞，即有观众进入表演区，并博得全场一片欢呼。〔12〕丹佛在北京的演唱会，“场内气氛是相当怡人的”。“全场都沉迷了，打火机如繁星般在黑暗中闪动，人们跟随着丹佛轻轻吟唱着他们熟悉的《村路带我回家》《阳光洒在我身上》。”全场“沉浸在一种浪漫超然的气氛中，充满了人情味”。〔13〕

在中国，消闲文化兴起，其最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类似美国cabaret的歌舞厅（包括歌厅、舞厅、音乐茶座、音乐酒吧）的出现与繁荣。中宣部文艺局调查组的调查表明，据1990年召开的19个省、市、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会议统计，当时在这19个省区中已有歌舞厅近7000家，近两年来，开业数量愈发有增无减。深圳市1981年仅有一家歌舞厅，1990年底有歌舞厅近200家，至1992年底增至近400家。同时，出现了

陪酒、陪舞、陪唱，操此业者均为青年女性。该调查报告认为，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外资的引进，西方文化和港台文化也同时涌入。”（14）

目睹一下上海1992年12月24日圣诞夜的状况，人们会对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有一个深刻的具体的印象。在富豪外贸大酒店，“七米高的圣诞树矗立在大堂中央。少男少女组成的唱诗班在歌唱‘平安夜’和‘铃儿响叮当’。……圣诞老人逐一给客人们送上圣诞礼物：圣诞娃娃。”“格兰蒙现代歌舞团的舞蹈演员表演着劲舞。她那青春的肌肤散发着诱惑的气息。”“身着三点式的女舞蹈演员以她那奔放的形体动作，传递着性感的主题和生命的活力。”“JJ 迪斯科广场充满了一种热力四射的气氛：……上海的各色人等在三个不同大小的舞池中摇摆身体……那是美国派拉蒙影片中的典型情景，生动、放纵和充满活力。”

（15）

美国文化的冲击在人们夏季穿的圆领汗衫上也表现了出来。少男少女穿的汗衫上大胆地写上英文：“I Love You”，少女穿的圆领衫上赫然写着：“I fear boy”（我怕男孩）“Kiss me”（吻我）“Boy and Ball”（男孩与舞会）。至于各种以 Hawaii, Key West, Palm Beach, California, Las Vegas, Los Angeles 的风景图景，以长春藤大学学校徽记为标志的、为美国大公司作广告的大红、大绿、大黄、大紫的圆领衫，以猫王、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U2、梦露、汤姆·克鲁斯、波姬·小丝等美国青春偶像头像为图案的T恤衫，更是层出不穷。有人称这为“圆领衫上的摇滚”。（16）

美国文化的冲击最直接的作用是：1. 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世俗化和市民化倾向；2. 丰富了社会审美价值观的内涵；3. 促使人们在价值评价和选择上出现自主化与多样化倾向；4. 促使人们的社会生活空间更呈开放性与包容性。世俗文化讲究现代平等，反对墨守成规，开拓了中国人的娱乐空间，丰富了中国人自尊、自信、自爱的生存内容；从社会思想的深层结构上来说，这种世俗文化现象冲击了中国文化中士大夫的、封建的、保守的、禁欲的文化心理，冲击了文化中的特权现象，使人在精神上获得解放。世俗文化对精英文化提出了挑战。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大众文化……发挥了促使传统社会心理解体、小农文化意识消解，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作用。”（17）

如果我们对社会心理进行深入的观察与研究，我们便会发现，在这十多年的开放中，美国文化对人们的价值取向、心理态势产生了影响。当然，在考察这些价值取向演变的原因时，我认为，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内部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演变；但同样不容置疑的是，这种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演变是开放的结果，是与外来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融合的结果。

美国文学在这十几年中以从未有过的势头被介绍到中国。中国翻译、出版了海明威、福克纳、约翰·多斯·帕索斯、T. S. 爱略特、庞德、冯内古特等人的作品。诺曼·梅勒存在主义的《裸者与死者》，福克纳意识流的《喧哗与骚动》，海勒黑色幽默的《第二十二条军规》，T. S. 爱略特现代派诗歌《荒原》，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在青年中引起较大的反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封闭型文化环境的一种逆反，中国大学生在这十多年中，对现代派小说和诗歌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和热情。现代派文学的冷漠感、异化感和孤独感正顺应了处在价值取向转型期的青年的要求，其反传统的自我表现正符合他们的心态。据上海高教研究所夏天阳观察，现代派文学开拓了大学生的艺术视野；助长了大学生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使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产生“流浪意识”；影响了大学生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他们“以追求生活的享受来回避现实，以极端的方式来表示消极的反抗”。这导致他们采取“游戏的生活方式，……玩功课、玩艺术、玩爱情……乃至玩人生”以及“求新求异的”反传统的生活方式。（18）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10年来中国青年价值取向演变”课题组从1986年到1990年五年期间的两次全国规模的问卷调查（第一次抽取样本近4000个，第二次近600个），“10年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中国人认识了世界……。它给中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科技带来了令人瞩目的巨大变化。”(19)

根据调查,“在各种政治问题上,您比较相信谁的意见”(选择好友——专家学者——党政领袖——父母——自己)一题中,“相信自己”的在两次调查中分别占39.1%和41.5%,都居第一位。(20)“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得到了近1/3的赞同。(21)“青年的现实自我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重物质、重金钱、重实在的倾向。”(22)在1988年的调查中,81%的青年对“企业家”职业持肯定性评价,在1990年,这类人上升为90%。(23)企业家模式成为青年寻求自我统一的理想。据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国情调查工作委员会的一次调查,“官本位”的观念已明显淡化,80%以上的学生在选择毕业去向时,要求到企业、公司和经济实体中去。(24)在“什么是你最大的幸福?”一题中,1988年17.5%的人认为“有温暖的家”是最大的幸福,而1990年则猛然上升为42.7%。(25)

重视自我价值、自我意识、自我奋斗是美国文化最重要的内核之一。它不崇尚权威,不崇拜偶像,相信的是自我的力量,追求幸福和享受人生的世俗的权利。这种自我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大相迳庭。上面的种种调查数据表明在青年思想中,在传统与现代文化,在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碰撞中存在一股现代化的潮流;在青年的心理结构中出现了对美国现代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的认同。这种心理深层结构上的认同与我们在前面论述的种种美国文化冲击与回应现象正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心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将人们从封建主义纲常、现代迷信之中解放出来,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在“如果不能十全十美,您愿选择以下哪类恋人”一题中,48%选择“感情深厚,但不一定能白头偕老”,31%对“婚前性行为”可以理解。(26)这一数据与《家庭》杂志社1990年7月通过它的全国性文明调查网络对941人调查的结果相吻合:34.18%的人认为贞操在婚姻关系中变得不那么重要,36.7%的人表示同意婚前性行为。“家庭与性文明”调查表明:在城市夫妻中,认为一个和配偶感情破裂的与其他异性发生性行为是可以理解或不必要干涉的占54%,农村夫妻持有相同态度的占44.2%。城市已婚女子竟有14.4%的人发生过婚外性行为。(27)同样,在上海18所高校学生中进行的大规模调查显示,对大学生同居应当宽容和不应过问别人私事的两种人共占了89.5%。(28)有关材料表明,中国自80年代新婚姻法公布以来,离婚率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29)

这表明由于美国文化的冲击,中国社会在有关性的问题上种种观念变得更为开放,社会的容忍度明显地增大了。性是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中最为严厉的一个方面。孟子说:“动心忍性”,宋儒更提出“遏人欲而存天理”(朱熹《孟子集注》卷二)。所以,在性观念上的这种开放与容忍,其所表示的社会学与社会文化学的含义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在考察和研究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以及中国回应时,我发现有些文化现象正如柯文在中国中心取向的观点所指出的,其产生有很深刻的内部历史原因,而有些现象则是冲击一回应的衍生物;发现在中国对美国文化的回应上,确实存在面对世界的沿海与腹地的差异,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卢西恩·派伊(Lucian Pye)所说的沿海人与内地人的差异;发现在中国社会中按纵向分解成不同的阶层,他们对于美国文化的回应是不同的。我们既考察中国文化本身前后的不同,又考察美国文化在这种文化演进中的作用。事实证明:“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30)

### 三

我在研究和探讨中美文化冲击一回应时,发现中国民族在融合美国文化的过程中所表现

出来的惊人的创造力。中国回应是异常积极的；它赋有如下的特点：1. 时尚性；2. 选择性；3. 批判性。有的美国文化被接受了过来，而有的美国文化则经过筛选、加工与创造而被异化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发生在中国社会中的有趣的文化异化现象：

杨伯翰大学所输入中国的国际标准舞，这本来是穿晚礼服进行的社交礼仪，被美其名曰：体育舞蹈，经过市井居民的改造，男女女士穿着任何式样的便装，在林荫道、街心花园、公路边、大桥下随着自携的录音机却也跳得津津有味，极富有民俗的风味，成为中国市井文化的一部分。

台球，是美国的一种室内游戏，它对于灯光、台盘、台盘面绿呢、彩球、球杆要求都是很严格的。台球引进中国，人们光着膀子在狭小的街边在非常简陋的台子上玩台球，是许多城市的街景之一。台球运动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时装表演第一位是商业性，第二位才是观赏性与艺术性。然而，在中国，自时装表演在80年代悄然兴起之后，时装表演在有些场合成为一种余兴节目，第一位是观赏性，第二位才是商业性。

中国人改变过去褻衣一青二白的传统，很快接受了在T恤衫上印刷轻快、调侃的俚语和绚丽图案的文化现象，他们表现了融化与创造才能。他们仍然保持美国式的调侃、幽默与玩世不恭的风格，在称之为“文化衫”上印上了独特的中国俗语如：“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一无所有从头来”“不会来事儿”“我很丑但我很温柔”。中国人并不满足这种模仿，他们在这外来的文化上加进了中国风格和中国内容。在技术上他们运用传统的蜡染、扎染、手绘，在内容上融进了京剧脸谱、中国年画图案、中国风光水墨画和中国电影图案。

对于美国迪斯科舞的改造，表现了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融合的勇气。迪斯科原来是在布鲁斯摇摆乐的伴奏下，一种动作敏捷、灵活、非常性感的舞蹈，流行的迪斯科包括推挤舞、碰撞舞、摇摆舞、公共汽车站舞。舞伴有时身体有接触，有时没有。在80年代初，迪斯科刚传入时，在社会中有人对这种摇摆动作表示了惊恐与厌恶。然而，不久人们不仅接受了迪斯科，而且将它演变成一种类似体操的健身运动，即所谓“老年迪斯科”。迪斯科文化被异化了。后来，那些热衷于老年迪斯科的人们重又想起百分之百中国风格的秧歌，于是又出现了秧歌热。这是在冲击—回应—再回应中传统积淀在起作用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有人在评论时问，难道这“是对舶来品迪斯科、布瑞克以及形形色色的‘国际标准舞’进行文化反思？”（31）必须指出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青年仍然在各种迪斯科舞厅跳着纯然的迪斯科舞，呈现出文化多元化。中国文化的这段心路历程反映了中国人在开放年代文化上的躁动。这种躁动的归宿，我认为，必然是一种新的文化的诞生。“周虽旧邦，其命唯新。”

即使是模仿美国“歌舞杂耍表演”的歌舞厅在中国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在深圳沙都歌舞厅模仿美国而筑的凸进观众席的圆形、方形表演场地上，在电脑舞台灯光迷彩般影调中，听到《红太阳》音乐专辑的歌曲，看到延边朝鲜族舞蹈，藏族的弦子舞，反映中国农耕文化的秧歌和古典舞。民族风格的表演与美国的“劲歌劲舞”构成主体，“没有低级的裸露，没有浮躁的喧哗。”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融合的新歌舞有着突破的力量。中国舞厅应“借鉴外国娱乐歌舞界的有益之法，避免染其某些不正之色。”（32）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摇滚自美国传来中国，对中国音乐发生冲击和影响。据“中国摇滚风演唱会”组委会秘书长说，“近年来摇滚乐以其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受到观众特别是青年人的喜爱。”他希望摇滚成为“并不是简单的发泄音乐”。（33）中国摇滚歌手和作曲家对摇滚乐的回应同样是积极的。他们竭力创作和演唱具有中国风格的摇滚来。他们积极地在美国摇滚乐的基础上，融进中国的血液，于是出现了中国的“西北风”，出现了“俺们的摇滚”。在摇滚强烈节奏的背景下，加进了中国西北黄土地民歌的苍凉与寥阔。例

如,崔健认为,“中国的摇滚该走自己的路,我倾向于传统化,譬如我在台上吹响了小号。”(34)再例如,“‘唐朝’以非常中国的方式来演绎”摇滚,在广州演唱会上,主音歌手在歌中加进了韵味十足的京剧念白。(35)有人评论道,他们在试图寻找一条中国自己的摇滚之路,和一般摇滚拘泥于形式上的叛逆以及对美国摇滚单纯的模仿不同。他们力图使自己的音乐更具有民族文化的特性,以提升到中国新文化的位置。

霹雳舞原是起源于纽约街头的一种舞蹈。陶金,“中国的霹雳 柰酢保 2.淮咳秒笱 霹靂舞的程式,另辟蹊径,集迪斯科、霹雳舞、古典芭蕾、民族舞蹈于一体,创造了中国自己的现代新潮舞蹈,他称之为“中国娱乐性舞蹈”。他把日常生活中的动作,诸如端盘子、坐电车、打篮球、开车床、抡锤子,变成迪斯科和霹雳舞姿。他致力于使舞蹈从音乐文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纯粹的人体语言,让舞蹈与观众对话。他不希望出洋节目时给人感觉似东施效颦,露土气时却又让人只觉荒

蛮而无野性美和原始美。他说:“我试图踏着现代节奏,又注意融入东方人宣泄感情的律动,创作出一种中国的新潮舞蹈。”(36)霹雳舞在陶金的创造下,变异了,成为一种新的舞蹈。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强调文化内部所经历的变异以及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化的异化能力(约瑟夫·R·李文森注意过这种异化问题),这“扶植了一种对历史更加动态,更加以变化为中心的看法。”(37)这证明了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回应不是“惰性的”,而是积极的,有创新的。这构成了中美文化冲击—回应互动模式的基础。

#### 四

中美文化相互冲击—回应的未来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呢?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全盘西化是不是有可能呢?“中国的近百年历史证明,‘全盘西化’不合中国的国情,其实质是一笔勾销中国传统文化之特征作用于中华民族昨天和今天的事实,自然是行不通的。”(38)在这里,梁漱溟强调了传统的重要性,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变化一定要在传统的框架中进行,要符合中国的国情,不可能发生如费正清、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和艾伯特·M·克雷格(Albert M. Craig)所指望的排斥传统的根本转变(transformation)。无论发生多么巨大的西方冲击,中国文化的人格认同(identity)是不会丢失的。传统与现代化不是对立的,是有可能找到相互补偿的共同点的。美国文化的冲击,只能如佛教一样,“在一个虽然经过修改但中国特色依然压倒一切的环境中安顿下来。”(39)

季羨林先生在《再谈东方文化》中提出,“到了21世纪,30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30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他认为,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这是他形成这一看法的出发点。“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40)季羨林先生代表对东方文化非常乐观的一派,自成一家之言。这一派认为,21世纪是亚洲世纪,东方文化在21世纪将居于主宰地位。

周志良先生撰文,认为当前世界文化是处在整合、融合的时代,而不是谁取代谁。东西文化的互相融合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因为它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理性,符合人类共同的利益要求。(41)

周有光先生认为,人类文化的演进,不是一时“西化”,一时“东化”,而是取人之长,补我之短,从较低的文化进步到较高的文化,从单元文化发展到多元文化的聚合和汇流。(42)

美国文化按其本质而言,是肯定现世人生的文化,它念念不忘人生的机械的物质享受,而一味地在自然中进取。它着重追逐饮食男女、名誉、利益,追逐以欲望为本位的人生,肯

定欲望，肯定了人；其用力向外，直往前看，以征服自然为人生的乐事。按人生态度而言，美国文化走的是世俗的路。美国文化又是一种杂交的文化，它吸取了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文化精神，吸取了由大量移民带来的许多民族的文化精华（包括中国文化），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它含有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乐观的因素。其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惠特曼。中国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独自勃发生长，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一种自成体系的非常独特的文化，与其他文化有着甚大的差异。为什么古代埃及、希腊、巴比伦、波斯文明或已湮灭，或已转移，唯独中国文化仍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而生存下来呢？其中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融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以不断充实自己，并仍然保持中国的人格特征。中国文化按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介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文化，它讲究中庸，着重现在的生命，着重乐天知命，顺其自然。它一心于现世，但不看重现世幸福，尤其贬斥欲望，“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这决定了在中国文化中盛行尘俗的意识。按人生态度而言，它走的是道德的路。

中国文化有自己独特的“人对人”的文化传统。拥有高度发展科学技术、充满个性自由与竞争精神的美国文化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却未能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而中国文化重视人与人的关系，重视家庭和伦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中国文化重视人类生命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的和谐。

所以，中美文化的冲击与融合，是世俗与道德的冲击与融合，互取所长，互补其短，舍其糟粕，汲其精华，而产生一种更富有人情的、理性的人生态度和既有向外张力又有向内张力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冲击一回应的互动对于中美两个民族都是有好处的。

在我的研究中，我讨论了冲击一回应，我所描述的冲击一回应与把西方冲击解释为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的主导因素、把中国描绘成消极的框架是不同的。我承认美国文化的冲击，因为没有冲击，何来中国回应？这是相辅相成的。这种互动的冲击一回应模式固然帮助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但中国社会与人的现代化主要仍是依靠其内部的力量和变化。14年的历史表明，中国回应一直是强有力的，它拥有融合美国文化并使之异化的力量。

我注意到在中国学术界最近有一种“全球化”的说法。随着后工业社会和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来临，在这个以经济集团为主、拥有高科技大众传播媒介的、日趋一体化的世界中，文化的大交融时代将到来，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将大大加快。“一方面，主权国家以外的非国家主体，如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将越来越大地影响国际关系；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的内部因素，包括个人的选择和个人的价值观，也将在国际关系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43）随着中国开放的延续和扩大，中国与美国的文化冲击与回应必然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发展。在中国从一个封闭或亚封闭社会成为一个开放社会的过程中，社会文化生活将会越来越多样化，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吸取健康的美国文明的营养，需要我们在这一所阐述的生动的冲击一回应，以成为一种新的重视社会与自我和谐与调适的文化。

#### 注释：

（1）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页。

（2）同（1），第178页。

（3）同（1），第173—174页。

（4）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

（5）据Leo A. Orleans在《中国学生在美国》（*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中按签证统计，从1979年到1987年中国公费留学生及访问学者计有34000人，自费留学生计有22000人，大大超过1949年之前一百年间中国留美学生总数。转引自



Fred Strebeigh, "Training China's New Elite," *Th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989, p. 72.

(6) 《北京青年报》1992年11月21日。

(7) 万润龙:《崔健是个谜》,《文化周报》1993年1月1日。

(8) 《北京晚报》1993年2月15日。

(9) 沈颢:《广州土摇滚》,《南方周末》1992年12月4日。

(10) 同(7)。

(11) 同(6), 1992年8月1日。

(12) 杨志刚:《文化变迁中的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复旦学报》1991年第3期。

(13) 同(6), 1992年11月21日。

(14) 《由深圳歌舞厅行业看文化娱乐市场的发展》,《光明日报》1993年1月14日。

(15) 王唯铭:《圣诞夜实录》,《生活周刊》,上海,1992年12月27日。

(16) 同(8), 1992年8月31日。

(17) 同(12)。

(18) (19) (20) (21) (22) (23)

《青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夏天阳:《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当代大学生》,1990年9月,第14—16页;1990年11月12日《社会变革中的中国青年价值取向》第2页;第2页;第8页;第15页。

(24) 转引自《光明日报文摘报》1993年1月3日。

(25) 同(18), 第22页。

(26) 同(18), 第8页。

(27) 同(6), 1993年2月13日《情人现象在中国》。

(28) 赵一城:《价值的冲突》,1988年4月。

(29) 《福建日报每周文摘》1992年11月18日。

(30) 同(1), 第174页。

(31) 于平:《秧歌进城了!》,《文艺报》1993年1月16日。

(32) 冯双白:《歌舞厅中的新歌舞》,《光明日报》,1993年1月11日。

(33) 同(8), 1993年2月15日。

(34) 同(7)。

(35) 熊晓杰:《梦回唐朝》,《南方周末》1993年2月12日。

(36) 初小玲:《陶金霹雳舞王》,《中华儿女》1992年第3期,第49页。

(37) 同(1), 第168页。

(38) 汪东林:《梁漱溟答问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

(39)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 Vol.1, p.161.

(40) 季羨林:《再谈东方文化》,《群言》1991年5月。

(41) 1992年12月27日《文摘报》,摘自1992年6月《争鸣》。

(42) 周有光:《文化的流动的规律》,《群言》1992年12月。

(43) 李慎之:《迎接全球化时代——在北京纪念哥伦布远航美洲五百周年国际讨论会上的讲话》,1992年10月。

《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

# 逐渐升级战略及其失败

——论1965至1968年美国对北越的轰炸

时殷弘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1965年3月2日，美国对北越发动了逐渐升级的大规模轰炸。三年后，即1968年3月31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停炸北越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从而开始了越战降级过程。这一期间美国对北越的空中战争，就其总投弹量而言，除当时美军在南越的空中轰炸外，战争史上无有出其右者。美国进行这场持续大轰炸的逐渐升级战略及其实施状况，以及北越进行的抵抗，构成了战后国际政治史上一段值得研究的往事，也提供了一个饶有意义的战略实例。

近年来，在“越南综合症”逐渐减退的背景下，美国政界、军界和学术界的许多人士（所谓越战“修正派”）把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归咎于逐渐升级战略以及升级的自我限制，认为如果一开始就运用最大程度的武力打击北越，战争的结局就会完全两样。这种观点除大致撇开了由社会、政治、外援和经济等原因决定的北越的抵抗意志和抵抗能力外，至少忽视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1）当时美国国内舆论接受急速和全力打击北越的可能性；（2）中国直接参加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因此，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非历史的。本文将主要依据《五角大楼文件》，阐述逐渐升级战略及其失败，然后在文末谈论上述两个因素。

## 一、逐渐升级战略

在轰炸北越的战略问题上，发动轰炸以前美国政府内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是把轰炸主要当作施加压力的政治手段，从而有控制地逐渐升级，还是主要当作服务于直接的军事目的的军事手段，从而几乎从一开始就进行最全面、最剧烈的打击？参谋长联席会议采取了后一种立场。1964年11月下旬，负责远东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等人提出了A、B、C三种选择，其中选择B代表“快速和彻底的压榨”，即迅速地、不断地提高轰炸目标等级。（1）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随即表示应当采纳这一选择，说它与选择C（“慢速压榨”）相比，更有可能在取得成功以前引起与中国的战争。他和他的同僚还认为，如果美国真正希望摧毁北越的意志，就必须严厉打击其战争能力，并且显示无限制地使用武力的意愿。按照他们拟订的轰炸计划，发动持续轰炸的头三天内，就需摧毁北越所有重要机场和油库，然后迅速地打击北越全境。只有在美国“较早实现目的”的情况下，北越才能免于完全毁灭。（2）

但是，约翰逊及其绝大多数文职幕僚不赞成这样。他们认为，这势必会导致北越方面的大规模报复，即占压倒优势的人民军大举进攻南越，迅速击溃西贡政府军。（3）派遣大量美国地面战斗部队是此种情况下拯救西贡政权的唯一可行办法，但在1965年年中以前这正是约翰逊很不愿意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军方所要求的剧烈打击很可能导致中国参战，

从而使美国陷入十分困难的充满危险的境地。约翰逊后来谈到他在这方面的顾虑：一旦放手全面轰炸北越，中国就将作出迅速和彻底的反应，他就会失去对战争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对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如果实行缓慢的升级，那么在中国发出出兵警告的情况下，他仍将有足够的时间来使轰炸降级。（4）此外，无限制轰炸的反对者们还有一层考虑：这种轰炸将使北越处于没有东西可以保护的地位，美国也就失去了迫其软化的杠杆。驻越大使亨利·卡波特·洛奇在1964年5月曾对约翰逊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倘若把整个北越炸成废墟，那只会使越南共产党人下决心同美国拼命；而且，“北越不会剩下任何人可以让美国来施加压力”。他强调，轰炸的目的不应是“摧毁胡志明”，而应当是改变其行为。（5）

逐渐升级的轰炸被当作是最有希望改变北越行为的办法，而邦迪兄弟（威廉·邦迪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是这一办法的重要倡导者和最精确的表述者。按照威廉·邦迪1964年11月的设计，对北越的轰炸

“将主要由越来越严厉的空中打击构成，其强度和速度随形势发展而调整……将使美国在任何时候都有选择余地：进行轰炸或不进行轰炸，升级或不升级，加快速度或不加快速度。与此同时，美国将警觉地注意河内屈服的任何迹象，将准备探讨能以可接受的方式实现美国目标的谈判解决办法。”（6）

麦乔治·邦迪在1965年2月7日敦促约翰逊发动对北越的持续轰炸的备忘录中说：

“这种报复政策将从一个低级别开始，其武力和压力水平只应当逐渐地提高，如果越共恐怖活动明显减少，它就应当降低……

“极为重要的是，报复级别应当按照越共攻击水平的上升或下降而迅速地、可见地进行调整。我们希望始终在河内面前展示胡萝卜与大棒，即停炸和继续加压。”（7）

因此，逐渐升级战略就是对北越进行越来越剧烈的武力打击和越来越严重的武力讹诈。每一级别的打击都是先前讹诈无效的结果，同时又包含着将进行更高级别打击的新的讹诈。

对北越的持续轰炸发动后，行政当局内在轰炸战略上的分歧仍然存在。即使在赞成逐渐升级的高级官员中，对轰炸的方式和升级速度也意见不一。洛奇的接任者马克斯韦尔·泰勒一开始就对他所称的“不必要的胆怯和模棱两可”大为不满。1965年3月8日，他在驻越军援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的支持下，要求约翰逊采取更有力的打击计划，立即越过当时所定的初步界限——北纬19度线，进行越来越向北的轰炸。他告诫说，目前的做法等于是向河内发出软弱和错误的信号，从而损害轰炸的最终目的。（8）中央情报局长约翰·麦康的意见更激烈。在1965年4月初给其他总统高级幕僚的一份备忘录中，他要求“最少束缚地”轰炸北越机场、油库、发电站和军营。他强调，除非空中打击足够剧烈，以致“真正刺痛北越人”，美国就不应将地面部队投入南越作战。（9）参谋长联席会议则仍然反对逐渐升级战略，几度敦促改变。这方面最重要的努力是在1966年10月中旬作出的。它当时致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对北越的轰炸只应有一个限制——为避免大量杀伤平民所需的限制。它声称，虽然最初采纳逐渐升级战略令人遗憾，但现在改变仍非为时过晚。它要求轰炸河内、海防的钢铁厂，轰炸铁路调车场、发电站、港口、水坝、油库和防空导弹设施等一大批目标，以便“急剧地敲掉”北越的战争能力。（10）

然而，逐渐升级战略始终占支配地位。为了防止军方越规，几乎每次轰炸中的每个目标都是由约翰逊在麦克纳马拉等极少数文职幕僚协助下亲自选择的。而且，这种选择每个星期进行一次，然后交给军方执行。据信约翰逊曾夸耀说，没有他的批准，连炸一所茅厕都不行。（11）但另一方面，来自军方等处的压力加大了逐渐升级的速度和强度，这在升级实况中表现得很清楚。

## 二、逐渐升级实况

第一次重要升级是在持续轰炸开始后的第三、四周内（1965年3月下旬）。当时，经泰勒等人抗议，轰炸目标从雷达、弹药库扩大到火车车头、车厢和指定道路上的其他车辆，轰炸频率由间隔数日改为几乎每日进行，而轰炸范围开始超过北纬20度线，向河内、海防方向蠕进。（12）其间，经约翰逊批准，美国飞机开始对北越投掷凝固汽油弹。（13）

1965年3月底，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格兰特·夏普的建议为基础，提出了“切断交通线计划”。据此，将首先猛烈轰炸20度线以南的北越铁路和公路，然后一周一周地将轰炸范围向北延伸，直至切断中越之间的交通线。整个计划的目的是阻止北越向南越的解放武装力量输送物资和从中国得到物资。（14）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对此反应折衷：他们接受了计划的前半部分，以便能比较容易地抵挡要求更急剧地升级的压力。（15）到1966年春，北越在河内、海防以南的重要交通线已全部遭受过猛烈轰炸。

随后的重大升级是轰炸集中于河内、海防地区的北越油库。1965年11月中旬，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这么做，说这比打击任何其他目标都更能损害北越支持南方解放武装力量作战的能力。夏普也在不久后声称，轰炸油库将迫使敌人接受谈判解决或使“叛乱”因缺乏支持而衰亡。（16）麦克纳马拉对此起初心存疑虑，但1966年3月中央情报局一份鼓吹进一步升级的报告改变了他的看法。这个月底，他向约翰逊建议摧毁河内、海防地区的绝大部分油库。（17）然而，此时岷港、顺化两市的佛教徒、学生和部分驻军正由于西贡政权罢免他们拥护的第一军区司令而造反，约翰逊希望待这场危机平息后再显著加强对北越的轰炸。5月下旬，西贡政府军攻占岷港，1963年以来此伏彼起的南越城市抗议运动从此一蹶不振。在此基础上，约翰逊授权轰炸河内、海防油库。6月29日，轰炸开始。美国国防部情报司估计，到7月底，北越70%的储油能力已被摧毁。（18）

1967年初，约翰逊逐批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一年10月旨在“急剧敲掉”北越战争能力的大部分建议。在所谓“春季空中攻势”中，河内、海防地区及其邻近的重工业企业和其他一些重要目标遭到猛烈袭击。2月下旬，美机轰炸了河内、海防以外的五个发电厂以及北越唯一的大钢铁厂——太原钢铁厂。3月下旬，海防的两个发电厂遭到轰炸。4月上旬，河内变电站、河内附近的空军基地（夹机场）以及海防的水泥厂、油库和一个弹药库亦被轰炸。5月初，美机又猛烈轰炸了河内发电厂。（19）

不久后，约翰逊在军方和国会好战势力的推动下，把对北越的轰炸升级到他任内的最高峰。5月下旬，参谋长联席会议以河内、海防地区是北越的主要后勤基地为由，要求“使之成为无效”。这包括截断这一地区与外界之间的陆上和海上通道，轰炸海防港口和在港内外布雷，并且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各个机场的袭击。（20）约翰逊未同意轰炸海防港口和布雷，因为这难免击伤或摧毁载运援越物资的苏联船只，从而有引起美苏冲突的风险，或许还因为中央情报局估计这至多只能使北越输入的物资减少1/4。（21）但是，他原则上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余建议。7月20日，他授权轰炸河内、海防地区原定禁界之内的16个目标，包括一个机场、一个铁路调车场、两座桥梁和12个军营与供应站。随后，约翰·斯坦尼斯为首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小组委员会以举行听证会的方式支持军方的抱怨——对轰炸的限制是阻碍美国获胜的镣铐。在这一事态的影响下，约翰逊于8月9日授权轰炸16个新目标，其中6个位于河内地区，10个位于原先禁炸的所谓“中国缓冲区”，绝大多数是越中边境附近铁路目标。（22）到1967年底，在斯坦尼斯小组委员会批评行政当局未予轰炸的57个目标中，已授权轰炸的有52个。（23）

轰炸的逐渐升级在飞行架次和投弹量方面也表现得很清楚。1965年共计55000架次，投弹33000吨。1966年跃增为148000架次（1965年末每月平均4000架次，1966年第一季度每月平均6000架次，第三季度每月平均12000架次），投弹128000吨。1967年为132700架次（除12月16日至31日），

投弹247000吨。(24)据美国方面的另一项统计,到1967年12月已向北越投弹864000吨,大大超过太平洋战争和朝鲜战争期间的美国空中投弹量(各为503000吨和635000吨)。(25)还有学者断言,仅到越南战争远未结束的1970年为止,在越南全境投下的炸弹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有其他投弹量的总和。(26)

美国的轰炸使北越遭到巨大破坏。据美国军方统计,1966年和1967年,仅被摧毁或严重损坏的运输工业一项就包括9345辆机动车,4789个火车车头和车厢,20925艘船只。(27)到1968年10月下旬,美国估计已摧毁或严重损坏北越77%的弹药库、65%的油库、59%的发电厂、55%的大中型桥梁和39%的火车站。北越仅有的3个现代化钢铁厂、水泥厂和炸药厂全被毁坏。如果考虑到因美国轰炸而被迫转入抢修、疏散和防空的千百万劳动力,北越遭受的损失就更加严重。(28)特别惨痛的是,1965至1968年间估计有52000名北越平民被美机炸死。(29)

### 三、北越的抵抗和美国战略的失败

北越人民在抗击美国轰炸中显示了巨大的毅力和才能。他们最突出的业绩之一是成功地维护了运输系统。据估计,1968年主要用于这方面的劳力达50万至80万人。(30)重要的公路沿线安放了无数堆砾石,以便青年突击队在美机轰炸后立即填平弹坑。许多混凝土和钢铁建造的桥梁被竹制浮桥取代,它们白天被沉入水下,以免美机发现。卡车司机用棕榈树叶和香蕉叶遮蔽车辆,而且大都在黑夜不开车灯行驶,仅靠沿路的白色标记指引。(31)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情报司在1966年9月的一项联合报告中说,尽管近来对北越的所有交通手段都进行了猛烈轰炸,但没有证据表明其物资运输有严重问题。1967年5月,中央情报局又报告说,被炸坏的桥梁和交通线往往几天、甚至几小时便得到修复,或者这些损坏由于使用事先精心构造的替换系统而被抵销。(32)在北越遭受美国轰炸的八年里,其运输系统所运物资吨数仅1967至1968年间略低于轰炸以前的水平。(33)

北越用疏散和隐蔽的方式保护了许多重要战略物资、军事设施和工业企业,大大减少了美国轰炸可能造成的损害。油料储存的疏散和隐蔽特别令美国政府沮丧。如前所述,1966年夏,在对河内、海防油库进行了一个月的猛烈轰炸后,国防部情报司估计已摧毁了北越70%的储油能力。但是,美国政府不久便明白北越仍保留着足够的已被疏散隐蔽的油料储存,摧毁这些储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超过美国所能负担的程度。到9月初,全力轰炸油库的做法不得不停止,旨在使北越断油的这场“绞杀”战役由此宣告失败。(34)关于军事设施,中央情报局在1967年5月的一份报告中说,被炸坏的兵营和军用仓库干脆被北越放弃,其部队和物资被疏散在全国各地。(35)相当大一部分工业企业也化整为零地疏散开来。这虽然在绝大多数场合意味着现代工厂不得被半机械化的或手工的作坊取代,但这些作坊生产了从农具、陶器到电动机在内的各种产品,其产量从1964至1973年增长了近2/3。(36)据北越政府宣布,全国共挖掘地道50000余公里。(37)这一宏伟的工程为保存北越社会和坚持抗美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尽管美机狂轰滥炸,但北越人民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仍维持了基本经济生活。正如美国政府内外的一些专家早就看到的那样,以自然农业经济为主的北越社会具有坚韧的生存力。(38)政府组织农民大力扩展灌溉系统,广泛使用水泵,普及新稻种和化肥。尽管美国的轰炸带来了困难,但1965至1971年间,农业产量保持稳定。这一成就,加上中苏两国的食物援助,使得北越的人均食物消费量在遭受美国轰炸期间显著增加。(39)

北越非但没有停止或减少、反而增加了对南方革命战争的支援。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预言,对北方工业因美国报复而遭到毁坏的担忧使得河内未向南方派遣大量人民军部队,然而一旦这种毁坏成为事实,它就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40)事实正是如此。

据美国军方估计, 1965至1968年, 北方共向南方输送了近50万人。(41) 美机对胡志明小道的猛烈袭击固然给卡车运兵造成了不少困难, 但对于选择隐蔽的小路步行南下的部队没有什么影响。1966年初, 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瑙顿根据“最佳情报判断”向麦克纳马拉汇报: 虽然轰炸使北越支援“越共”的代价有所提高, 但它未能、预料将来也不能使这种支援低于“越共”所需的水平。(42) 以后几年的情况依然如此。

还必须提到的是, 北越防空部队击落了大量美机。1965年, 它拥有高射炮700门, 到1968年3月已增至7400门。它射向美机的苏制“萨姆”导弹1965年为200枚, 1967年已达3484枚。据美国军方统计, 从1965到1968年, 这个被一些军事观察家称为世界上最严密的防空系统击落了950架美机, 价值约60亿美元。(43) 北越宣布的数字高得多——到1967年9月已击落美机近2300架。(44) 同样重要的是, 北越俘获了上千名美国飞行员, 这成了它以后在巴黎和平谈判中的一大筹码。

经久而猛烈的轰炸没有摧垮北越政府的意志。在这一点上, 美国的空中战争及其战略遭到了最根本的失败。1966年夏天, 由一批美国科学界名流组成的“防务分析学会”受政府委托, 研究了持续轰炸的总的效果。这些科学家在最后报告中指出, 没有任何确实的迹象表明轰炸对北越领导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及其对现行政策得失的估价产生了影响, 也没有任何可靠的理由证明轰炸可以在这些方面造成决定性的变化。(45) 助理国防部长保罗·沃恩克在1969年卸职时, 道出了逐渐升级战略的一大弊病: 美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北越人将会作出的反应, 错误地预料他们会像“有理智的人”那样屈服。这种错误反映了一种植根于西方当代主流文化中的狭隘观念:

“以为北越人有一种(同美国人一样的)经济动机, 有计算成本和得益的机械方法, 有在代价提高时降低要求的合乎逻辑的意愿。似乎武元甲将军会像麦克纳马拉驾驭五角大楼那样驾驭革命。这种思想默然假定越南的重新统一对于河内是一种相对价值, 随疼痛临界点的提高可以被取消的价值, 而不是像事实上那样的绝对价值。”(46)

轰炸也没有根本破坏北越的战争能力。早在酝酿轰炸时, 一批美国高级官员(包括威廉·邦迪、麦克瑙顿和惠勒)就作过博弈性的模拟试验, 结果发现对美国的几乎每个升级步骤, 北越都有办法对付。他们从试验中得到的、但不愿谈论的基本印象, 不是北越易受轰炸伤害, 而是相反。(47) 实战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中央情报局在1967年5月作出如下结论: 尽管美国的轰炸侵蚀了北越的有限的工业和军事基础, 但这并未实质性地削弱它坚持南方战争的物质能力。(48) 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北越得到中苏两国的大量援助, 足以弥补损失而有余。“防务分析学会”在其最后报告中说, 到1966年7月中旬为止, 北越因美国轰炸遭受的可计算的直接物质损失近8600万美元, 但仅在1965年一年里, 它就从中苏两国得到了价值2.5亿至4亿美元的援助, 其中经济援助1亿至1.5亿美元。(49) 中苏两国的援助防止了任何严重的食物短缺, 弥补了北越国内工业生产的严重不足, 替换了被炸毁的运输工具, 提供了最重要的战争物资——油料、武器和弹药。一位研究者不无理由地说, 未能切断北越的外来供应是美国战略逻辑中最显著的缺陷。(50)

#### 四、有关的几个问题

对北越的逐渐升级的轰炸, 只是越南战争的一部分。它同美国在南越进行的大规模地面战争密切相关, 而且被美国政府当作赢得这场地面战争的一个手段。同样, 对北越的逐渐升级战略的失败, 很大程度上是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坚持抗美战争的结果。此外, 美国国内逐渐高涨的反战情绪和反战运动也是导致1968年约翰逊决定轰炸降级的关键因素。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迫使美国政府放弃逐渐升级战略, 以致最终退出越南的, 是美国公众。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 只有在最有效地震动美国公众和激发美国的反战舆论后, 才真正成为美

国政府所无法战胜的。本文限于篇幅，不详细论述这两个问题。

另一个本文不予细述的问题，是1965年至1968年与轰炸北越有关的外交折冲。

(51) 逐渐升级战略的目的，在于改变北越的意志，这就需要在武力打击过程中不时试探对方的意图并传达武力打击的信息。另一方面，维持美国国内舆论和盟国政府对于轰炸的支持或容忍，是贯彻逐渐升级战略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又需要使升级尽可能带有合理的外观，制造北越咎由自取的印象。这两个因素导致了1965至1968年间约翰逊政府的多次和谈姿态与和谈试探。北越政府在抵抗美国轰炸的同时也不时作出和谈姿态与和谈试探，其动机比较复杂，也比较含糊。它们同北越减少牺牲的愿望及其政治、宣传、军事策略，同劳动党中央内部的分歧，同美国的行为和苏联的影响等因素有关。就本文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指出旨在影响北越意志和美国国外舆论的外交努力对逐渐升级战略的实施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里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文前言中提到的两个因素：(1) 当时美国国内舆论接受急速和全力打击北越的可能性；(2) 中国直接参加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它们关系到对约翰逊政府越战战略的评价，也关系到当代美国人对越战的反思及其教训的理解。虽然难以肯定在约翰逊采纳“快速和彻底压榨”、而非逐渐升级战略的假定情况下，美国公众确实会作出什么反应，但回顾对北越发动持续轰炸前后的舆论状况，有助于找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答案。1964年夏秋总统竞选期间，公众舆论虽然一般赞成对北越作报复性轰炸（为时短暂和针对个别目标的轰炸，如“东京湾轰炸”），(52) 但公开提倡放手滥炸北越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却孤掌难鸣。正是对这一舆论状态的理解，使约翰逊在竞选中反复声称他不想大规模轰炸北越或以其他方式扩大越南战争。(53) 而且，颇大程度上出于对舆论的顾忌，他在东京湾轰炸后犹豫半年之久才决定从报复性轰炸转入持续的战略轰炸。也许约翰逊未充分估计当时美国舆论对发动后一种轰炸的容忍程度，但正是在发动持续轰炸和美国首批地面战斗部队进入南越（1965年3月）后不久，美国国内出现了反战运动。4月间，约12000名学生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战游行。5月中旬，来自全美几百所高校的代表聚集于华盛顿，举行反战性质的“全国越战讨论会”，而很大一部分在校学生停课看电视转播。与反战学生相呼应，一些著名学者、政论家和大报纸开始抨击政府的越战政策，国会内也初步形成了一个反战集团。(54) 这一反战运动随战争的升级而逐渐高涨，到1968年初终于发展到足以迫使政府改变政策的地步。无论是60年代中期主张急速、全面打击北越的军方，还是近年来为这一战略未被采纳而深感遗憾的越战“修正派”，都未考虑越战决策中的舆论因素。

限制约翰逊政府手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它对中国直接参战的担忧。这在本文第一节已有所论述。事实上，这种担忧在美国进行越南战争的差不多整个过程中、特别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期间始终存在，并且始终对美国的越战决策有重大影响。问题在于，这种担忧是否有足够理由，以致可以认为越战“修正派”的论断是不足取的？在缺乏中国有关外交档案的情况下，固然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无疑的回答，但仍有一些现象显示约翰逊政府的顾虑是比较合理的。1964年1月底，黎笋和黄文欢访华，回国后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即警告美国：如果它进攻北方，那么同它战斗的将不仅是北越，而且是中国。(55) 东京湾轰炸时，中国政府声明北越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美国对北越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56) 1965年4月，在美国开始持续轰炸北越和将地面部队派往南越的形势下，中越双方分别由刘少奇和黎笋为代表在北京会谈。中国方面答应越南请求，不公开地派兵赴越助战。6月起中国援越部队（战斗辅助部队）开始分批前往越南。(57) 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约翰逊政府出于顾忌中国反应等原因，对美国的越战方式施加了一些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轰炸北越的限制和从不从地面进攻北越），中国才没有以较直接的和更大的规模参与越南战争。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参战的可能性对美国起着一种至关重要的威慑作用，使之未能采取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较有效的战略。这也是历史上中美

对抗对远东国际政治造成的一项影响。

注释：

- (1) 《五角大楼文件》，参议员格拉维尔版，波士顿1971年版，第3卷，第656—666页。
- (2) 《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纽约1971年版，第326，330，378页。
- (3) 乔治·麦克特南·卡欣：《干涉》，纽约1986年版，第246页。
- (4) 多里斯·基恩斯：《约翰逊和美国梦》，纽约1976年版，第264—265页。
- (5) 莱斯利·盖尔布和理查德·贝茨：《越南的讽刺》，华盛顿1979年版，第135—136页。
- (6) 同(2)，第375页。
- (7) 加雷思·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2卷，纽约州斯坦福维尔1979年版，第355—356页。
- (8) 同(2)，第394—395页。
- (9) 同(2)，第440—441页。
- (10) 同(2)，第553页。
- (11) 威廉·威斯特摩兰：《一个军人的报告》，纽约州加登城1976年版，第119页。
- (12) 同(1)，第284—285页。
- (13) 同(2)，第396页。
- (14) 同(2)，第396—397页。
- (15) 古恩特尔·莱维：《美国在越南》，牛津1978年版，第377页。
- (16) 同(2)，第476页。
- (17) 同(1)，第4卷，第74—77页。
- (18) 同(2)，第479—480页。
- (19) 同(2)，第526页。
- (20) 同(7)，第463—465页。
- (21) 同(7)，第469页。
- (22) 同(2)，第540页。
- (23) 同(15)，第385页。
- (24) 同(2)，第523，544，614—615页；同(15)，第411页。
- (25) 同(1)，第4卷，第216页。
- (26) 盖尔·伦代斯塔：《国际政治大动态(1945—1986)》，奥斯陆1986年，第118页。
- (27) 同(15)，第381页；同(2)，第614页。
- (28) 同(15)，第390页。
- (29) 同(15)，第404页。
- (30) 加尔里埃尔·科尔科：《战争之解剖》，纽约1985年版，第191页。
- (31) 乔治·赫林：《美国史上最持久的战争》，第2版，纽约1986年，第148页。
- (32) 同(2)，第550页；同(7)，第467页。
- (33) 同(30)，第267页。
- (34) 同(1)，第4卷，第107—110页。
- (35) 同(7)，第466页。
- (36) 同(30)，第226页。



- (37) 同(31), 第147页。
- (38) 同(2), 第469, 502页。
- (39) 同(30), 第266页。
- (40) 罗杰·希尔斯曼:《推动国家》, 纽约1967年版, 第530页。
- (41) 同(15), 第391页。
- (42) 同(2), 第494, 554页。
- (43) 同(15), 第405页; 同(31), 第149页。
- (44) 帕特里克·麦加维编:《越南共产党人军事文选(1964—1968)》, 斯坦福1972年版, 第205页。
- (45) 同(2), 第483, 504页。
- (46) 同(5), 第139页。
- (47) 戴维·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 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1972年版, 第558—561页。这些试验是在1963年冬和1964年春进行的, 被称为“Σ试验”。见华莱士·西哀斯:《政府冲突之际》, 加州伯克利1980年版, 第29页。
- (48) 同(7), 第466页。
- (49) 同(2), 第503页。
- (50) 同(15), 第392页。
- (51) 详见拙文:“战争和外交——1965至1968年间美国与北越的和谈姿态与和谈试探”, 载于《美国研究参考资料》, 1991年第3期, 第20—27页。
- (52) 同(47), 第513页。
- (53) 同(2), 第311页; 丹尼尔·派普:《越南》, 北卡罗来纳卡杰斐逊城1981年版, 第27页; 埃里克·戈德曼:《约翰逊的悲剧》, 纽约1969年版, 第281—283页。
- (54) 戈德曼:《约翰逊的悲剧》, 第509—510页; 同(3), 第322页; 同(5), 第216页。
- (55) 西哀斯:《政府冲突之际》, 第254页。
- (56) 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325页。
- (57) 《报刊文摘》(解放日报社发行), 1989年9月12日。

《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

## 乔治·凯南的外交思想

【注释】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乔治·凯南的秘书伊丽莎白·施黛娜小姐为作者提供了凯南先生的著作目录，介绍了凯南先生的近况，并为收集有关资料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在此深表谢意。【注尾】

周桂银

作者单位：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

—

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美国著名外交家、苏联问题专家、外交政策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凯南被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学界称为“遏制之父”，他的一生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设计、执行、批评和研究一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因为发出了著名的长电报而跻身于美国外交的决策核心，因为设计了遏制政策而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因为大胆批评和系统研究了美国对外政策而在学术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自1947年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以来，他就成为美国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的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不同的学派按照各自的标准分析、解释或批评凯南及其外交思想。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凯南研究一直呈方兴未艾之势，研究重点也已经从遏制理论的解释转向凯南及其思想的整体分析。

凯南是仍健在的参与冷战决策的重要人物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分别充当了外交官、决策者、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角色。这些角色使凯南的思想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凯南作为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中存在着某些恒定因素。客观地分析凯南的外交思想，也只能从上述两个角度出发。如果脱离了凯南的外交思想之形成（1926—1946年）、发展（1946—1950年）和完善（1950年至今）的阶段性，脱离了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概念及其权力政治说、地缘政治论和均势外交观，那就无从把握凯南外交思想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凯南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其哲学思想，但他在不同时期的著述、建议、演讲、评论和证词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分析的全景。

二

1904年，凯南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一个富裕的中产之家，1917年后相继受教于圣约翰军事学校（1917—1921年）和普林斯顿大学（1921—1925年），1925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26年，凯南进入外交机构，经过培训后被派驻欧洲。1927—1928年，凯南先后在瑞士的日内瓦、德国的汉堡和柏林、爱沙尼亚的塔林及拉脱维亚的里加等地的美国领馆或使馆任职。1929—1931年，凯南进入柏林大学，攻读俄国语言文学和历史；1931—1933年在里加的美国大使馆任职，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通称为“里加仔”）（1）。1933—1937年，凯南

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任三秘和二秘，1938—1944年先后供职于国务院苏联科、美国驻布拉格、柏林、里斯本的使馆和驻伦敦的盟国欧洲顾问委员会。1944—1946年，凯南相继作为顾问和代办再次任职于美国驻苏使馆。1946年4月，凯南奉调回华盛顿，任国防大学副校长，1947年5月出任新组建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进入美国外交决策核心，参与制定了马歇尔计划、复兴日本计划等政策。1950年，凯南因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发生分歧后辞职，后到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任职。1951年秋，凯南返回外交机构，并出任美国驻苏大使（1952年5—10月）。1953—1974年，凯南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其间，他除了再次应召出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61—1963年）外，曾先后执教或作客于芝加哥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伍德罗·威尔逊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74年，凯南以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荣誉教授之衔退休。1950年以来，凯南主要从事外交和外交史研究，并就重大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发表意见，以一个历史学家和外交政策评论家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

### 三

凯南的外交思想形成于驻外期间（1927—1946年），特别是1931—1933年驻里加、1933—1937年驻莫斯科、1942—1946年驻伦敦和莫斯科，是凯南之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凯南在考察苏联内外政策、欧洲国际关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进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对苏联问题的基本看法，提出了有关战后欧洲政治安排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建议。

凯南之成为苏联问题专家，里加是一个重要起点。里加是当时西方接触苏联的门户，美国在此专门设立了一个苏联研究中心。1931年，凯南在柏林大学学完俄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的课程之后，被国务院派为驻里加使馆三秘，主要负责研究苏联经济问题。凯南通过阅读苏联报刊杂志及与苏联移民的接触，通过对苏联政治制度、价值观念、舆论宣传的系统分析，形成了对苏联问题的最初看法。他认为，“苏联的现行制度与西方的传统制度是绝对背道而驰的，两者之间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或妥协”。基于这种前提，凯南反对美苏建交。他写道：“我从未认为苏联是我国合适的盟友或伙伴，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2〕

1933—1937年凯南相继担任驻苏使馆的三秘和二秘。在此期间，凯南走访了苏联各地，亲身体验了苏联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就苏联对外政策及其根源、美苏关系的性质及前景、美国外交的实践等问题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思想观点。

一、凯南通过历史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苏联的对内政策是实行专制统治，对外政策呈现一种无休止的扩张性。它与沙皇俄国的政策毫无二致，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不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口号代替了东正教和泛斯拉夫主义。要不了多久，苏联共产主义就会变成德国或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3〕

二、凯南运用地缘政治原则、历史环境决定论和国家特性的差异性分析了美苏关系的前景及美国的对策。他说，决定美苏两国关系的两个基本因素过去是、将来仍将是地理和历史。首先，地理上的远隔重洋妨碍了美苏进行政治和经济的亲密合作。美苏两国对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重心都集中在欧洲，彼此间的需要较小，这就反过来加剧了两者间的隔绝。其次，美苏两国不同的历史造就了各自相异的国际政治观。苏联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敌对国家的包围之中，屡遭外部入侵，这就决定了它的对外政策是推行战争防御和均势外交，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安全；美国通过轻而易举的征服就获得了广大的疆土与和平，其对外政策就是促进它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坚持孤立主义方针，不参与欧洲的战争和均势。不同的历史经历和国际政治观导致美苏两国理解上的鸿沟，使得两国关系难以走向稳定或亲善。在这种情况下，凯南认为美国必须坚持一种持续不变的方式和坚定不移的目标，以美国的正直、诚实作

为有效的武器,运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去影响苏联。他写道:“(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特点应该是耐心,我们不要期望太多,但也不要对获得多少完全绝望。”〔4〕唯其如此,美苏关系才能走上理智的道路。1947年凯南设计遏制政策时所提出的“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正是上述观点的延伸。从此可以看出,凯南思想之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乃是他对苏联的敌视和怀疑,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苏联的强硬政策建议。

1942—1946年驻伦敦和莫斯科期间,凯南在修正上述保守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就战后欧洲的政治安排和美苏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具体地表述了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国际政治观。

首先是关于战后欧洲秩序的设计。1942—1944年在伦敦期间,凯南提出了不同于美国政府的欧洲重建计划。他指出,战后的和平安排应当避免重蹈凡尔赛之覆辙,最重要的不是重罚德国,而是恢复其大国地位,使之成为欧洲大陆均势中的中心国家。他说,大西洋国家的福祉有赖于一个生气勃勃的欧洲大陆体系,而没有德国的经济力量、文化影响和国际地位,该体系就无从谈起。因此,美国在战后应该帮助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德国,进而以它为中心组织一个欧洲联邦,囊括德国、丹麦、荷兰、瑞士、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国家。凯南的欧洲联邦设想是以苏联在战后将在东欧发挥巨大影响为前提的。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将成为战后欧洲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美国就必须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苏联—东欧之间培植一股第三势力,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联邦正是为了适应此种需要。关于美国在建立欧洲政治秩序中的作用,凯南建议其只充当一个顾问或援助者的角色,一俟欧洲和平达成、政治重建成功,美国就向该地区提供经济援助,促进欧洲的经济复兴。〔5〕这一建议成为后来马歇尔计划的基础。

其次是关于战后美苏合作的前景。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凯南就预料到美苏两国的合作在战后将难以为继,因此要求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以坚定而又友好的方式与苏联在欧洲地图上划一条分界线。凯南认为,苏联在战后将对东欧施加举足轻重的影响,从而建立起它的势力范围。他建议美国以现实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不惜与苏联瓜分欧洲。他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同它(苏联)达成一项体面的、明确的妥协——干脆把欧洲划成两个势力范围——我们不去干涉俄国的范围,也不让俄国人干涉我们的范围呢?”〔6〕凯南还认为,在权力政治充斥的世界中,国际组织将无济于事,因此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创建联合国的进程。

凯南对战后欧洲和美国对苏政策的设计是以传统的权力政治及其所提倡的均势外交和势力范围政策为基础的。然而,他的建议在罗斯福时期并未被华盛顿官方所接受。直到1946年,随着国际形势、美国政府和公众舆论的变化,凯南的现实主义观点和政策建议才得到呼应。

#### 四

1946—1950年,凯南作为美国政府的头号苏联问题专家,参与了一系列冷战决策。他在前一阶段所形成的现实主义思想之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均势遏制理论,其问世的标志是1946年的长电报和1947年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如果说长电报为美国对苏政策的强硬提供了舆论共识,那么《苏联行为的根源》则为美国实施冷战造就了一种意识形态。其后,凯南通过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复兴日本计划等政策,在实施均势遏制的过程中,修正和发展了其现实主义思想。

长电报是凯南之政治崛起的关键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美苏关系迅速恶化,两国因为一系列问题而由战时盟友反目为仇敌。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态度随之发生转变,并决定采取新的对苏政策。凯南的长电报〔7〕为此种新政策适时地提供了思想前提。他在电报中首先分析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前提和根源。凯南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前提是它的国际政治观,

即苏联领导人相信苏联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世界观源于俄国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而历史的不安全感使得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扩张性；目前，苏联的扩张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口号的伪装之下进行的。凯南指出，苏联对外扩张的根本目的是削弱西方主要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增加苏联的力量及其势力范围，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共产主义统治全球。鉴于苏联对外政策的性质及其目的，凯南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不可能达成永久的妥协，因此建议美国政府采取一种实力对抗政策。一方面，西欧各国羸弱不堪，美国必须为其提供安全保护；另一方面，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实力的逻辑却极为敏感”，因此，美国政府应充分显示其实力意向，它就“无须诉诸任何形式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而解决美苏之间的问题。

长电报是凯南长期以来所坚持之观点的重复，它第一次为美国政府高层就苏联对外政策问题提供了广泛的分析，解释了苏联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对抗的原因。凯南的分析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却为冷战政策确定了不可或缺的前提，加速了美国政府对苏强硬政策的出笼。

凯南之成为著名人物，乃在于《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的发表。(8) 1946年12月，海军部长福雷斯特(James Forrestal)约请凯南就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政策的联系作出评论。此后，凯南几易其稿，于1947年1月底形成了《苏联行为的根源》的定文。5月，凯南将《苏联行为的根源》交与《外交》季刊发表，署名为“X”，故被称为“X”文章。此文可以说是长电报的续篇，它表达了凯南“心中早已成熟的思想”。首先，凯南指出，苏联的行为是意识形态和历史环境的综合产物。其次，凯南分析了决定苏联政策的两个主要观念：一是苏联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对抗性，二是苏联认为它一贯正确。他说，苏联在坚持这两个观念的基础上，在追求对外政策目标的过程中，采取一些“有弹性的”行动，它不会匆忙去达到其意识形态目标，不会去冒无谓的风险。有鉴于此，凯南建议“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主要特征必须是对俄国的扩张倾向加以长期的、既有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的遏制”。对于如何实施这种遏制，他只是笼统地提出要运用“对抗力量”掣肘苏联。最后，凯南总结道：(1)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可能与苏联享有政治上的亲善关系，而必须继续视之为对手；(2)苏联是可以遏制住的。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远远强于苏联，这就使美国得以执行一种坚定的遏制政策；美国不应当被动防守、固步于分界线之上，而应主动出击；(3)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凯南就此写道：“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所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近年来所表现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通过这种方法，促进某种趋势，最终导致苏联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凯南后来的一系列言论表明，所谓软化苏联，就是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途径压制苏联放弃势力范围，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

《苏联行为的根源》发表后，立即被美国新闻界和学术界视为对杜鲁门主义的诠释。它在客观上的意义也正是如此。一位政府核心决策人士在半官方的刊物上发表了与杜鲁门主义相呼应的文章，从而不自觉地在美国实施冷战提供了一种指导理论或意识形态。实际上，凯南的主观意图与此种客观影响不尽一致，他原本希望借助《外交》季刊这一渠道，向相当部分的美国公众陈述其观点。如果对《苏联行为的根源》及凯南在此后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建议进行比较分析，则不难看出，凯南在1947年所提倡的遏制主要是建议美国政府从地缘政治的现实出发，充分而又客观地估计国际形势，有重点地卷入海外事务，致力于欧洲和亚洲均势的建立。

凯南的遏制观点更为具体和明确地表现在他于1947—1950年间就重大的外交决策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之中。首先，凯南于1947年5月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后，立即参与制定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5月23日，凯南提出了关于向欧洲提供经济援助的备忘录。他在文件中批评了杜鲁门主义开了“一张空白支票”，即允诺向所有呈现共产主义迹象的地区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它没有明确美国海外利益的主次之分，从而会使美国负上重

荷。凯南指出，西欧地区才是美国的主要利益所在；同时，西欧问题的根源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政治和经济混乱，美国帮助西欧就在于以经济援助方式，恢复欧洲各国的经济实力及各国人民的信心，从而有效地遏制苏联。（9）这份备忘录清晰地表明了凯南所提倡之遏制政策的实施重点及主要途径。它勾勒出马歇尔计划的蓝图。

其次，凯南就德国统一、欧洲联盟、欧洲安全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他和美国政府其他外交决策人士之间出现分歧。在德国统一和欧洲联盟问题上，凯南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大战末期所提出的建议。1948年柏林危机爆发后，凯南设计了一个德国统一计划，建议美、苏、英、法四大国达成协议，同时将军队从德国心脏地区撤至边界，将政治管制权交与一个独立的德国政府。但该计划遭到普遍批评或反对。他的欧洲联盟之议也同样胎死腹中。凯南的欧洲联盟计划有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德、法等国组成经济的和政治的共同体，二是美、加、英建立大西洋联盟。他解释说，该联盟的主要目的是避免西欧的分裂，进而增强遏制苏联的能力。但是，凯南的这个计划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伦敦、巴黎或波恩都受到冷遇。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凯南的观点到1949年更是与新任国务卿艾奇逊相左。凯南并不反对美国军队象征性地驻扎在欧洲，但他认为美欧之间建立一种有形的军事联盟是欠妥的。他说，大西洋军事组织一方面会自然而然地延伸为全球性的反苏军事体系，另一方面则会加深欧洲的政治分裂，从而使得解决问题的政治机会更为渺茫。（10）但艾奇逊则认为，德国的分裂和北约的建立乃是大势所趋，迫不得已，其目的是建立起美国及盟国相对于苏联的“实力地位”。凯南的观点及其与艾奇逊的分歧尤其表现于日本问题上。凯南认为，日本是亚洲均势赖以存在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美国应帮助恢复日本的经济，使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1948年3月，凯南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关于日本问题的备忘录。他建议：美国逐步放弃赔偿要求；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以扶持日本经济；终止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凯南的建议当时为马歇尔所接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凯南在日本问题上与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出现分歧。凯南建议美苏就日本和朝鲜问题达成交易，即美国同意使日本中立化和非军事化，而苏联负责使北朝鲜军队撤至北纬38度线以北。他从均势观出发，认为日本业已成为亚洲的一支独立力量，美国可以从此脱身。（11）但是，朝鲜战争已经完全改变了美国政府高层人物的冷战观点，艾奇逊等人决计要将日本纳入美国的全球遏制战略之中，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环节，故凯南所建议的交易被艾奇逊视为是“不可行的想法”。（12）因此，到1950年，凯南与艾奇逊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出现了分歧。这是两种思想和两种政策路线之间的分歧，即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和霸权主义国际政治观、均势遏制和全球遏制之间的分歧。实际上，艾奇逊从任国务卿始，就不怎么依重凯南及其政策设计室。他认为凯南过于迂腐，其政策建议有如道德说教。（13）凯南就此写道：“我的思想不为部里任何其他的高级官员所认同，而国务卿在实施外交政策时是依靠这些人的。”（14）在这种情况下，凯南决定退出外交界，其政治生涯也由此暂时告一段落。

1946—1950年间凯南的观点和政策建议可以归结为均势遏制理论，其主要内容是：（1）苏联因经受战争重创并忙于恢复国民经济，其实力地位较为虚弱，它既无发动战争的意图，也无进行战争的能力。故美国及其盟国所面临的威胁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和心理性的。但是苏联在固守其势力范围的同时，仍将通过各种途径向外渗透；（2）美国的能力是有限的，美国的利益应是有选择的。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凯南曾要求美国“在每一处都坚定不移地运用对抗力量掣肘俄国人”；但到1948年，他即修正了上述说法。凯南从美国的资源和力量有限这一前提出发，提出美国的利益应当与地缘政治的现实相吻合。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美国、苏联、日本、英国和西欧（包括德国）五大力量中心地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在于不使西欧和日本落入苏联之手，从而造就欧洲和亚洲的整体均势。他还说，在中心地区之外存在着一些关键地区，如希腊、土耳其和朝鲜等，一种有节制的“据点防御”就足以维护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安全利益；（3）外交政策的手段应当视具体

情形而定。一方面，凯南强调遏制主要是利用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对抗力量制约苏联；另一方面，他又将军事方式视为外交的工具之一。凯南指出，没有武力的存在或使用，无论怎么温和的外交政策都不能达到目的。因此，在凯南的思想中，政治的和军事的外交途径是互为交错的。

## 五

1950年凯南退出国务院后，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并经常就重大外交问题发表评论，作为活跃的历史学家和对外政策批评家影响着美国外交。在这一长达40年的时间内，凯南的现实主义思想得以发展和完善。美国历史学界和评论界将凯南这一时期的思想贴上诸如“孤立主义”、“和平主义”或“合作的国际主义”之类的标签，但是凯南所发表的著述和评

苏关系研究、俄国和苏联研究、欧洲外交史研究。其中，美国外交、美苏关系和俄苏研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美国外交研究方面的著作首推《美国外交：1900—1950》。(21)该书由凯南1950年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演讲汇集而成。凯南认为，1900—1950年间的美国外交基本上是失败的，究其原因是在于美国长期以来对国际事务的处理采取一种法律—道义方式。所谓法律—道义方式，就是用法律规范衡量国家间关系，以道德标准界定国家利益。凯南指出，在一个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法律的价值极为有限；特别是在东欧地区或内战问题上，法律尤显得薄弱无力。关于美国外交中的道德性，凯南认为它较之法律性更为严重。道德标准往往将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概念引入国际事务之中。美国自己非常注重道德原则，因此对秩序的破坏者就极为愤慨，从而在道义上要对后者实施惩罚，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提出了对日本和德国的无条件投降、非军事化、惩罚战争罪犯等措施。他认为，法律—道义原则必然加剧冲突，从而使得后者对现存国际秩序具有更大的破坏性。有鉴于此，凯南后来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凯南关于美国外交的其他两部主要著作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和《危险的阴云：美国外交政策的当前现实》。前者首版于1954年。凯南在该书中写道，美国外交的基本目标应该有两个：一是保护美国免受军事和政治入侵，二是保护美国的海外经济利益。目前，美国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却面临两个现实：其一，苏联这个战时盟友已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国际的权力斗争就表现为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秩序的竞争；其二，美国仍享有一个友好的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应该找出一条原则以揉合上述两个现实，进而实现其外交目标。由此他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服务于国家利益，应该耐心等待，应该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应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而非夸夸其谈去影响苏联。(22)后一本书于1977年出版，旨在为即将上台的民主党卡特政府提供对外政策建议。凯南主要讨论了美苏关系。他说，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造成了两国庞大的核武库，它使得核战争犹如“危险的阴云”悬挂于世界各国上空。他建议美国和苏联同时停止一切核试验，并就军备问题进行谈判。在这本书中，凯南再次强调美国的海外利益应有主次之分，从而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思想。(23)

凯南之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于他所撰写的两卷本《美苏关系：1917—1920年》。第一卷《俄国退出战争》于1956年出版后，备受历史学界的赞誉，并相继获得班克罗夫特奖、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凯南以翔实的资料、流畅的笔触叙述了十月革命至布列斯特条约期间的美苏关系，其重大意义在于：(1)通过历史的个案研究，阐述了现代国际事务中的外交实施途径，探索了苏联和西方分裂长达40年之久的原因；(2)详尽地描述了美国驻俄国大使戴维·弗朗西斯(David R. Francis)、红十字会美国代表拉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和美国新闻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在此期间的活动，突出了职业外交官或个人在外交中的作用；(3)通过对十月革命和斯大林时期之苏联政治的比较研究，基本上完善了他对苏联的看法，即苏联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和对外扩张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24)。第二卷《干涉的决定》出版于1958年，它进一步表明了凯南作为历史学家的文才和成就。凯南对美国出兵干涉苏俄内战的动机、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这是“美国外交史上代价最大而所得最少的绝无仅有的例子”。他指出，美国干涉苏俄革命是一个重大的外交错误(25)。这本书实际上含沙射影地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当前政策，认为它未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凯南作为学者的第三个研究重点是俄国和苏联的外交政策。他在该领域的代表作是由里思演讲汇集而成的《俄国、原子弹和西方》，其主要观点已如前述。另一主要著作是《列宁斯大林时期的俄国与西方》，是一本关于苏联外交诸问题的论文集，主要论述了凡尔赛和约、拉巴洛条约、斯大林及其政治性格、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贯穿于全书的线索是：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错误外交政策导致了一系列本不该发生之事的发生(2



6)。

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凯南潜心研究近代欧洲的经典外交,推出了两本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起源的著作。《俾斯麦之欧洲秩序的衰落》叙述了1875—1890年间的法俄关系。凯南特别强调俄国的外交政策及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联系,他认为,沙皇俄国的外交一直呈现出扩张性,它以泛斯拉夫主义为特征,并具体地表现为欲在巴尔干地区建立其势力范围。这种政策导致了俄德关系时好时坏,使俄国最终与法国结盟(27)。《致命的同盟:法国、俄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是上一著作的续集,它描述了1890—1894年间的法俄关系,详细分析了法俄同盟的谈判和缔结过程。凯南着墨较多地解释了同盟组建过程中每一步骤、每一事件的意义,分析了有关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动机和个性。他突出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俄国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布洛契夫、外交大臣尼古拉·吉尔斯,法国总理夏尔·弗雷斯纳、总参谋长拉乌尔·布瓦斯德弗、外长亚历山大·里博等人的重要作用。凯南得出结论说,法俄同盟的谈判历史就是一系列过失、误解和困惑产生的过程,它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28)凯南关于近代欧洲外交史的研究及其所得出的结论,充分反映了他对19世纪的怀旧感,显示了其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之历史的和理论的渊源。

无论是美国外交和美苏关系的研究,还是俄苏问题和欧洲外交史的论述,凯南的主要用意都在于通过历史的借鉴,引出当今决策者需要吸取的教训。这就使得历史学家和批评家凯南对美国外交政策享有经久不衰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凯南还分别于1967年、1972年、1989年出版了他的两卷回忆录和一本日记选集(29)。它们一方面成为历史学界研究凯南的重要参考书,另一方面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思想。

## 六

凯南的前半生,主要是在实践(驻外经历和参与决策)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现实主义观点;后半生,则是从理论上(通过历史研究和政策评论)致力于其观点的阐释。无论是作为美国外交的实践者,还是作为国际政治的理论家,凯南就其一生所逢的每一重大问题都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观点或富有创见的建议,它们构成了凯南之系统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作为理论家和实践者的经历,既使凯南成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巨匠之一,又使他在战后美国外交史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凯南的外交思想与现实主义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的理论源于一脉,从而具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般特征,即强调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之冲突性,以实力概念和地缘政治的现实界定国家利益及国家目标,崇尚均势外交与势力范围政策。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家甚至哲学家,凯南的思想又有其独特之处。这一方面是其自身之经历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他对欧洲传统的保守主义特别是对19世纪欧洲经典外交的迷恋。其一,凯南的性格自小就与他人、群体和社会格格不入,这使他后来成为一个叛离的外交精英,代表了一种反抗者的异议,并充分反映在他就遏制理论所表现出的与杜鲁门主义相异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他的这种反抗性异议是一个孤独者对国际政治和外交问题的冷静思考,说明了现实主义的所谓客观性。其二,凯南对欧洲的历史和思想有一种怀旧感。他不仅欣赏近代欧洲各国的文学艺术、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还十分崇拜近代欧洲的外交及外交家。19世纪是欧洲经典外交的黄金时期,为数不多的贵族派头的人物活跃于欧洲外交舞台,大搞秘密外交,经常变换同盟,推行均势政策,瓜分势力范围,最大程度地削弱对手,从而增进本国的利益。这种实力外交对凯南的影响极为显著,以致其后来公开为欧洲的殖民主义辩护,声称其对第三世界负有道义责任和义务(30)。也正是这种实力外交的影响,使得后来的凯南轻视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多国谈判的作用;要求推行精英外交,将国会和舆论隔绝于决策之外。(31)

凯南思想的另一来源是哈尔福德·麦金德(Sir Halford Mackinder)的地缘政治学。

根据麦金德的理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区,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凯南借鉴该理论提出了上文所述的均势遏制。凯南认为,如果欧亚中心地区处于单个的敌对国家的控制之下,那么边缘地带就毫无安全可言。从这种地缘政治观出发,凯南写道:“苏联对欧洲大陆之潜在国家的控制,无论是通过武力入侵、政治途径还是秘密方式取得,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不能为美国所接受。”〔32〕为此,他要求在欧亚大陆推行均势政策。

实力因素在凯南思想中有着重要地位。凯南认为,实力现实是对外政策的基础,只有明确实力的限度后,才能确定国家利益及其实施手段。在估计敌对国家之威胁时,凯南指出必须将该国的敌意性与能力结合起来考虑。敌意本身并不构成威胁,只有当对手具备了战争潜力时,才有理由视之为威胁。就苏联是否构成威胁的问题,凯南指出,苏联在1947年虽有对西方的敌意,但它一无战争意图,二无战争能力,因此充其量它只是构成了一种政治的和心理的威胁;到1976年凯南与基辛格进行辩论时,他再次指出,苏联的军事实力虽然已有长足发展,但苏联本身却存在着许多致命的弱点,因此其威胁性极为弱小。同时,凯南一直强调,美国的力量有限,因此必须区分美国海外利益的等级,充分利用共产主义世界内外的各种矛盾,推行“分而治之”和均势政策。

凯南思想中最根深蒂固的是他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敌视。他提出遏制政策的原因之一乃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出于对苏联强大的惧怕心理。1966年批评美国政府对越南的政策时,凯南并没有忘记攻击越南共产党和越南游击队。凯南自己说,他反对共产主义是出于“基督责任”。在这里,凯南提出了西方对人类应该负起一种“监护人之责任”的说法。所谓“监护人之责任”,就是西方努力避免冲突特别是大规模核战争的爆发,以保护人类的文明——自然环境、文化艺术成果和基督教价值观。

最后,凯南思想的一个主题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凯南强调,只有通过历史的考察,才能充分理解当今的国际问题;美国应当从历史和历史的进程之中吸取教训,成功的外交政策必须具有长远眼光,必须认识到问题的性质及其解决途径,而历史分析法对此将大有裨益。因此,文明、历史与实力、均势、反共价值观等成为凯南思想中同样重要的恒定因素。

美国相当部分的历史学家视凯南的思想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33〕并以凯南从1947年的遏制转变到50年代之后的缓和作为其重要论据。但是,正如上文所示,凯南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形成到发展、再从修正到完善的过程,遏制与缓和不仅皆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两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前后一致的和互为补充的。从1938年的对苏基本看法到40年代的均势遏制,从1957年的脱离接触到60年代之后的和平倡议,无一不构成凯南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完整思想。总的说来,凯南的思想不乏瑕疵,但作为对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表述,它具有客观性;而作为美国外交的理论框架,它又极富指导意义。

#### 注释:

(1)“里加仔”的其他人包括 Charles Bohlen, Llewelyn Thompson, Loy Henderson 和 Elbridge Durbrow 等人。参见 Daniel Yergin, *Shattered Pea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7), pp. 26-28.

(2) George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p. 57.

(3) David Mayers, *George Kennan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4-35.

(4)凯南文件,1938年卷,转引自 David Mayers, *George Kennan and US Foreign Policy*, p. 42.

(5) George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pp. 167-187.

- (6) Charles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 (New York: W. W. Norton, 1973), p. 175.
- (7) “长电报”, 见 George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pp. 547-559.
- (8) “苏联行为的根源”, 见 George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 107-128.
- (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 3 (Washington D. C. :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pp. 223-230.
- (10) (11) George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pp. 397-469; 366-396.
- (12)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p. 455.
- (13) *Ibid.* pp. 347-348.
- (14) George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p. 468.
- (15) Walter Hixson,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conocla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引言”。
- (16) George Kennan, *Russia, the Atom and the Wes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8).
- (17) Dean Acheson, “The Illusion of Dis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58; George Kennan, “Disengagement Revisited”,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59; George Kennan, *Memoirs 1950-1963* (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pp. 250, 256, 268.
- (18) 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对外政策》(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 第758页。
- (19) David Mayers, *George Kennan and US Foreign Policy*, pp. 276-284, 291-292.
- (20) Kenneth Thompson, *Mast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50-152.
- (21)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 1954).
- (22)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 (23) *Cloud of Danger: Current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 (24)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917-1920*, Vol. I; *Russia Leaves the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 (25)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917-1920*, Vol. II; *The Decision to Interve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 (26) *Russia and the West under Lenin and Stalin* (Boston: Little Brown, 1960).
- (27) *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28) *The Fateful Alliance* (New York: Pantheon, 1984).
- (29) *Memoir 1925-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Memoir 1950-1963* (Boston: Little Brown, 1972); *Sketches From a Life* (New York: Pantheon, 1989).
- (30) 凯南文件, 1952年卷, 转引自 David Mayers, *George Kennan and US Foreign Policy*, p. 326.
- (31) 凯南特别要求将舆论排斥于核时代的外交谈判之中, 参见 George Kennan, *The Nuclear Delusion*, New York: Pantheon, 1983, “引言”。
- (32) *FRUS*, 1948, Vol. I, p. 667.
- (33) Walter Hixson,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conoclast*, “引言”; Richard Barnet,

"A Balance Sheet: Kennan, Lippmann and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6, No. 2, January 1992, pp. 302-311.

《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

## 从“革命之子”到“云游仙人”

——美国早期自由主义政治观的兴衰

姜新浩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治学系

早期自由主义是从美国建国到内战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在美国居主导地位的一种思潮。托马斯·潘恩和亨利·梭罗是众多自由主义思想家中二位杰出的人物，同时也是这一思潮在美国历史上兴盛和转折时期的代表人物。本文力图通过剖析二人的政治思想，探讨内战之前美国政治观念的演进及其对后来的影响，特别是其中关于国家与社会的思想。

—

平等与自由是近代西方政治观念的主题，也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二者侧重的不同以及在变化了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所做的不同解释，构成了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的变迁。早期自由主义与后期或现代的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分界主要是对应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尽管有这种歧异甚至存在前后相互矛盾的观念对峙，自由主义的思想却源远流长。美国的治国思想和政治哲学是一个内部不断分化组合、翻新弃旧的大拼盘，自由主义却始终是影响政治选择和价值取向的“思想基因”。这尤以早期自由主义对促进美国的政治发展，塑造美国政治精神的作用最为明显。西奥多·洛伊认为，“美国宪法就是自由主义宪法”，而且悠长的自由主义传统还直接来自于宪法中最有影响的思想的支持。（1）

300多年前，当美国的先祖们为摆脱专制、逃避迫害，历经凶涛恶浪踏上北美大陆时，追求幸福、自由和财富是他们的鼓舞力量。辽阔的土地，便于流动和独立生存的气氛，崇尚乐观进取的精神，培养了他们独特的自由与平等的气质。康马杰在《美国精神》一书中指出，美国人讨厌理论和抽象的思辨，不纠缠于任何深奥的政治哲学。但他们却靠一种注重实际的行动哲学使他们的政治机构像他们发明的机器一样灵活。他们的政治尽管年轻，却与欧洲大陆陈旧而变化迟钝的政治相比显得成熟而富有活力。与同期存在于欧洲国家的自由主义哲学相比，美国早期的自由主义在继承了欧洲启蒙思想和理性精神的同时，较少地具有思辨性。它是在“新世界”通过变异而孕育成长起来的。

首先，欧洲启蒙运动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母体和先声。对美国早期自由主义影响最大的是以洛克为代表的天赋人权说和个人主义思想。《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正

是洛克在《政府论》中思想的翻版。洛克认为,社会的存在先于政府和国家的存在。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并置身于政府之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克服自然状态下的许多缺陷,依靠政府的法律和权力保障财产权利。在政府统治下,人民拥有公民的自由权利,其中包括变更甚至解散政府的权力。这些思想为美国国父们继承下来,是自由主义的真谛。

其次,清教伦理是自由主义形成的强大思想动力之一。正如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的,清教伦理观与启蒙运动所高扬的思想革命和理性主义融为一体,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源泉。早期美国移民大多是为逃避宗教迫害来闯荡新世界的清教徒。在新英格兰地区,移民们曾幻想建立一个狂热追求基督教生活方式的社会。在清教徒们的眼中,人因为有原罪而在本质上是邪恶的,在这点上握有公共权力的统治者也同样如此。在社会生活中,要依靠勤奋、勤俭、节制等个人戒律扬善抑恶。从这些个人戒律中孕育出讲求实际、注重个人奋斗和自我约束的民族性格。但清教伦理观在美洲的土地上发生变异。欧洲清教主义的典型代表加尔文教派主张公共利益大于或等于个人利益,公物与私物是分不开的。而美洲清教主义则承认和注意个人行为的合理性,认为一个人的良好行为可直接反映他与上帝的关系,因而在其思想中宿命论的成分逐渐减少。在美国式的清教伦理看来,个人与国家明显地有各自的利益和目标,国家并不具有长老教会式的神圣光环。博哲斯指出:这种独特的观念强调每个人的责任感,“鼓舞着从没意识到清教是他们精神力量之源泉的美国后代”。〔2〕它把基督教义中“自私是可耻”的主张改换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每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的信念”。

第三,美国式的农业文明是早期自由主义的社会土壤。美国诞生在农村,然后走向城市,因而它起初的观念和政治价值以农村生活为模型。霍夫斯塔特把美国人在意识中同乡村生活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的一系列观念和感情,称之为“土地神话”(Land Myth)。他认为:“美国的民主传统是在农场和小村庄里建立起来的。它的基本观念浸透着乡村感情并且是用乡村语言表达的”。〔3〕“土地神话”常常与自然人权思想联系在一起。基于“土地神话”之上的“扬基文明”(Yankee Democracy)和“草根民主”(Grass Root)注重个人的独立,政治的平等和个人奋斗的创业精神。崇尚个人主义使美国人对大规模的组织手段(如政府)天生地感到害怕,本能地有所警惕。因而主张在维持经济上的个人主义的同时,在政治上通过代议制、地方自治和分权制衡等手段实施民主治理。

这种“农业民主”的观念集中体现在美国早期自由主义的另一位巨擘杰弗逊的政治观念中。他主张限制政府的集权,发展地方自治,使每个州及各级政府都有各自的独立性,并促使它们对公共事务更加负责。在他看来,政府不应过多地干预社会问题,社会是生存的积极力量,而政府只是消极的。杰弗逊提出的“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成为19世纪美国自由主义者奉若神灵的政治箴言。

与其他一些美国思想流派一样,自由主义并没有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现。正如美国学者所承认的,给它下定义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它包含的基本论点却是昭然若揭的。萨拜因在其巨著《政治思想史》中分析了自由主义依赖的三个先决条件假设:一是个人主义;二是个人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可归结为道德关系。因此,政治问题作为最后手段,应当由相互承认权利和义务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三是人类个人的本性在于他本质上是社会存在,因而民主地参与社会管理和运用法律的强制约束都是必要的。〔4〕后来亨廷顿所归结的美国信条与此大致吻合。他认为美国人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形成的基本政治价值可归纳为:(1)自由;(2)平等;(3)个人主义;(4)民主;(5)法治。〔5〕这些信条构成了美国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只是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对自由主义内含的解释由于对这些信条的不同理解而有所区别。强调的重点也有相当的差异。

在早期自由主义的政治设计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基于权利和自由之上的道德关系,但在人与国家(政府)之间却并无这种道德约束。人们选择政府来管理社会只是因为它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在它的思想中,对人性的悲观主义与对个人理性能力和自由权益的颂扬,

对秩序的承认与对国家权力的排斥和限制是两对根深蒂固的矛盾。在19世纪及其更早时期的美国政治中，自由主义的这些设定是一以贯之的。

## 二

在政治上自由主义首先把国家和政府与社会区别开来。社会先于国家的本质特性不是时间占先而是逻辑占先，精神占先。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只是人们所从属的无数联合形式的一种，其职能是有限的，因而权力也是有限的。一句话，国家只能满足于有限目的，使用有限的权力。正如萨拜因所指出的，“从这个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政府首先是，而且最突出的是一套体制，旨在调节公众反映和讨论、权衡相反的要求，以达到逐渐形成切实可行的政策的目的。”〔6〕

在被誉为“革命之子”的潘恩的思想中，自由主义的这些价值观念的内核得到集中的体现。在他的政论长文《常识》中，他首先严格区分了社会和政府（国家）二个不同的概念。在起源上，“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所产生，政府是由我们的恶行所产生。”〔7〕在作用和效果上，社会是为了满足人们通过相互帮助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需求，因而是积极地增进人类的幸福；政府只是导源于人性中的邪恶的本质而采取的集合形式，目的是制止恶行，从而消极地增进人类的幸福。因此，政府“在任何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免不了的祸害”。

潘恩的有限政府论事实上与同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夜警国家论”同出一辙。斯密从重农主义出发，鼓吹自由放任的政策，在它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明确地提出了政府的三个职能：保卫国家；运用法律保护财产和建设；维护一定的公用事业及一定的公共设施。斯密相信自然的自由经济制度通过“看不见的手”能够调节市场，解决社会不能接受的不平等状况。而潘恩则强调运用理性精神和人类内在的自我约束能力解决社会的矛盾。

在人们与政府的关系上，潘恩认为，人天生是社会的人却不一定就是政府、国家的人。社会是永恒的，而政府则是暂时的，政府是可以因人们的需要而建立或废除的。潘恩不承认政府有什么神秘性，认为它不过是经过人们同意后建立起来的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结构而已。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人民天然具有革命和反抗政府的权利，人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时推翻或放弃之。

人民的革命和反抗政府的权利是洛克和卢梭式的社会契约论包含的必然论断。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都谈到了政府的解体或社会的解体。在这点上，潘恩更多地继承了洛克的思想。洛克认为，人民的同意是政治社会形成的基础，“同意”不仅在政府的初建时期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政府控制人民并使之服从的持久条件。一旦人民确信政府不再履行保护的职责，便可以自由地收回对政府的服从，甚至有起义权利。在他看来，政府的解体与社会的解体是有区别的。立法机关的变更和立法机关或君主二者中的任何一方在行动上违背人民对他们的委托，都可能导致政府解体，人民由此恢复原来的自由的权利并重建政府。这并不会导致社会的解体，除非有外敌入侵和吞并。

潘恩从自然状态、法的起源和代议制的起源等方面，把政府置于人们的契约之下，表明人民有权利对政府进行选择。他把社会比作一个股份公司，“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股东，从而有权支取股本”。他认为，人民建立或放弃一个政府的最后依据既不是什么超然的神的授意，也不是任何超出人民意志之外的既成的观念或概念，而应该是人类自己的幸福本身。从天赋人权和由此延伸的追求幸福的权利出发，潘恩提出了反抗暴政的主张并亲身将其诉诸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实践。

在潘恩的自由主义政治观中，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是高于一切的社会原则，而政府只是人类社会维系存在所不可或缺的祸害，它的权能是有限的，它存在的合理性取决于人民的认同。

在这里秩序既不是人类选择合适的政府形式的目标，也不是阻碍这种选择的借口。这位“革命之子”毕生将自己的政治思想付诸革命的洪流。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潘恩的回答却是：“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他说：“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乃是我们自然的权利。”这不只是针对英国殖民者而说的，也是针对欧洲大陆的专制政体的呐喊，甚至是对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警告。（在这点上，潘恩是美国建国之父中走得最远的一位。剖析其思想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这位“美法革命的理论家”、“自由的使者”，不仅参加了北美殖民地抗英斗争过程，还一度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之后以炽烈的革命热情在英国进行过一系列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潘恩的思想是反对封建专制的行动哲学，它锐利的锋芒反映出美国早期自由主义的勃勃生机。但潘恩在革命过程中屡遭挫折，乃至被革命的同行者所冷落，晚年生活凄凉坎坷。这或许暗示了早期自由主义的命运。他们在对旧时代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设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新政体下的现实，还是一个有待实践去解答的难题。曾与潘恩并肩作战的自由主义斗士杰弗逊声称：“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们的血浇灌”，〔8〕言辞之激烈不在潘恩之下。但他在政治生涯中不断地对自己的信仰进行适时的变通乃至后退，而潘恩对其思想的执拗几乎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成为时势造就的悲剧性人物。

在早期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潘恩处在由18世纪的个人主义发展而来的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认为公民权利是以天赋权利为前提并由天赋人权“集合”而成的，这种“集合”是在个人向社会“转让”权利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转让”或“委托”在潘恩等人看来不是卢梭式的完全的让予，而是有限的让予。因而在政府统治下，人们享有必要的自由权利。在自由权利的观念基础上引申出自由主义两个核心的论点：一是强调代议民主制和地方自治所促成的民治；二是强调政府的责任和人民选择政府的自由。前者主张人人有参政的平等权利和民众多数的决定力量，认为社会共同体的维系主要依靠个人有条件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后者则表明个人对政府统治的服从并非基于秩序的强制而是基于个人意志的理性选择。正如潘恩在《人权论》中所指出的：“每一个时代和世代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像它以前所有时代和世代的人那样为自己自由地采取行动”。在政体的选择上“要适应的是生者而不是死者”。

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矛头直指专制主义、个人专权以及种种制度化的政治特权等不平等现象。它对政府抱有本能的怀疑、恐惧与轻视，也无意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认为它是一个“潜在的麻烦”。在它的政治哲学中包含着一系列基本矛盾，如政治集权与分权、自由与秩序、多数人的民主与个人的自治权利（公益和私益）等。这些矛盾绝不只是在思辨层次上的争吵，还必须在新的社会和经济形势下作出适时的解释。它们远非仅仅从对人的理性、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限度等方面能寻求解答的。美国的政治实践使这些理论矛盾变成现实的政治问题。

### 三

美国建国伊始，以州权主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与以联邦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在政府的集权与分权、公民的人权与自由的限度等方面发生激烈的争论。在此之后，自由主义渐渐地占了上风。杰弗逊式的民主是自由主义的真实实践。从杰弗逊式民主到杰克逊式民主，早期自由主义政治实践获得充分的展示，终由个人主义衍化为平民主义。在转化过程中，自由主义的上述矛盾正如梅里亚姆所说的，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遇到了一系列新问题而“使曾经团结一致的力量陷于分裂”。〔9〕

当时的美国社会，工业革命曙光初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正冲击着在一定程度

上自给自足的农场主经济，永无止境的边疆开拓也似乎快到尽头，这无疑缩小了特立独行的农场主和垦荒者们自由的空间。美国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急剧转变，“这种新形势对社会正义、平等、自由和民主这类思想的深远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10）基于人人平等的民治思想的平民主义承认，多数人的利益具有优于少数人的利益的道义，进而由各个人集合而成的政治体处于托克维尔所描述的“多数暴政”的统治之下，（11）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受到来自权力日益集中，职能渐趋增强的政府的挑战。有关奴隶制的存废、政府行为（如发动战争等）的合理性等实际问题，也在迫使自由主义者重新审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并将资产阶级国家放到理性的法庭上审判。

亨利·D·梭罗是生活在这个早期自由主义开始衰落的时期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他以其行动发出了早期自由主义者微弱的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和边疆拓殖，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规模与权力都有较大的扩展。这是因为商业的发展使北美逐渐成为统一的市场，经济活动冲破了拘于地方主义藩篱的政治格局，事实上推动了权力向州和联邦政府转移。这种行政权力的集中和政府规模的扩大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最忌讳的。而这个人世间而非天堂的政府，这个被资产阶级追逐利润与财富的动机所驱使的人造的政治体的许多行为，是不能用理性批判的眼光去审视的。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人民主权原则在实践中逐渐被少数人统治的国家所操纵。这个“新利维坦”极有可能滥用权力，使处于黑格尔所比喻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中的民众像羊群一样服从政府。

针对这些现象，梭罗在《不服从论》（12）中直言相诘：人民为什么要被迫去支持一个作恶多端的政府？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他力图回到早期自由主义者的理论原点上，以古典的口吻、犀利的笔触分析国家和政府的性质，揭示其具有的奴役和专制的特性和潜能。

与美国早期自由主义的前驱们一样，梭罗信奉“最少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他认为“政府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在实际上大多数政府却要使之永久化。公民的责任就是要与政府的这种趋向，与政府对人民的任意支配作斗争。首先，他把政府这个权力实体非道德化，认为个人与国家之间并没有超出实用目的之外的神秘性和命定色彩。“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将它建成生活的乐园，而是在此生活，无论它是好还是坏”。公民“首先应该是人，其次才是臣民”。其次，他认为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并不能为政府的专断提供合法性。“即使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由多数人统治的政府也不可能基于正义”。杰克逊式的平民主义之下泛滥的党派之争与“政党分肥”，政府借口多数人的统治对少数人权利的欺凌等等，促使梭罗对多数统治的强制力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他把个人的生命看成是依照本性自然生息的过程，“我没听说有人应当服从多数人的强迫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生活”。最后，他对掌握公共权力的统治者并不抱有任何奢望，甚至对他们的才智和效用表示蔑视。他从美国的实践中得出悲观的论调：“政府除了极善于偏离自己的职能之外，它从来没有促进过任何事业”。在他看来，政治家们拥有雄辩的#W1 技术#w 而无治国的真实才干。他们的本质“不是智慧，而是谨慎”，运用“政策和权宜之计”而非“真理”，他们是凡人而非“哲学王”。

与较早时期的自由主义者相比，梭罗对政治和国家的态度更趋偏执。托马斯·杰弗逊在设想“大社会、小政府”时尚认为国家同教会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托马斯·潘恩在倡言人民革命时，仍把构造良好的民主政府作为公民的经常性职责。而梭罗对政府无能的劣迹和国家专制的特性有着强烈的体验。尽管他一再说明不能马上废弃政府，而在本质上却是对政府实施“大拒绝”，认为“一事不管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他对美国政府的态度便是明证：“我一刻也不能承认那个政治组织就是我的政府，因为它也是奴隶的政府”。这一态度大概是建国之父中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可能预见到却不愿直言的，表现出在这个阶段早期自由主义者对政治现实与政治观念的巨大反差的悲叹。这种论调却非梭罗本人特立独行的性格引发的，与



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如拉尔夫·爱默生、维尔特·惠特曼对美国民主制下人性扭曲的现实发出了同样的哀叹和愤愤之词。爱默生形容当时的美国是“伟大的国家，小小的人心”。

(13)

如果说潘恩所担忧的还只是民主政体未来可能变质的假想，对“大政府”的恐惧来自于对过去那个时代的专制政体可能复活的余悸；那么，19世纪中叶梭罗面对的却是国家权力日益扩大、政府权力日益集中的现实。在国家主义和工业文明催发的集中管理的趋势面前，自由主义者顽固地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充分自治的呼声显得苍白无力。倡言革命和反抗暴政的咄咄逼人的盛势被逃避政府和政治不合作的态度所取代。梭罗提倡的公民对“奴隶的政府”的不服从就是他们在人与政府和国家关系上的典型代表。他以拒交人头税的行动鼓吹一种不流血的、拒斥政府权威的“和平革命”。这种不合作的态度不是积极地鼓励人们去改革现状，而更多的是沉迷于对自由的幻觉之中。梭罗说：“政府与我没有多大的关系，我将尽量不去想它。……要是一个人思考自由、幻想自由、想像自由，不存在的事物从不会很久地被看作存在之物”。要靠人性的修炼和忍耐才能迎来他所设想的“至今任何地方都还看不到”的国家。

在不公道的政府统治强盛不衰的趋势面前，梭罗曾以身说教，哀叹在这个世界上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真正归宿是监狱。这位崇尚自然、追求超灵境界的哲人在华尔腾湖(Walden Pond)畔离群索居，思考人类自由的真理之源。他的行为与提倡革命的“自由的使者”潘恩大相径庭，恰似一位在现世之外修道的“云游仙人”。二者相通的只是对自由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的执迷和郁闷乖戾般的倔强性格。在梭罗及其同行者那里，早期的自由主义已趋日薄西山，暮气霏霏。虽然自由主义已融入美国精神，成为思想的基质，但是，历史让美国人多多少少地记住的只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对政府权力的警告，而把他们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设计渐渐地抛之身后，使之离开政治实践的主流。

#### 四

早期自由主义的败落并不代表自由主义的终结。相反，它是自由主义在美国历史上适应时势的变化所作出的阶段性变革。美国是一个极富实践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民族，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自诩：“自美国有史以来，我们一直在从事改革——一种连续不断而静悄悄地适应环境变化的革命”。(14)美国人虽然不固守一套系统的哲学，而是用一些没有确定的含义却能长久维持的信条来保护自己。但是，政治思想在美国起的作用并非不如欧洲，其发挥作用的持久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原则上运用实用主义的批判和选择。19世纪是美国充满各种新的政治力量和体制斗争的时代。约翰·杜威认为19世纪的社会改革史差不多就是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想史。(15)改革的基础是美国人在长期的实践中保持着对自由主义的最低限度的共识。从杰弗逊式民主到杰克逊式民主，其后又经过内战以后的平民主义和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一直到“新政”，这种共识基本上留存下来。老一派自由主义与较新的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随着历史环境的物转星移，对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等基本信条做了不同的强调和解释，从而构成自由主义传统本身的嬗变。

在美国的思想史中存在着一个在思想的形式上或名称上的“循环之谜”。正像梅里亚姆所说的：“保守主义者往往摇身一变成为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许多情况下变成了保守主义者”。洛伊为我们解开这个奥秘提供了一种判别标准，他认为“自由主义政府关注在后果上可能被认为是有害的行为”，“自由主义政府是凭后果的判断来确定道德原则，而保守主义政府则认为可先入为主地制定一项道德准则，那就能使国家行为合法化”。(16)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设计的不同。杜威在分析自由主义思想的嬗变时指出：“更多地给个人以自由，把个人的潜力解放出来，这个观念和这个理想是自由精神永远存在的核心，

它是和过去一样正确的，……目的是继续有效的。但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要求激烈地改变经济制度以及依赖于它们的那些政治上的安排。”（17）

在政治实践中，原则的有效性取决于它对环境的适应力，因而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原则。早期自由主义者固守个人主义至上的原则，坚持认为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一味地强调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及其作用。尽管它保持着对个人自由的那份真诚，但在对国家和政府的具体设计上却由激进变成保守。梭罗的主张明显地表现出他们没有从制度变革上调整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诺曼·卡曾斯曾指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政府不应该过分地依赖人们克制自己不犯错误的能力，而是应该依靠迫使错误公开化的环境结构。”（18）而早期自由主义者却固执地贬抑制度和法律的社会功用，甚至走到了无政府主义的边缘。在梭罗所处的时代以及稍后一些时候，工业革命的狂潮给美国社会的变革输入了巨大的动力。在工会、铁路、托拉斯和现代商业组织构成的社会里，国家和社会组织的作用相对于个人而言是无可比拟的。在这种形势下，早期自由主义在理论设计上的基本矛盾充分地暴露出来：自由和平等在新的社会力量中应作何解释？政治和社会正义的概念应该是什么？面对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多数人在日益组织化的社会里的卑弱地位，自由主义对待自由与社会控制、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的态度应向何处转变？

正是在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理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上，现代自由主义对上述问题作了新的回答，从而超越了早期自由主义。超越与发展的现实基础是美国社会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历史大背景。梅里亚姆认为，19世纪美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是“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过渡到工业上的自由主义”。（19）特别是内战以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美国迅速走向工业社会，经济生活中扩张利润的冲动衍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结果是，财富和权力日益集中到工业寡头手中，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加剧。组织与个人的关系趋于紧张。自由主义要达到保障个人权益的目的，只有转而运用国家这个凌驾于社会各阶层之上的组织来起协调和缓冲的作用。这时早期自由主义所主张建立的“小政府”和政府对个人竞争自由的不干涉主义，到头来只会放任社会的不平等和腐败现象的滋生。如果说人所具有的自我控制能力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还有一定的作用，那么，在组织竞争占主导，个人被组织所“淹没”的工业社会里，国家的积极干预则是不可或缺的平衡力量。

因此，现代自由主义或工业社会的自由主义在政治主张上，从对政府作用的贬抑转向积极地运用政府的力量。从进步主义到“新政”，国家的作用和地位明显地增加。在现代自由主义的个人—国家观中，个人对国家的抗争逐渐被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和相互牵制所代替。洛伊认为：“新政”以后美国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国家主义、资本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杂烩。他称之为“利益集团自由主义”。（20）

国家作用的增加、政府权限的扩大，使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在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上，早期自由主义是重自由而轻平等，而现代自由主义则大多从平等地获得这一社会结果上，判定自由的价值。杜威指出：“实际具体在机会与行动上的自由依赖于政治和经济条件平等化的程度，因为只有平等化的状态下，个人才有事实上的而不是在某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方式上的自由。”（21）他认为“事实上的自由”乃是一种行动的自由，政府的调节有可能扩大这种行动的自由。

其次，在对社会正义的理解上，早期自由主义从天赋人权的观念出发，追求机会上的平等，因而导致了放任主义的行动哲学。杜威认为，这“几乎是绝对地强调那些有力量获取金钱与物质的个人天然能力”。现代自由主义则比较强调结果的平等，主张以此缓和社会矛盾，消弭阶级对立。

第三，在自由与社会控制的关系上，杜威认为，早期自由主义把自由看作是“独立于社会制度与安排之外的个人所具有的一些发展完备的和现成的东西”，因而应根本抛弃。他指出：“社会控制，特别是对经济力量的控制，是保证个人自由所必需的。”制度和法律是实施

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他指出：“从历史上看，争取人类自由的重大运动总是要改变制度而不是保持制度不变的运动。”〔22〕显然自由主义打破了原来所坚持的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之间有着内在冲突的神话，转而重视公共权威对于保障个人自由的必要性，从而为国家作用的发挥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个人的自由和权益被认为要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维持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而非相克的。

在自由主义的变化过程中，资产阶级对政治统治的需要是主导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或者说社会化大生产所产生的调节要求是现实的推动力。在19世纪前半期，资产阶级尚面临着反对专制政体的残余势力，使国家制度民主化的任务。而在资本主义的基础已定之后，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维系和辩护便成为首要的任务。因而，国家及其统治机器——政府，不仅是它们镇压敌对阶级的暴力工具，而且成为协调社会矛盾、消除阶级冲突的手段。尽管梭罗等人亲身体会到的危及个人自由的种种不公正现象，都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资产阶级已无心从制度的本体上加以割除，而只能在现实的阶级力量的斗争中，针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程度不同的改革和补救。19世纪后期直到“新政”时期的自由主义日益具有改良主义的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夫斯塔特把这段时期称为美国的“改革时代”。

自由主义早期所具有的那种批判精神经过转换，成为一种体制内变革的动力。可以说，从早期自由主义转向现代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思想由革命走向改良的庸俗化过程。正如马克思在总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时所作的精辟论断：“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23〕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从革命的、批判的武器脱胎换骨，沦落为统治哲学后的必然归宿。

#### 注释：

〔1〕西奥多·洛伊：《美国政治——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国外政治学》1986年第4期。

〔2〕博哲斯：《美国思想渊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3〕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4〕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14页。

〔5〕Samuel Huntington,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actice of Disharmon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2.

〔6〕同〔4〕，第821页。

〔7〕本文所引用的潘恩语录摘自《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8〕Burns Peltason & Cronin,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Prentice-Hall, Inc. 1985), p. 1.

〔9〕〔10〕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15页。

〔11〕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00页。

〔12〕本文所引的《不服从论》，载于赵一凡等编译的《美国的历史文献》，三联书店1989年版。另参见：Henry D. Thoreau: *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 (Bantam Books).

〔13〕同〔2〕，第148页。

〔14〕赵一凡等编：《美国的历史文献》，第303页。

〔15〕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16〕同〔1〕。

〔17〕同〔15〕，第100—101页。

〔18〕卡曾斯：《人的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

〔19〕同〔9〕，第4页。

(20) Theodore J. Lowi, *The End of Liberalism* (Norton Company Ltd. 1969), p. 29.

(21) (22) 同(15), 第93; 97和91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13页。

《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

## 美国的民族良心

——评介1989年新发现的马克·吐温一篇书评

沈宗美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1989年, 美国研究马克·吐温的学者吉姆·茨威克(Jim Zwick)先生查阅存放于加州大学(伯克利)的马克·吐温文稿档案, 以便编选一部马克·吐温论菲美战争(1899—1901)的专题文集。茨威克先生在《为芬斯顿将军辩护》一文(已发表)的原稿上发现有连续四页的号码有明显的改动痕迹。这引起了茨威克先生的兴趣, 于是他决定要对此查出个究竟。后来他果然在档案中发现了一篇题为《三万屠杀了一百万》的打字稿, 以前从未发表过。而就在这篇未发表的稿件里, 正好缺了四页, 上下文一对, 这四页的号码恰与《为芬斯顿将军辩护》原稿中被改动的号码相符。经过一番考证, 茨威克先生才弄明白, 原来马克·吐温在写好《三万屠杀了一百万》一文之后, 并未交付发表, 而于1902年2月将其中一部分抽出(即四页), 加上其他有关芬斯顿将军在菲律宾作战的史料, 形成另一篇文章, 就是《为芬斯顿将军辩护》。茨威克先生将这四页补入《三万屠杀了一百万》, 收进他编选的《马克·吐温的讽刺武器》(*Mark Twain's Weapons Of Satire*)一书, 此书正由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出版。

马克·吐温为什么会想到写这篇文章的呢?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1901年菲美战争甫告结束, 美国一位名叫艾德文·瓦尔德曼的战地记者将他写的传记体文字《阿吉纳尔多》送给马克·吐温, 传主是菲律宾反抗西班牙殖民暴政的民族英雄, 1899年菲律宾首次宣布为独立共和国的总统, 接着又领导人民抵抗美国接管后来兵败被俘的艾米里奥·阿吉纳尔多。瓦尔德曼的意思是想请马克·吐温为他的著作写个书评, 利用后者的名望, 为这本书助销。岂知马克·吐温当时是坚决反对美国在菲律宾开战的, 对瓦尔德曼的书颇不以为然, 因为他发现该书作者对菲律宾人民怀有种族偏见, 对传主的为人和事业很不公正。但是马克·吐温还是为瓦尔德曼写了一篇书评。自然, 书评对传记既未正面加以肯定, 也未直接对之贬斥, 而是将其作为菲美战争目击者提供的原始材料, 从字里行阅读出哪怕是一个怀有偏见的记者见诸笔端的那些足以表现出这位菲律宾民众领袖的高尚品质以及美军在镇压土著武装时所使用的卑劣伎俩, 来揭露美国政府在海外进行扩张的非正义性。

阿吉纳尔多一生确实具有传奇性。瓦尔德曼的传记只写到1901年他在山地被抓获的时候, 这时阿吉纳尔多——菲律宾共和国的总统——才32岁。被俘后他遭到美军的软禁,

直到翌年战争完全停止下来之后才重获自由，返回老家务农。30年代当美国正式承诺让菲律宾独立时，阿吉纳尔多曾出来竞选总统，落选后继续过着默默无闻的平民生活。二战期间，当美军于1942年4月在巴丹附近的科雷希多岛被日军围困得水泄不通时，一直对美国人耿耿于怀的阿吉纳尔多站到了日本人一边。可巧的是，此时的美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正是当年在马尼拉批准芬斯顿将军化装偷袭阿吉纳尔多的那位美军司令官亚瑟·麦克阿瑟的儿子。历史是多么地不可捉摸啊！人世沧桑，敌我变换，恩仇交替——似乎一切都在难以逆料之中。二战结束之后，阿吉纳尔多并未受到触动。1946年7月4日，菲律宾正式宣布独立，举行盛大庆典，阿吉纳尔多这一天摘下了自1901年以来一直佩戴的那条用以表示哀悼1899年菲律宾共和国失败的黑领带，扛着1898年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解放时制作的国旗，走在游行队伍之中。阿吉纳尔多去世于1964年，活到整整95岁。

《大西洋月刊》是于1874年最早发表马克·吐温文章的杂志之一，该刊在1992年4月号上全文登载了马克·吐温这篇以极为辛辣的笔触写成的批判美国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政论文，并加了刊头语，似乎是在配合今年美军全部撤离菲律宾，提醒美国人应当注意些什么。马克·吐温的这篇书评，全文两万余言，共分十节。

马克·吐温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也最喜爱的美国作家之一。他的幽默时常令人拍案叫绝，他对美国社会弊病的抨击与讥讽更是鞭辟入里。《三万屠杀了一百万》是马克·吐温挖苦美国在亚洲一次丑行的文章，在故纸堆里埋没了整整90年，今天读起来，对我们认识美国的对外政策，仍有深刻的教益。

说到这里，我感到有责任提醒读者诸君，现在吐温先生在他自己祖国的日子很难过。他被指责为一个种族主义者，因为他在其他作品中大量使用了“nigger”这样一类有辱黑人尊严的字眼。而且黑人在他的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总是从属的。在很多州，他的作品已被赶出了中小学教材，只在研究种族歧视时才被认为有某种史料参考价值。

这里顺便说一下，马克·吐温的这篇书评也可能引起国内研究海外华人及中国和菲律宾关系的学者们的注意，因为阿吉纳尔多是位华侨，其外祖父据说还是一位颇有权势的“满大人”的后裔。说来中国和菲律宾之间还真有不少佳话可传哩。前几年曾有人说，已故菲国政治强人费迪南·马科斯也有中国血统，笔者未及查证，不敢妄论，但领导菲国民众将他推翻的科拉松·阿基诺夫人，确实有个闽籍曾祖父。1988年4月当她来华访问时，曾特地去福建省龙海县的鸿渐村故里寻旧。当时中国老百姓对她表示出的那股格外的热情劲，大概主要不是因为她身具一国元首之尊，而是因为她有一张和我们相同的面孔。现在我们又知道，近代菲律宾真正的第一位总统——阿吉纳尔多——也是一位华裔。这确实是很意思的。囿于个人见闻，笔者除了在杨生茂先生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7）》一书中发现一段对阿吉纳尔多颇为客观的评价外，未读到其他更多的有关这位菲律宾英雄的详细记述。

19世纪后期，随着内战的结束和本土西部边疆开发的终止，美国开始迈向海外进行领土扩张。1898年，美国因“缅因”号被毁事件向西班牙宣战，在“解放古巴”的名义下夺取了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古巴和波多黎各，在太平洋占领了菲律宾、关岛，吞并了威克岛，参与瓜分萨摩亚群岛。

这一激剧攫取海外领土的行动，发生在短短的几年之内。由于这在美国开国以来是史无前例的，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利益与良心、原则与道义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美国要不要及该不该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毫无疑问，当时渴望美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大有人在。这些人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但也都是古老的），如追求权力，扩张领土，敛聚财富，寻求战功，等等。他们的口号是动听的（但也在相当程度上是骗人的）：为解放受到欧洲腐败殖民政权压迫的弱小民族，传播基督教文明，实现贸易自由，推广民主制度，因为“上帝把我们造就成政府中的能手，使我们

可以在野蛮和衰朽的民族中管理政府”（引自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中文版第74页），等等。他们的基本理论依据就是“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反对美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也不少。他们争辩说，美国本身就是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胜利的产物，怎可将“己所不欲施之于人”？开国元勋们，尤其是乔治·华盛顿，曾告诫后人切不可卷入外国事务：“以我们自身的榜样向美洲大陆及整个世界扩展自由也许比一千次战争胜利所能做的还要多”（出处同上）；更何况——还有人说——征讨和统治落后民族，尤其是非白色人种，也将使美国人自己降格，并丧失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统纯洁性。反对美国进行帝国扩张者的基本理论依据是美国的“使命感”（American Mission）（关于这场争论，可参见沈学忠《命定扩张论战胜使命感：美国帝国主义的兴起》，载《理解与沟通》，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在美国这场争论中，马克·吐温代表着美国的良心和民族正义，坚定地站在反帝国扩张的阵线一边。1900年12月15日，在旅居海外近十年之后，他回到了美国。此时美军正在与阿吉纳尔多领导的义军打仗。马克·吐温刚从国外返回，被国人视为外交事务的权威，又兼他担任“反帝大同盟”的副主席，所以他的观点格外受人瞩目。在回答《纽约世界报》记者采访时，马克·吐温明确表示，如果美国人认为他们应该“在地球表面上扩张”，他会感到遗憾的。他指责美国将菲律宾搞得“一团糟”，自己也“陷入了泥潭”。并说，“我费了好大的劲，但死也弄不明白我们是怎样陷进那滩泥潭而不能自拔的”。他困惑地发问道：“我真不懂，怎么也找不到我们与（菲律宾）土著民众对抗的最终根源何在。我觉得，我们应该作为他们的保护者才是，而不能将他们踩在脚下。我们本来是为了帮助他们摆脱西班牙暴政，使他们能建立自己的政府才去的……他们的政府不应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建立起来的那种政府，而应是一个能代表大多数菲律宾人民感情的政府，一个按菲律宾人民自己的想法建立起来的政府。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才是美国有价值的使命。”1900年当26岁的丘吉尔到纽约演说时，马克·吐温为他作介绍，当众说在侵占菲律宾之后，美国人与欧洲人就成了“有罪的亲戚”（Kin-in-sin）。马克·吐温还为此写了好多篇文章，包括这篇刚刚发现的《三万屠杀了一百万》。值得注意的是，马克·吐温并非一般地反对美国在国外用兵，他也注意区分战争的性质。例如，在美国介入古巴初期，他曾认为这种帮助古巴人赶走西班牙殖民者的行动是可取的。“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是值得的，而为别人的自由而战则是高尚的。我认为，美国人帮助古巴人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历史先例。”（此节所引资料均见美《大西洋月刊》1992年4月号第49—51页。）

一般来说，美国在对外关系中，总是以别国或其他民族和人民的朋友自诩，但它是一个毛病很严重的朋友，这个毛病就是强加于人。还以美菲关系为例。自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到1992年完全撤出菲律宾，其间几乎有整整一个世纪的光阴。今天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当初侵占菲律宾本身就是对美国反殖民主义传统的背叛，使美菲两国人民都深受其害。美国在这近一百年当中，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利益可捞。它这样做，更主要的是美国“朋友”的那份“好心”：他们总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并坚持要把这些送给别人“享用”。这也算得上美国的一种传统吧。这个传统远不自冷战时代始。可以预料，今后短时期内美国也不会放弃这种传统。和美国打交道切不可指望它会把意识形态完全丢在一边。

## 《美国大观》即将创刊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的介绍和评述美国社会生活中各类典型事件和现象的通俗性、知识性、趣味性的综合月刊《美国大观》将于今年9月正式创刊。该刊设有评述

当今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各领域重要事件的“时事经纬”栏目；介绍各界典型人物的“美国人物”栏目；介绍美国自然、地理、风土人情的“美国风情”栏目；评介美国近年影响较大的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的“文苑集萃”、“影视撷英”和“画廊”栏目；评述美国社会、学术领域各种思潮的“社会思潮”栏目；介绍美国文化、体育名人和活动的“明星录”和“文坛、体坛巡礼”栏目；介绍美国军事力量和装备的“军事天地”栏目；评介美国人日常衣、食、住、行消费潮流的“消费潮”栏目；讲解美国与其他英语国家之间、美国各地区、种族集团之间语言差别的“美语特色”栏目；介绍旅美手续及各类知识的“旅美必备”栏目……各栏目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广大读者可通过该杂志正确、深入地了解现今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该杂志今年各期将通过邮局报刊亭零售发行。从明年起，读者可在全国各邮局订阅。